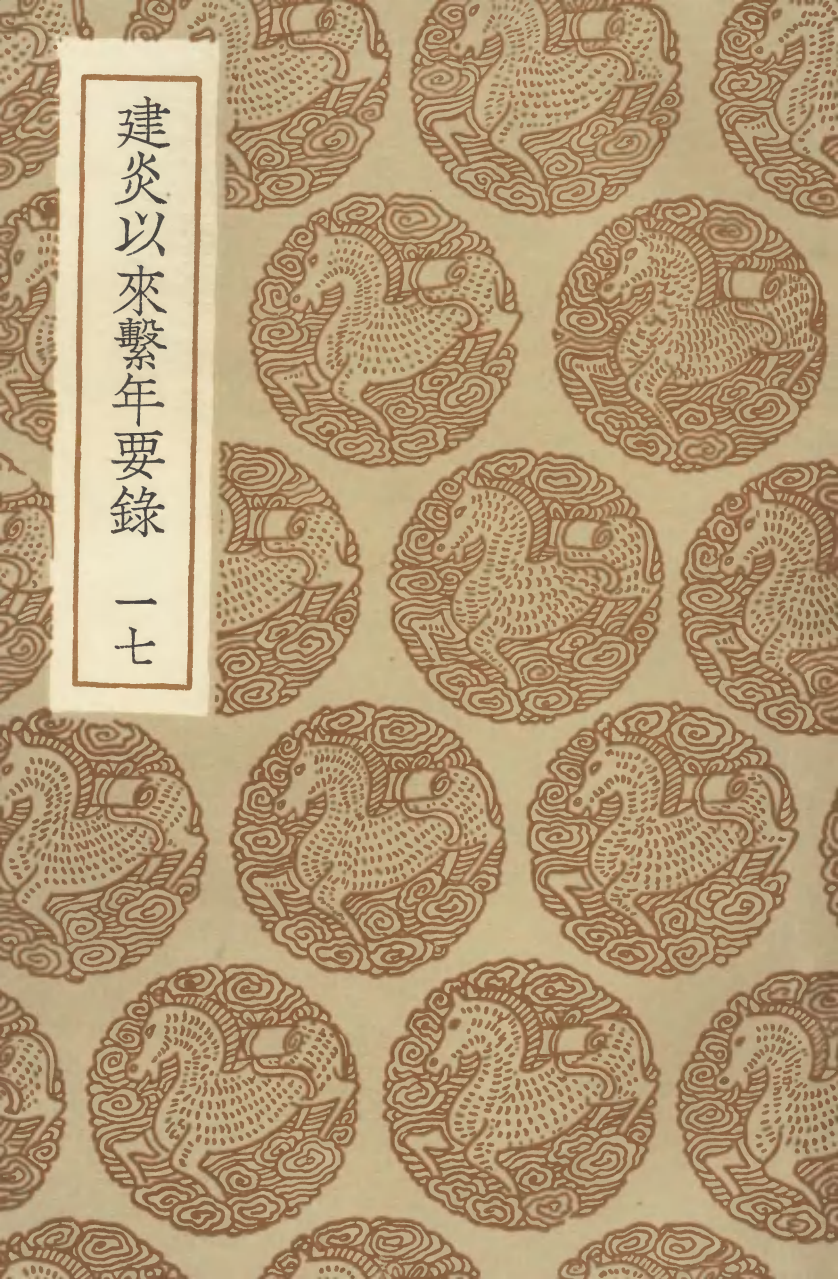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一七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七十)

李心傳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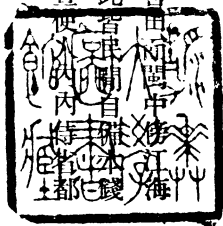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八十二

【紹興二十有九年】五月甲寅朔。詔福建路閃生沙田權行住賣。時有詔。蠲諸路官田。中修江海之地。有閃生者。提點刑獄公事樊光遠審於朝。戶部悉令出賣。殿中侍御史任古言。此皆民間自種。本錢興修數年之閒。償費未足。出賣太早。其擾不細。上乃寢其命。延福宮使寧國軍承宣使。內侍都知陳永錫提舉在京宮觀。以病自請也。永錫尋卒。贈安德軍節度使。諡溫恭。永錫贈諡在辛酉。

丙辰。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趙密乞增置幹辦公事一員。以忠翊郎周師古充。從之。師古。皇后姨夫。今年正月補官。

丁巳。詔殿前司選差統制官一員。官兵千人。往江州駐劄。彈壓盜賊。歲一易之。以江州之瑞昌及興國軍茶寇出沒故也。尋遣統制官孟珪。

己未。上與宰執論儲蓄事。上曰。比緣河流淺澁。綱運稽緩。已支內帑錢五百萬緡。以佐調度。朕自息兵講好。二十年所積。豈以自奉。蓋欲備不時之需。免臨時科取重擾民耳。可令戶部計每歲經常之費。量入爲出。而善藏其餘。自非饑饉師旅。勿得妄動。敷文閣待制知鎮江府楊揆移知湖州。敷文閣直學士韓仲通知鎮江府。時仲通未免喪。詔俟從吉之任。中書門下省奏。江浙四路所起折帛錢。地里遙遠。欲就近椿管。以備軍用。臨安府嚴州廣德軍二百五萬八千餘緡。並起赴行在。平江府湖秀州四十八萬三千餘



緡。並起赴平江府、鎮江府、常徽、處州八十二萬七千餘緡。並起赴鎮務場、建康府、宣、信、洪、筠、袁、撫州一百十九萬四千餘緡。並起赴建康務場、池、饒、太平州、南康軍六十四萬八千餘緡。並起赴池州大軍庫、江、吉、州、臨江、建昌、興國軍四十七萬九千餘緡。並起赴鄂州總領所。詔除徽、處州、廣德軍舊折輕贖外，餘州當折銀者，並發見緡，願起銀者聽。自行在外，令浙西提刑司三總領所認數拘催，置庫椿管，俟旨支撥，毋得移用。先是兩路折帛錢歲爲五百七十三萬餘緡，並輸行都，至是始外儲之，以備軍用。

辛酉，詔官員豪富之家，計囑諸軍部轄人放債與軍人，厚取利息，於請受內剋還，有害軍政，令內諸帥譏察禁止。且有債負，日下除放，卽理索及還之者，皆抵罪。自今有犯，命官取旨，仍出榜曉諭。進士康舉之、譽之，並送南康軍聽讀。日下出門，令本軍常切拘管，二人皆與之弟。臨安府奏其輒至行在，妄說事端，故爾。

壬戌，昭化軍承宣使提舉萬壽觀錢愷降，授舒州觀察使。提舉台州崇道觀，日下出門，愷以私財託軍中回易事聞，故有是命。其運用錢仍拘沒，如係軍人欠負，卽除之。皇叔保康軍承宣使知南外宗正事士剽爲建寧軍節度使。

乙丑，右迪功郎大理司直劉芮爲右宣義郎，主管台州崇道觀。芮以病乞奉祠，三省言：「芮名臣之孫，恬靜有守，欲望少加甄獎，乃有是命。」

丙寅，左武大夫鄂州駐劄御前左軍副統制王宣爲京西路馬步軍副總管。先是詔都統制田師中選近

上兵官可往京西者。師中言宣可用。遂命之。

丁卯。詔諸路錢物綱運。不許差承議郎已上官管押。如或差募。至交納處。更不推賞。時言者論近之貪官。爵者例求部綱之賞。以遷官蔭子。望自今應轉朝奉大夫及朝奉郎。毋得以恩賞遷。下吏部看詳。而有是命。戶部侍郎趙令畝等言。諸路屯駐大軍。例當貼降錢應副。欲下樵貨務場印給公據關子。赴三路總領所。招誘客人等。請淮西湖廣各關子八十萬緡。淮東公據四十萬。皆自十千至百千凡五等。內關子作三年行使。公據作二年。許錢銀中半入納。依自來□潤分數從之。

己巳。侍御史朱倬。殿中侍御史任古。左司諫何溥。右正言都民望。監察御史汪澈等言。伏見直祕閣成都府路轉運副使王之望。文行純全。政事明敏。前將漕東蜀。繼領憲臺。去經界之偏重。救監酒之久弊。及權潼川府。因行賑濟。募人修城。功同勦築。斂不及民。今移節西蜀。除去橫賦。以寬民力。右奉直大夫潼川路提點刑獄公事續。膺好謀善斷。向贊王彥軍幕。裨益居多。逮至果州。首尾六年。愛惜官物。甚於私財。今持節東川。獄訟希簡。右朝請大夫知閬州王濯。臨事精密。下不敢欺。昨知沅州。嘗爲部使者列薦。今知閬州。未究其才。已上三人。治行顯著。委是實迹。詔之望直顯謨閣。濯直敷文閣。俟更取旨陞擢。先是去年正月甲申。有詔臺諫侍從三人以上。公共推薦監司治狀。三省考察。至是倬等以三人應詔。宰相沈該。湯思退言。近旨令監司守臣按察所部官屬。其治蹟顯著者。保舉陞擢。緣未有定立條目。致舉刺皆未能當。竊見元祐閒。司馬光陳請舉按官吏八條。委是詳密。於今可行。臣等今重行修立。舉薦四條。曰仁惠。

謂愛民利

勸案所畏愛。非疲輒。謂心無適莫。事不吐茹。非公直。謂心無適莫。事不吐茹。非明敏。謂深察情理。機應辦事。非廉謹。謂安貧守分。動遵法度。非按察四條。不立曲取人情者。內私外公。實佞詐直者。飾察掠美。利口矜功者。詐稱釣名。偷安避事者。

曰苛酷。謂用刑繁苛。殘虐踰法。狡佞。謂傾險巧詐。危人自安。昏懦。謂不曉物情。依阿無守。貪縱。謂鬻養無厭。任情不法。凡應薦舉者。州舉之部。使者舉之朝廷。

皆籍記姓名。隨材任使。又慮一路一州官吏衆多。長吏覺察不盡。望令監司專按守倅路都監以上。守倅按察在州兵曹職官以上。及諸縣令丞。所舉失實者。取旨竄責。失按察者。進降差遣一資。餘所部守監司守倅皆得舉按。但不坐失察之罪。從之。

庚午。詔武舉人依府監年數與免解。用兵部請也。詔自今軍州按發官吏。應申諸司差鞫者。先申提刑。

司。如提刑有妨礙。聽申轉運司。次申安撫使。時湖北提刑司言。自去年降旨之後。去年九月乙亥。諸州按發公吏。

並申本路諸司。諸司據所申。各選官前去。切慮分難。併至亦有州郡揀擇一司申乞者。皆失元降指揮之意。乞指定行下。故有是旨。

壬申。金國賀生辰。使資德大夫祕書少監王可道。副使定遠大將軍行太子左監門兼尙廩局副使王蔚入見。

戊寅。戶部侍郎趙令諤等言。客人齎錢銀赴左藏庫送納。卻兌支江浙。荆湖。福建等路。合起赴行在綱錢。既免起綱勞費。又無拋失之患。公私兩利。若更加優潤。庶可兌納增廣。除福建路依元旨外。餘路州軍。每

千支優潤錢自九文至五十文。凡十五等。並于應起腳乘磨費錢內支給。大約水腳費百錢者。給其半。他以是爲差。剩數令遂州椿收。附綱送納。從之。

庚辰。右奉議郎梅執仁特差主管台州崇道觀。執仁。執禮兄也。

壬午。上諭大臣曰。聞士大夫赴調者衆。當此炎暑。三省樞密院。可速行措置差注。毋得留滯。時在部選人七百餘員。而所榜之闕未及其半。故留滯如此。旣而權吏部侍郎葉義問請諸州司法及監場官並破格差注。其監司州郡重疊奏舉改官。有誤選人到部者。許本部檢舉。依法以違制論。從之。義問申請在六月辛卯。

六月甲申朔。同知樞密院事王綸爲大金奉表稱謝使。保信軍承宣使知閣門事曹勛副之。

使名據日麻所書如此。然不知

當時所謝何事也。

時士大夫數言敵情難信。請飭邊備。沈該等不以爲然。奏遣大臣往探敵意。且尋盟焉。

乙酉。詔減荆南府經總制錢四千七百緡。以左奉議郎通判府事張震言。民力未復。無可收趁也。太一宮道院乞買嘉興縣常平官草田三十頃。罷轉運司歲撥齋糧五百石。從之。

丙戌。祕書丞虞允文兼國史院編修官。祕閣修撰提舉台州崇道觀劉岑知秦州。詔瓊州牢城內侍李廣累經赦宥。可特與量移。

丁亥。保信軍承宣使知閣門事曹勛爲昭信軍節度使。領閣門事。依前充大金奉表稱謝副使。制曰。念展

儀而修聘。將堅好以息民。欲申有永之權盟。無易老成之舊德。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楊椿所草也。權尙書禮部侍郎兼侍講孫道夫罷爲右文殿修撰。知綿州。道夫數言武事。沈該慮其引用張浚。故出之。軍器監丞吳玠直敷文閣。添差利州西路安撫司參議官。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武信軍承宣使李橫爲兩浙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紹興府駐劄。橫自鄂州前軍統制召歸。不知何故乃有此除。當詳考。

臺諫官請對。令轉對官次日上殿。

己丑。祕閣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張九成卒。年六十八。九成既以病風廢。且喪明。前五日。兩疾頓除。其親舊皆喜。至是偶與諸生讀江少虞所集皇朝類苑。至章聖東封丁謂取玉帶事。忽怒曰。丁謂姦邪。雖人主物亦以術取。因不懌。廢卷而入。疾復作。不能言。一夕卒。訃聞。詔復敷文閣待制致仕。九成復職。在閏月乙卯。

庚寅。權吏部尙書兼侍讀賀允中乞再致仕。不許。右武郎幹辦皇城司成彥忠爲右武大夫。以供職滿三年推恩也。

辛卯。右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萬俟卨提點荆湖南路刑獄公事。

壬辰。尙書司勳員外郎任文薦守監察御史。敷文閣直學士知鎮江府韓仲通移知建康府。

癸巳。詔曰。朕日與二三大臣宵旰圖治。而士習驕怠。不卹事機。以偃蹇自如爲高。以緘默不言爲智。朝廷有期會而不應。省部文符屢下。監司郡守視之邈然。豈肯協濟國事。可丁寧告戒。并宰執臺諫率先所職。

有仍前驕怠者。重寘于法。乃榜朝堂。寧國軍節度使殿前司選鋒軍統制李顯忠。陞本司選鋒軍都統制。楊存中爲上言。顯忠才氣。豈宜處之偏裨。故有是命。

甲午。端明殿學士知建康府張燾。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燾以衰病力辭。詔不允。仍給寬假將理。右正言都民望言。資政殿學士知洪州施鉅。前帥靜江。當兵火之後。不能撫綏。遂致強暴殺人。及移洪州。敗闕尤甚。賊盜橫行。詔與宮觀。崇正寺主簿簿趙應。司農寺主簿韓元龍。並遷本寺丞。中書言。淮東帥漕。係朝廷重寄。鄧根。孟處義到任已久。有合措置便民事。並無所建明。詔令具析申尙書省。詔揚州增招使臣効用。通舊以五百人爲額。以淮東帥司言本州無兵故也。

丙申。知樞密院事陳誠之。充資政殿學士。知泉州。誠之抗章求去。故有是命。言者論比年權富之家。以積錢相尙。多者至累百鉅萬。而少者亦不下數十萬緡。奪公上之權。而足私家之欲。富者日益富。而貧者日益貧。乞爲之限。戶部請令民戶積錢。毋得過萬緡。官戶倍之。滿二年不易他物者。拘入官。許告賞。從之。七月乙巳。所書可參考。

丁酉。詔累禁不得與苞苴交給。而邇來尙或有之。其在州縣。則苛取於民。在軍旅。則掊克卒伍。盈車接轡。珍甘技巧。以爲賂遺。可不痛革。夫居上位者。必有所欲。而後人得因其所欲。以濟請託之私。宜申戒飭。有犯重寘於法。斷在必行。仍令臺諫糾彈。在外命監司按劾。池州駐劄御前軍都統制岳超。乞於見管軍

額外增招兵校三千人許之。

戊戌中書言。昨令諸路州軍選禁軍之半。教習弓弩。以備朝廷抽取拍試。竊慮歲久諸州吝於賞給。教習稍墮。緩急本處無以使喚。詔諸郡守臣各具見管的實弓弩手強壯人數。及教閱次第。申尙書省。國子博士史浩爲祕書郎兼普安恩平郡王府教授。太學博士劉度爲祕書省正字。太學錄李石爲太學博士。名烏江縣縣西楚霸王項籍廟曰英惠。

己亥王綸曹助辭行。參知政事陳康伯兼權樞密院事。以西府全闕故也。資政殿學士知泉州陳誠之未辭。侍御史朱倬殿中侍御史任古劾誠之附會秦黨。旋躋顯途。冒處樞庭。無補國論。方欲論列。已見罷遣。復叨峻職。典大郡。天下何觀。詔誠之與宮觀免謝辭。鄂州駐劄御前都統制田師中遣其子右承奉郎公輔入見。特遷右奉議郎直祕閣。賜三品服。遣還。時師中勅增軍校三千八百人。戶部請以江西經制錢總領所椿管銀付支用。從之。

庚子資政殿學士陳誠之落職。依前左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左司諫何溥右正言都民望言。誠之自擢右府。首尾三年。其所建明。惟禁止玳瑁鹿胎一事。而又招集富商。出入門下。以置田之多寡爲官資之高卑。使其謀國如家。見義如利。施之職事。豈無裨益。今富貴已盈。志欲已滿。設爲詭辭。容身而出。此豈朝廷所望於大臣者哉。望將誠之鑄職罷祠。以爲具臣尸素不職之戒。故有是命。

辛丑左朝奉大夫李光守本官致仕。光旣許便居。行至江州而卒。年八十二。其家乞以本官致仕。許之。三

一年三月
辛卯追復

祕書省著作郎楊邦弼爲尙書禮部員外郎。陳俊卿爲司勳員外郎。

壬寅崇信軍節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趙密爲太尉。以積閔遷也。時殿前司統制官輔達、王剛陞領防禦團練使。中書舍人洪遵言。近制管軍十年一遷。二人尙未滿歲。上喜曰。趙密去歲求遷。詞臣謂密爲節度方九年。逮今乃除太尉。卿論二人軍中自以爲當命。遂格。

按去歲詞臣乃楊椿、周麟之二人。未知何人建

言。當考以日厯考之。輔達此時爲右武大夫忠州團練使。王剛爲拱衛大失忠州刺史。

祕書省正字魏志爲校書郎。兼普安恩平郡王府教授。時楊邦弼、陳

俊卿以久次爲郎。故志與史浩並命。志吳縣人也。初左朝請郎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呂廣問入對。言常平義倉之法。廣儲蓄以待不時之需。祖宗長慮遠計也。事久廢弛。名存實亡。縱有見存。類多陳腐。主藏之吏。不過指廩固局。執虛券以相授受而已。蓋緣法禁至重。干連猥多。上下含糊。莫敢輕發。望每路遣官一員。同提舉官徧行檢察。若干係積久欠折。驗實除豁。若干係近新借兌。責限補還。自餘實在若干。嚴切椿管。今後依條對兌。先交新米入倉。方得支撥陳米。雖目前不免有除豁之數。然虛掛文歷。有名無實。決不可得之物。存之無益。庶幾日後見在皆是。的實不與虛數相參。衮同失陷。臣契勘常平錢物。兵火以來。前後因循。全失稽考。今若付所司。盡須起獄。其閒歲月浸久。逃亡貧戶。無可理償。若止令申嚴。卽恐依前但爲文具。詔戶部看詳。至是遣司農寺丞韓元龍往浙西。通判平江府任盡言往江東。餘路委漕

臣覈實。仍將浸支借兌失陷數目。報提舉常平官措置。

七月乙亥元龍奏請可考。

甲辰。詔直祕閣知揚州鄧根無所建明。可與宮觀。祕閣修撰新知秦州劉岑知揚州。左朝議大夫鄭作肅復直祕閣。知鎮江府。時居民遺火。都統制劉寶遣其下救之。因而大掠。作肅以爲言。他日又火。寶恨之。閉塞不出。下令曰。輒出救者死。城中半爲煨燼。倉米被燔者數萬斛。右武郎帶御器械吳挺爲利州路兵馬鈐轄。尋以解帶恩遷挺右武大夫。封其妻李氏爲淑人。遣還。時上已召吳拱還朝。故因挺求歸而有加命。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張燾累章告老。詔許歸。饒州養病。仍免朝辭。俟秋涼時赴闕供職。

乙巳。侍御史朱倬。殿中侍御史任古同班入對。共奏尙書左僕射沈該天資疏庸。人品凡下。自居政地。首尾數年。曾無建明。以裨國論。惟知冒寵。黷貨無厭。請託公行。賄賂至。縱令子弟凌轢州縣。起造第宅。搔擾公私。貪鄙之迹。不可毛舉。上孤陛下之恩。下失四海之望。乞賜罷黜。別寘典憲。直祕閣知明州趙善繼罷。善繼爲政殘酷。民有犯私酷者。毀其居。罰緡錢以千計。兩浙轉運副使趙子瀟。湯沂。浙東提點刑獄公事徐度。提舉常平茶鹽公事都絜。交章奏其事。詔善繼奉祠。給事中周麟之言。善繼自知明州。瘐死者六七十人。明州之人。謂其慘酷在秦桧。王曾。曹泳之上。諸司坐視已久。近方按發。觀其奏牘。亦未能盡疏其惡。鑄官褫職。以爲中外之戒。詔善繼放罷。

丙午左司諫何溥右正言都民望同班入對共奏左僕射沈該性資庸回志趣猥陋自爲小官已無廉聲徒以在州縣諂諛秦檜遂蒙提挈濫廁禁嚴連帥梓夔略無善狀以子弟爲商賈以親信爲爪牙汙穢之蹤白簡可覆陛下比因更化之初錄其一得之慮起之謫籍擢在政途俾得自新以圖報塞首冠台席亦幾三年舉措乖方積失人望凡是差除莫先親舊引所厚善置在要津請託公行幾成市道夫宰相之職無所不統而該乃謂軍旅錢穀之事各有司存凡百文書謾不加省陛下近念士人留滯逆旅特降睿旨令速差注旬日以來未聞有不因介紹而得之者道路怨咨惟恐其不疾顛也伏望宸斷亟賜罷黜上謂溥等曰朝廷進退大臣誠非細事祖宗自有恩數於是溥等皆退而俟命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沈該乞罷政詔不允

丁未詔自今武臣不得以綱賞遷正使中書舍人門下兼權樞密都承旨洪遵言祖宗以來武臣轉至諸司使者甚少舉審官之籍不滿數百人得之既艱人以爲重自兵興以來用武功賞官者衆今自武翼大夫以上至不可勝紀既無員闕處之至欲附就指使押隊之屬而不可得朝廷雖知其然未有以澄汰之則遷陞之路有不可不爲之防者臣攝承密命每見諸路所遣押馬綱使臣多是見任大夫者一歲之間當轉官者亡慮數十人此而不革何以善後望倣文臣承議郎以上不得押綱條例庶幾班列稍簡可待立功之士故有是命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沈該再乞罷政詔不允初行在諸軍馬料歲用大麥七十萬斛其半令浙西諸郡民以苗米折納至是平江湖秀三郡積水冒田有司請令民間每米

一斛輸稻穀倍之。中書舍人兼權樞密都承旨洪遵言：「三郡連年水災，民食不繼，今麥價不下于米，奈何指夏以爲秋，衍一以爲二，使之剝膚竭髓，終擠溝壑，乞令三郡盡免科折，餘郡則以苗一斛折麥一斛五斗，庶民間可以折納，不至重困。」事下戶部，復不行。遵在中書，兼承密旨，每邊防民隱，必爲上言之。北人索絳陽郭小的、安化劉孝恭等三百家，遵執不可。軍器利弊，命遵料簡，遵區別良窳，衆謂熟於軍旅者所不及。由是上意益嚮用之。二事以遵行狀附見其月日當考。

戊申，言者奏行在軍衣疏紕，上謂湯思退曰：「諸郡絹綱固有高下，聞本庫官吏分作數等，最高者應副親舊權貴，其次官吏，以其最下者給諸軍，是致人戶嗟怨。自今可袞同支散，仍諭版曹譏察之。」祕書省正字林之奇守校書郎，左迪功郎胡憲守大理司直，制曰：「爾父子兄弟皆以道名，而爾志行安恬，學術醞峻，尤見稱於士大夫間，實之中都，姑以示用，毋云棘寺之屬而不屑就也。」詔右武大夫永州團練使帶御器械李彥實自落邸事朕，至今三十六年，勤勞備著，可特落階官。忠訓郎閣門祇候劉汜爲閣門宣贊舍人，汜從錡在荆南，上召見於內殿，而有此命。侍御史朱倬殿中侍御史任古言：「臣謹按宰相沈該頃在蜀部，買賤賣貴，舟車絡繹，不舍晝夜，蜀人不以官名之，但曰沈本，蓋方言以商賈爲本也。其在相位，又暗大體，如以二子改合入官爲請，嘗被繳駁，其兄調身爲帥臣，捕獲小寇，而該張大其事，遽除次對，又進階官，此類繁多，不敢悉數，大抵輕爵祿以市私恩，布親故以責賄賂，毫將及之，不知戒得，衰病日加，不省

國事欲望宣降累章將該罷黜以爲大臣簠簋不飭背公營私者之戒諫官何溥都民望亦言近嘗列奏宰臣沈該過惡乞行罷黜陛下禮貌大臣未賜俞允然臣等官以諫爲名見惡不擊與擊不去皆爲失職該頃帥東蜀繼以夔府常令親隨人與其子弟用官舟載川貨公然販賣至荆南爲守臣孫汝翼拘留追納稅錢二千餘貫未幾召用賜對之初卽復私仇汝翼報罷聞者莫不冤之況又在相位黷貨無厭或啗其子而得刪定謂王方修或賂其壻而得良官此謂萬立方因緣增加以至侍從近觀大理寺評事八員而寄居書川者五類皆富室右族豈無因而致哉夫宰相如此陛下不亟賜竄逐而猶望其代天工熙帝載非臣等之所知也

己酉特進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沈該充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侍御史朱倬等言臣聞天人相與之際不啻影響之速所以彌綸輔相之者職在宰相人君揆燮調之當否而拜罷陞黜之政行焉則天道何遠之有謹按沈該壟斷之夫不學無術占籍吳興其門如市百姓目之爲湖州市惡結不解其咎動天去歲水滂爲沴咸曰繫該之由漢法陰陽不和則冊免簠簋不飭則請罪今該之罷兼是二者反以大觀文寵其行是賞姦也姦而賞之雖堯舜不能爲治又況邇者暑雨頻仍幾于害稼天恩俯從臣等所請不能終日雲陰解駁陽光騰耀天人之際如此百姓之心如彼欲望將該落職奉祠以順天人之意諫官何溥等亦言該過惡暴著而使得被寵名以歸若名遂身退之所爲者豈聖朝所以示

好惡明黜陟。伏望亟行追奪。仍降前後章疏。付外施行。以慰公論。右承議郎知平江府常熟縣江續之

監登聞鼓院。

此亦爲張孝祥被劾事。

直祕閣致仕王縉卒。年八十七。

庚戌。詔沈該依前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致仕。該以言者彈擊未已。上疏力辭職名。乃有是命。

閏六月癸丑朔。右朝議大夫王珪知直州。太尉知荆南府劉錡請益戍。

甲寅。馬軍選兵千人騎二百戍之。

乙卯。閣門宣贊舍人新江南東路兵馬都監兼荆南府駐劄効用統領官。

按此句上疑脫人名。

特免迴避。用劉錡請也。

錡又奏。已招効用三千人。乞分三等。上三分。月支錢九千。米九斛。中三分。月支錢七千。下等四分。月支錢六千。米皆八斛。仍于初招日先支下等錢米。俟及半年。委重臣閱試。事藝精熟者。遞陞。如將來上等事藝精熟之人。依諸軍効用例。遷補官資。從之。敕令所刪定官王萬修罷。放謝辭。淮南轉運判官兼淮西提刑張祁言。本路沿邊廬、濠、蔣州。安豐軍民力凋弊。所入不能自給。卽無認定本司錢物。至于蔣州。自罷榷場。卻從本司支撥應副。本司全仰沿江諸郡。合起窠名。以給支費。而諸郡亦自匱乏。他欠旣多。無從追理。竊見無爲軍贍軍酒庫。歲收息錢八千緡。起赴御前激賞庫。乞權隸本司應副支遣。從之。左朝奉郎史才卒。

丙辰。祕閣修撰新知明州藥萃卒。權尙書戶部侍郎。

丁巳戶部言秋成不遠欲豫行儲蓄收糴以爲賑貸之備今科降本錢及取撥常平司作賑糴錢令江浙西漕司選官置場或就客販增價收糴米共二百三十萬石內浙一百萬石並起赴鎮江平江府常州江東五十萬石赴建康府太平池州江西三十萬石赴江州湖南二十萬石赴荆南湖北三十萬石赴荆南府鄂純州每石降本錢二十西以關子茶引及銀充其數從之直祕閣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邵大受行尙書左司員外郎

戊午左大中大夫敷文閣待制知福州沈調左朝散大夫知袁州葛立方並罷調降授左中大夫仍落職侍御史朱倬殿中侍御史任古言調姦賊巨蠹前知臨安縣賊汙狼籍帥臣毛友枷項禁勘獄情已具而遇大需弟該執政擢自冗散躡帥七閩張大海寇以爲調功誣罔君父濫進官職福州寺院自張守惡關節之弊革以實封調則賄賂公行福建貨鹽之弊已爲重困百姓詔旨於恤深照民瘼調悉不顧自賣安撫私鹽督責嚴酷杖背相望乞行貶竄爲賊吏之戒立方汙賤躁進先因賂該之壻自曹郎而旋至侍從今又賂該之子自起廢而遽守萍鄉在秦檜時曾乞以檜不合者立爲黨碑檜雖不從人皆憤怒望賜罷黜故有是命詔歸朝歸附人並以歸本朝日所給付身照使雖不會帶到僞地被受文字亦與放行令吏部榜諭淮南轉運判官張祁言左朝奉郎知和州俞畢自謂學有師承迺中庸大學之道而過不自反實欺世盜名之人去歲秋潦境內不熟抑勒百姓減放至少又于常賦之外以和糴爲名科米三千餘石預借州縣來年稅錢急于星火一郡受害詔放罷初有詔四川隔槽酒務有敗壞處改作宮監而總

領財賦許尹言。隔槽酒務。自改置以來。係人戶自備本所。趁辦大軍折估。若改作官監。合用年計。本錢至多。無可應副。成都府路轉運副使王之望言。隔槽酒務。既是槽務認定月額。其監官別無職任。又多徇私作過。甚爲公私之蠹。今欲隨軍革弊。莫若減罷官監。今見界槽戶承買。如不堪倚仗。或不願接續。卽別召人。委自知縣。任責驅催。量支食錢。本路隔槽一百三十四。共減監官七十一員。從之。

己未。尙書戶部郎中莫濛。責饒州浮梁縣景德鎮稅。並行打量江。浙。淮。東。沙。田。蘆。場。奉行失實。拘催及于貧民故也。乃照所增租課皆罷。以示優卹。

辛酉。直顯謨閣知臨安府張侑充祕閣修撰。知明州。直祕閣兩浙轉運副使趙子瀟。直敷文閣。知臨安府。右朝奉郎通判無爲軍孔瓚。知和州。工部言。軍器所役人。比舊數少。昨發回兩浙路兵匠。欲揀其壯者。復令赴所。從之。詔諸路常平司。以見管錢三分之一。措置糴米。以備椿積。

壬戌。詔無爲軍崑山縣礬場所收錢。權以四萬緡爲額。

癸亥。武功大夫貴州團練使鎮江府駐劄御前後軍副統制李寶。添差兩浙西路兵馬副都監。臨安府駐劄。不釐務。寶與統制劉寶不協。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言于上。乃令赴行在。罷從軍。

甲子。詔觀文殿大學士沈該落職。依前特進致仕。侍御史朱倬等言。臣等屢拜章疏。論列沈該。雖蒙聖斷。罷相。然苟不削奪職名。降出章疏。則四方萬里。何以知其罷黜之由。詔臺諫章疏。令報行。倬又與左司諫何溥等論列不已。乃有是命。倬又請罷福建安撫司官賣鹽。以寬民力。復寺院實封投買之法。以其錢助

軍衣及百姓非派雜科從之。尚書吏部員外郎兼權右司郎官周操望舉福建路常平茶鹽從所請也。

詔荆南見有屯駐官軍帥臣劉錡可帶節制屯駐御前軍馬。

乙丑右朝請大夫知道州向子恣直祕閣知廣州左大中大夫李椿年卒。

丙寅右承奉郎吳曾守宗正寺主簿左迪功郎李浩充敕令所刪定官浩臨川人也。詔左從政郎黃

文昌已降召赴行在指揮更不施行文昌爲起居舍人張孝祥所厚既辭崇德之辟事具今年二月甲寅有詔召之。

殿中侍御史任古劾文昌陰險狂率公私誕謾以掠虛譽命遂寢。

丁卯寧武軍承宣使侍衛步軍司第一將統制官戚方爲本司前軍都統制以主帥趙密薦其累立奇功

可以倚仗也。武功大夫忠州刺史孟邦傑爲江南西路兵馬鈐轄邦傑邦榮弟

戊辰大省淮西冗官自通判教授諸司屬官兵職曹官巡檢主簿下至指揮醫官凡百六十員以事簡民

稀州郡無以供億故也。直徽猷閣知福州程芾左朝散大夫通判福州趙勣之並降一官本州左右司

理參軍何緯徐敦石並放罷先是本路提點刑獄公事樊光遠奉詔慮囚而福州司理院無罪繫獄者百

四十人光遠悉釋之乃以聞故有是命既而本路運判官趙不溢奏芾用心詳審但年老多忘遂致淹延

乞與宮觀三省言建州乃不溢置司所在便文自營弛慢不職詔芾如奏不溢降一官不溢降官在是月丙子左

司諫何溥言。知徽州潘莘。乃該之甥壻。自該召用。引在郎曹。凡士大夫之干求差遣者。舉集其門。珍玩苞苴。何所不有。尋爲臺諫所言。劾章不下。濫從外補。士論不平久矣。望賜罷黜。仍永不得與堂除。從之。詔建康鎮江府起發冰段。勞費人力。可並罷。

己巳。故責授嚮德軍節度副使王庶。追復資政殿學士。故責授祕書少監黃潛厚。追復左通議大夫。官子孫有差。

浮熙中諡庶曰敏節

右承議郎新通判蘄州向澹。改通判平江府。澹子諲子。用守臣敷文閣待制陳正同

請也。旣而左司諫何溥言。守臣辟差通判。于法有礙。乃罷之。

澹罷在是月壬辰

辛未。左司諫何溥言。制官必正其名。然後責有所歸。治事必卽其所。然後課無不辦。鄱陽永年。永豐兩監。當諸路鼓鑄之半。鉛錫銅鐵。四面輻輳。祖宗以來。置司其地。宜矣。比年有司措置無法。所得不償所費。遂請廢罷。朝廷初欲分隸漕司。而諸路隔越。不相統轄。其勢無以通融。遂議總制于版曹。訪聞拘收銅器。所在山積。類乏鉛錫。致妨鼓鑄。正使一司官吏。措置檢察。朝夕不懈。猶懼乏事。況提領端坐省部。而可以責辦于數千里之遠者乎。人謂此議發于沈該。而該主之。故二三年間。雖版曹亦知其非。而未敢請。自該之罷。論者翕然以爲當復。蓋利害彰灼。不待辨而自明也。詔令給舍議。中書舍人洪遵等議曰。唐有鼓鑄使。國朝或以漕臣兼領。或分道置使。或釐爲二司。自中興以來。置都大提點官。事權太重。官屬太多。動爲州縣之害。但當隨時之宜。爲救弊之計。閒者亟行廢罷。事出倉卒。旣罷之後。又無一定之論。初委轉運使。又

委提點刑獄。又委郡守貳號。紛紛不一。鼓鑄益少。乃命版曹提領。雖以侍從臨之。然官守不專。勢難險度。而屬官有幹辦公事。又有措置官。閒一差出。州縣承迎。甚于使命。則命權視目前又重矣。罷提點一人。官屬十餘人。而總以侍從。置在京官屬四員。下至胥吏之類。額雖減而月給數倍。則官屬視前日又不少矣。異時提點坑冶。以一職名官。猶懼不濟。而況版曹錢穀之司。遠在數千里外。符檄往來。安能辦治。官屬之出。不過毛舉細事。以塞責耳。遵等竊以爲復置便。今欲參照祖宗舊制。及今日利害。以江淮、荆浙、福建、廣南路提點坑冶鑄錢公事。繫銜與轉運判官序官依舊。於饒、贛二州置司。輪年守任。專以措置坑冶。督責鼓鑄爲職。如州縣于坑冶不職。許從本司按劾。饒、贛州置屬官各一員。邵、建州置檢踏二員。別置秤銅催綱官各一員。專差武臣。詔依給舍議。罷提領官。權戶部侍郎董莘言。民有常賦。國有經費。會天下之賦。以資國用。使州縣以時催供。部使者以時程督。綱目俱存。何有不足。然今賞罰有一定之格。而論賞紛紛。被罰者甚鮮。有勸無沮。孰不弛望。許戶部擇違慢最甚者。具名以聞。特賜降責。庶使人知警懼。而財用無散逸。歲計可以指擬。從之。詔州縣書坊。非經國子監看詳文字。毋得擅行刊印。以言者論私文異教。或傷國體。漏泄事機。鼓動愚俗。乞行禁止也。初。賜祕書省曝書會錢千緡。令本省自辦。罷臨安府應副。言者論近者蠲除關市穀米之稅。而諸郡禁民私相糶糴。皆令從官中請斛。遣官監視。每斛有收斛子錢一二百者。他費又倍。望行禁止。詔監司覺察。

癸酉。給事中修國史兼直學士院周麟之爲翰林學士。修國史。權尙書工部侍郎王晞亮兼權給事中。

起居舍人張孝祥試中書舍人。祕書少監黃中爲起居郎。殿中侍御史任古試祕書少監。監察御史汪澈爲殿中侍御史。尙書都官員外郎楊俛直祕閣。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以其父存中援更迭詔書有請也。右正言都民望言。近降旨依戶部措置儲蓄收糴米斛。此大務也。然其閒措置有未當約束有未盡。倉場情弊。中外一同。交納邀求。在所不免。若和糴之價。不高于市直。人誰肯就場申糴。又物價高下。隨時低昂。官私收糴之初。略集行人。供俱三等價直。後有增減。更不復問。所以民閒雖與中交易。謂直約束。依公實增。勿爲文具。隨時增減。勿爲定價。又所糴米專委知通認數椿管。緣交量損折。或積久米乾。重以鼠雀之耗。若令認定。必致增損斗面。誅求于民。又以銀折錢。須依市價折支。方使人無詞說。茶關充本。須刷實錢應副。方得事務濟集。望中命有司講畫曲盡。詔戶部措置。戶部乞令諸州守倅。逐旬審度估定。每石量增市價一二百錢。每椿收及一年。聽除一釐充折耗之數。仍令牙人把斛交量。勿用戽子。官吏量給湯茶食錢。每糴及五萬石。減磨勘半。多者并賞。其關子茶引。並令漕司先兌見緡。從之。

甲戌。直祕閣主管台州崇道觀范如圭之泉州。左朝散郎馮時行知黎州。用王剛中薦也。詔淮西馬步軍副總管兼權知廬州劉綱給眞俸。

丙子。左從事郎新主管戶部架閣文字查籥爲祕書省正字。武略大夫新荆湖北路兵馬鈐轄魏震兼權知荆門軍。

丁丑。潭州觀察使樞密副都承旨吳拱爲利州西路駐劄御前中軍都統制。充階成西和鳳州路兵馬都

鈴轄兼知成州。拱乞依例陞充副都總管。從之。拱陞總管在是日。

戊寅。詔故左奉議郎祕書省校書郎任質言特與一子恩澤。以祕書少監任古等援常明故事有請也。常明

事在紹興九年十月也。時校書郎洪遵當草奏。僉謂質言故諫官伯雨之孫。篤學安貧。論議勁正。乞特官其嗣。以勸忠

義。正字劉望之摘邁草曰。只如此。意似不廣。宜增數語云。亦使四方英俊。知館閣養士。雖其不幸。亦蒙哀卹。如此。邁既如其言。私怪之。未逾月。望之暴得疾。一夕卒。其官亦左奉議郎。同舍又請宰相湯思退曰。若更行此。遂成永例。恐議者不以爲然。聞其生前多著書。若悉上送官。亦可特以爲說。祕書丞虞允文乃諭其家。盡錄望之遺文。合數百卷上之。下兩省看詳。俄而思退去位。事竟寢。

己卯。加諡秦魯國賢穆大長公主爲賢穆明懿。以其子少傅榮國公忱援故事有請也。軍器監主簿馬騏言。陛下加惠蜀民。日者命有司除放州縣虛額錢。此舉所繫利害甚重。凡所謂虛額者。皆出於鹽酒之課。蓋鹽泉有盈縮。則煎煮之數不能無多寡。人煙有稀稠。則酤賣之數不能無通塞。向者有司但持目下一定之額。而課其息。將新改舊。用實填虛。卒以無償。徒費督責。望下四路監司。取見鹽酒課利三年內所收實數。以酌中一年爲額。使之趁辦。其目前虛額之數。盡與蠲除。詔總領所相度申省。詔故左朝奉大夫復直徽猷閣官一子。以其家自訴爲李綱私意奏劾。坐遣而死故也。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八十三

紹興二十有九年秋七月壬午朔淮東安撫司言北邊蝗蟲爲風所吹有至盱眙軍楚州境上者然不食稼比復飛過淮北皆已淨盡癸未上謂大臣曰此事甚異可以爲喜仰見上天垂佑之意陳康伯曰載籍所傳蓋未之有皆由聖德所感鄰境聞之當自懾伏上曰然使其聞之必不敢妄作矣

宋史全文史臣曰古者以災異多興國謂其誠

於畏也誠於畏則君德彰矣朝桑所以彰太戊也鼎雉所以彰高宗也發喪所以彰景公也誠矣今天蝗之來不可視而去蝗之孽惟苗是食其去而不食果何以致之也德聞於天且眷之矣金安得而不服臣以謂非誠于畏者不能也

御史臺主

簿馮方爲祕書省正字祕閣修撰知揚州劉岑言右朝奉大夫張松敏給精幹材力有餘往年梁揚祖在虔洪頗得松力若使治兵訓民必有可觀乞增置本州通判一員以松填闕從之未幾諫官何溥以爲非祖宗舊制詔松改通判荆南府

甲申尙書禮部員外郎楊邦弼守起居舍人右朝請郎知靜江府李如岡復祕閣修撰

乙酉詔直祕閣成都使轉運使王之望充四川制置司類省試院監視左朝奉郎知嘉州何逢原充考試官左朝請大夫知邛州費行之充別試院監視左朝奉郎知榮州李晧充考試官監試官依監學條法取摘試卷詳定類省試敕差官自此始仍以金字牌遞給降敕劄付制置使收掌俟試近發出先是蜀中弛挾書律而就試者率以達旦爲常之望始禁之然卒不果右文殿修撰張子賢子正並充敷文閣待制

提舉佑神觀祕閣修撰張子仁充集英殿修撰。主管佑神觀。仍並令久任。初楊偁以登第故累遷至侍從。偁存中子。而吳拱以守邊除潭州觀察使。於是韓世忠、張俊諸子猶在庶僚。上以俊贊和議有功。手詔令一二

大將之子。皆以遷至文武侍從。而俊之子猶在庶僚。乃有是命。仍詔自今功臣子孫敍遷。當至侍從。並令久任在京宮觀。庶幾恩義兩得。永爲定法。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楊椿封還之曰。爵秩天下公器。陛下縱私之。奈清議何。上面諭椿。朕欲以虛名獎用勳臣子孫。椿曰。名器不可假人。恐倖門一開。援例者衆。然卒除之。

丙戌。安化三州首領蒙自臨等來獻方物。詔以自臨爲三班差使。

丁亥。權吏部尙書同修國史兼侍讀賀允中參知政事。

戊子。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趙密請以本司馬軍親隨二將爲中軍。餘四將爲左右前後軍。從之。親衛大夫武泰軍承宣使兩浙東路馬步軍副總管張守思爲侍衛步軍司左軍統制。用趙密請也。

己丑。權尙書吏部侍郎兼史館修撰兼侍讀葉義問兼權吏部尙書。

辛卯。故中奉大夫尙書主客郎中林冲之特與致仕遺表恩澤。以其家自訴靖康中使金割地。死於金國故也。初。朝散郎尉服死。其子紘幼。孫大廉以致仕恩入仕。約官至正郎。卽任紘。及大廉累遷至右朝奉大夫。遇郊恩。任其子敦詩。紘訴于朝。吏部請官紘而罷敦詩。從之。

壬辰。詔潭州觀察使知成州吳拱妻令人許氏特封信安郡夫人。

癸巳。左太中大夫權尙書戶部侍郎趙令諤復爲崇慶軍承宣使安定郡王。已而令諤言。自來未有由從官襲封者。請得任子孫京秩如舊。上許之。太府少卿錢端禮充祕閣修撰兩浙路轉運副使。中書舍人洪遵言。近奉指揮。自今功臣子孫序遷至侍從。並令久任在京宮觀。永爲定法。臣伏思之。有大不可。臣竊計內外將家之子孫。亡慮二十人。若以序遷。不出十年。西清次對之班。皆可坐致。恭惟太祖皇帝之世。所與開國勦業。及南征西伐諸大臣。功如曹彬、潘美、王審琦、石守信、王全斌。慕容延釗之徒。其子若孫。不過諸司使。惟彬之子琮、瑋。以功名自奮。王承衍、石保吉。以聯姻帝室。皆爲節度使。初不聞有遞遷侍從之例。今指揮一出。使十年之間。清穆敞閒之地。類皆將種。非所以示天下之美觀。望收還前詔。從之。

丁酉。左朝奉大夫知吉州魏安行爲尙書戶部員外郎。安行自訴爲秦檜挾妻家私忿。奪去墾田之賞。置臣罪籍。天下守令以臣爲戒。法遂不行。望檢舉原降指揮。使州縣樂于勸課。田野日闢。

戊戌。翰林學士修國史周麟之言。左宣教郎知雙流縣李燾。蘇丹陵人。已見。嘗著續皇朝公卿百官表九十卷。詔

給劄錄付史館。燾博學剛正。張浚、張燾咸器重之。秦檜盛時。嘗遣人諭意。欲得燾一通問。卽召用之。燾惡其誤國擅權。迄不與。坐此偃蹇州縣。垂二十年。四川安撫制置使王剛中聞其名。奏以爲幹辦公事。初。燾父中任至右朝奉大夫。通習本朝典故。燾以司馬光百官表未有繼者。乃徧求正史實錄。旁採家集野史。

增廣門類起建隆迄靖康合新舊官制踵而成書其後續資治通鑑長編蓋始于此右朝請郎韓鼐知無爲軍右正言都民望言朝廷自紹興二十六年緣諸路州軍縣鎮稅場猥多減併一百三十四處減罷九處免納過稅五處實仁術也然議者謂經總制錢係州縣以百色官錢分隸今既減省輸錢之源卽上件錢自合裁減乞命有司除豁年額庶幾州縣不敢巧作名目並緣爲姦從之是晚福州大雨溝澮皆盈湖水因之冒城而入侯官縣民田頗爲所壞

己亥司農寺丞韓元龍覈實浙西常平米還言一路糶米錢毋慮六十萬緡乞別行收糶從之

庚子右朝請大夫江南東路轉運判官李禎爲直祕閣江淮等路提點鑄錢公事填復置闕上諭宰執曰泉本利害大概有四坑戶銅本人工木炭是也卿等宜諭禎講究利害令鼓鑄復額以稱朕意

壬寅利州東路駐劄御前諸軍統制兼知紹興府姚仲言被旨增招官兵三千人乞下總領所支給器甲從之

乙巳右僕射湯思退等乞以上親書近降戒驕惰禁賂遺二詔立石于尙書省以墨本頒于中外從之思退因贊雲章奎畫超冠古今上曰朕自少時留心翰墨至今不倦然迄不能臻妙在唐惟太宗好二王書一時翕然相尙歐虞褚薛皆有可觀朕有舊藏文皇數帖其間有好謙自牧上畏天下畏羣臣等語不惟字畫可喜其用心實後世所矜式也初敕令所刪定官聞人滋面對言按察之吏例選舉人改官任使委責非輕誠爲良法然習行既久不能無弊凡爲薦舉本欲選取材能而或以相成或以彼此貿易或奪

于勢力而不能自便。其出于誠心薦舉者。蓋亦無幾。且小官孰不求進。則皆務得而爭先。奔競成風。無復操守。及被舉之人。他日負犯。則一狀自陳而已。夫舉非其人。責豈容免。欲乞詔諭有司。申言同坐之條。重其陳首之法。庶幾舉者知所戒。其弊可革矣。臣復有管見。凡在官者。歷任及十考以上。則入仕亦積有歲月矣。委無公私過犯。則其人亦知愛重矣。若此之類。雖舉狀偶不及格。伏望取自聖斷。以次量材。其降格遷改。既不廢舊制。開此公道一門。使孤寒廉退者。亦有寸進之望。或有疑其失於濫者。卽乞賜裁。酌取吏部每年以來改官中人數。約爲限額。舉狀年勞。參酌並用。少抑貪冒之弊。養成廉素之風。似爲有補。詔吏部長貳同加參酌。務要精審久遠可行。至是中書舍人洪遵、張孝祥、權工部侍郎兼權給事中王晞亮議曰。臣等竊詳選人改官之法。自祖宗以來。行之二百年。法令章程。燦然並具。至於今日。不能無弊者。非法之不善也。患在士大夫以私情汨之耳。夫自一命以上。仕於州縣之閒。雖有真賢實錄。勢不能以自達於上。故爲立監司郡守薦舉之法。必使之歷任六考。所以遲其歲月。而責其赴功。必使之舉官五員。所以多其保任。而必於可用。姦賊巨蠹者。既有安治之科。而齷齪冗懦之輩。旣無材可以被薦。又無過可以斥逐。寧予之幕職曹掾之祿。使足以代耕。至于沒齒而不敢望致身於京官。所以分別材否。可謂至矣。舉之而非其人。有才而不見舉。是則監司郡守之罪。所謂失舉之罰。必行之可也。今臣僚所建。欲歷任十考。舉主不及格者。與降等改官。揆之人情。雖爲至公。然恐此路一開。則有力者惟圖見闕。無材者苟冀終更。率不過出官十餘年。可坐以待京秩。此其不可一也。今欲約每歲改官之員。減其分數。以待無舉削者。則當被

舉之人必有失職淹滯之歎。此其不可二也。京官易得。馴至郎位。任子之恩。愈不可減。非所以救入流之弊。此其不可三也。祖宗法度。非有大害。未易輕議。今一旦欲以二百年之成法。舉而易之。此其不可四也。有四不可。事理著明。難以如臣僚所請。竊謂如故便從之。滋嘉興人也。

按原降指揮令吏部長貳參酌。今乃是給舍議上。恐日厭或有脫字。當求他本參考。隆興

元年三月己酉。減舉主員。

己酉。詔殿前司破敵軍以五千爲額。時左翼軍之改隸者。與統制官陳敏所募士纔二千人。乃于本司諸軍那摘以充其數。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公事彭合入對。言湖南州縣於民間二稅之外。別令輸土戶錢。又以稅科本色布。而高價折取其直。謂之折絕。以致受納官物。收領詞狀之際。則取醋息錢。又一例均科麴引錢。隨科送納。名色不一。臣在官之日。已行禁止。乞下本路監司覺察。合又言。州縣出賣官田之害。望痛減定價。毋令抑勒。戶部言。自降指揮。僅及半年。據江浙諸路。日終賣到田一百十餘萬緡。卽非賣不行。難以減價。乞不得抑令田鄰承賣。從之。

庚戌。詔撥四川經總制并田晟錢糧錢八十四萬緡。應付四川增招軍兵歲計。

成都路二十萬。潼川十萬。利路十五萬。夔路五萬。此據四川財賦冊。

明年八月甲寅。所書可參考。

時統領官司農少卿許尹言。增招兵校萬人。歲幣錢糧二百四十萬引。乞將每年應付田晟

窠名錢。盡行截撥。戶部奏。田晟窠名錢帛。係指擬應付江上軍衣。難以盡行截留。外有二分錢引三十四

萬緡。係買發川布赴行在。別無支使。欲令總領所取撥。并令就截合赴行在。經總制錢五十萬緡。通已得旨。於田晟錢糧內撥五十萬緡。共一百三十四萬緡。應付支遣。從之。右朝奉郎通判安豐軍向鈞知安豐軍。

八月壬子朔。殿中侍御史汪澈言。中書舍人張孝祥輕躁縱橫。挾數任術。年少氣銳。寢無忌憚。孝祥繼母纔以父官封孺人。孝祥輒乞用己官職。躡封恭人。父亡卽隨子官。著令也。孝祥蓋有無父之心焉。事見今年正月

辛巳。交遊郭世模。受財奪官久矣。孝祥曲爲經營。與之改正。復齒仕列。世模改正事未見。此以私意而壞陛下之法令。

也。黃文昌浮薄沽名之士。孝祥則宛轉吹噓。致被召命。事見今年六月丙寅。張松駟僧胥吏之子。孝祥則強令劉岑

辟倅揚州。事見今年七月癸未。江續之狡猾貪饕。孝祥則愛其奉己。爲之提攜。遂得登聞鼓院。事見今年六月辛亥。韓元龍資淺

望輕。孝祥以姻親爲之維持。欲得總領。今年七月己亥。以司農寺丞使浙西回。此以詭計而誤陛下之除命也。又養俠士左鄣

輩。刺探時事。交通權貴。踪迹詭祕。方登從班。而所爲已如此。若假以歲時。植黨連羣。其爲邦家之虞。當不在盧杞之下。望早折其萌。速從竄殛。詔孝祥與外任。世模改正指揮勿行。鄣押歸本貫。續之。元龍並放罷。旣而孝祥乞宮觀。乃以孝祥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自是湯思退之客稍稍被逐矣。祕書丞虞允文。祕

書省校書郎洪遵並爲尙書吏部員外郎。仍兼國史院編修官。太府寺丞陳洪爲尙書倉部員外郎。左朝請大夫彭令爲尙書戶部郎中。總領湖廣江西財賦。湖北京西軍馬錢糧。左朝請郎兩浙路提舉市舶張闡爲御史臺檢法官。

癸丑。詔田師中妻衛國夫人蕭氏納內中俸。從其請也。

甲寅。司農少卿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許尹言。諸州縣年額贍軍錢物。拖欠數多。乞候歲終。從本所取其尤甚者。具申朝廷。重行黜責。庶幾事任歸一。舊州縣贍軍錢皆從所隸漕司拘催。其有稽違。漕臣按劾。總領所不與。故尹以爲請。三十一年四月己未王之望申明。兩浙轉運副使錢端禮言。諸路所糴椿積米斛。移易借兌者。

乞以違制論從之。詔責授靖州團練副使惠州安置傅選常立戰功。理宜矜宥。可復右武大夫容州觀察使。充兩浙東路馬步軍副總管。

丁巳。執政以皇后生日。用例從激賞庫進銀三萬兩充禮物。詔今自除皇太后生辰內教犒賞將士外。朕生日。皇后生日。冬至。寒食節並減半。餘並免。宰執奏。仰見陛下約己便民。恭儉之德。度越前代遠甚。上白。前後所進尙有餘。若留之。不過椿管以備不時之須耳。宰執復奏曰。此陛下盛德事。各再拜以賀。

戊午。兩浙市舶司言。高麗賈人販到洞器。乞收稅出賣。詔付鑄錢司。起居郎黃中兼權中書舍人。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殿前司統制賈和仲以母老乞補外。改添差兩浙西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常州駐劄。

庚申。詔四川等處見在行在進士。歸鄉赴試不及。可特令就兩浙轉運使附試一次。後試者七百五十人。詔令解發十五人。

壬戌。左奉議郎知大宗正丞劉珙爲祕書省正字。用賀允中薦也。大理司直胡憲守祕書省正字。

癸亥。祕書省校書郎林之奇以疾求去。改知大宗正丞。紹興府供職。初。侍御史朱倬等言。江西漕司米綱積弊。詔提轄文思院呂靖往江西措置。殿中侍御史汪澈言。靖乃惠卿曾孫。傾邪凶狠。蓋其家法。去年被命饒州措置鑄錢事。妄作威勢。干請受財。衆所鄙笑。詔靖放罷。更遣軍器監丞朱商卿措置。詔皇后宅教授。依太學博士格例通理成資。翊衛大夫忠州防禦使利州西路駐劄御前選鋒軍統制吳琦知洋州。

甲子。言者乞倣祖宗舊制。許商人般載米斛。輸行在諸倉。願以茶鹽乳香礬鈔。或犀象布帛香藥。償其直者。聽從之。右奉議郎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沈濬爲監察御史。濬。畸之子也。詔左朝請郎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徐度。左朝請郎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呂廣問。左迪功郎朱熹並召赴行在。右通直郎知建州建安縣韓元吉令任滿日赴行在。皆用輔臣薦也。旣而左司諫何溥言。仰度聖意。必以百里之民。方安元吉之政。不欲遽奪其去。然度廣問近除提刑方及數月。使果得人。則爲陛下平反庶獄。刺舉百吏。兩路受賜。所繫非輕。今遽令造朝。高不過爲郎。而使兩路失賢監司。視一邑之令反不重耶。近者朝廷屢擇郎吏以爲監司。每患才難。今旣知其可用。而復不使少安厥職。兼恐來者未知如舊。重爲勞擾。望須其終。

更特加召擢。詔度廣問並俟任滿日與在內陞等差遣。

溥所奏在是月已巳今聯書之

元吉、元龍弟、熹松子也。少孤，從延平

李侗學。弱冠中進士第。調泉州同安簿。官滿當路尊敬，不敢以屬吏相待。同安之民不忍其去。五年而後罷。於是慨然有不仕之志。築室武夷山中。四方游學之士從之者如市。上聞其賢，故召之。熹卒不至。

丙寅，翰林學士兼修國史周麟之兼侍讀，權尙書刑部侍郎黃祖舜兼侍講，武功大夫侍衛馬軍司後軍統制劉澤帶御器械以周麟之、洪遵、張孝祥應詔論薦也。中書奏臨安府老人全富等四人上表賀皇

太后壽八十，詔皆授官有差。

丁卯，左朝散郎知英州陳克勤請除南雄英、連三州經界後州縣所抱丁米舊額，從之。時克勤已滿秩，新守吳名世怒其迎接不如禮，撫其用舊例多請驛券，遣小校至南雄州追之，克勤憤懣死。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成閔丁母憂。戊辰，詔起復。右武大夫忠州團練使殿前司右軍統制輔達改充本司右翼軍統制，贛州駐劄用主帥楊存中請也。

按右翼軍統制官郭蔚此月方自右武忠團以賞轉遙防未見改除事故當攷

是日，戶部郎中總領湖廣財賦彭

合入辭自休兵後，戶部歲科江西、湖廣、京西諸路上供錢五百一十萬緡，付本所贍軍，其間有不敷額數，朝廷貼降一百六十萬緡矣。合言椿積寢多，歲計久乏，已巳，輔臣請以御前激賞庫椿積錢五十萬緡與之上。曰：此乃一時之事，合所陳歲計也。乃詔歲以四川經總制錢三十萬緡與之。庚午，詔御前軍器所官吏工匠並特轉一官資，以創造精緻故也。

辛未。詔成閔母鄭氏特贈衛國夫人。

壬申。中書舍人洪遵等言。太學、武學、臨安府學諸生。以皇太后聖壽八十。上表稱賀。文理可採。詔兩學大職事十六人。並永免文解。兩學小職事四十五人。府學正錄三人。並免解一次。太學五百三十三人。武學三十六人。府學職事四十人。並倍賜束帛。小學生四十人。及府學諸生。皆賜束帛焉。殿中侍御史汪澈言。直龍圖閣新知洪州蘇簡貪鄙病倖。直祕閣知廣州向子忞暴虐苛察。詔並落職放罷。

甲戌。侍御史朱倬。殿中侍御史汪澈。左司諫何溥。右正言都民望。監察御史任文薦等言。奉旨同議裁減諸司官兼局。竊見修書局四處。歲費官吏犒設等錢十五萬餘緡。今參照祖宗古制。自元豐至宗正寺以玉牒隸之。今欲不置玉牒所檢討官。只以本寺卿丞領編修事。又國史院見修神、哲、徽三朝正史。乞依舊宰臣提舉。其修史竝修史共置二員。及編修官二員。日麻所文字。自有祕書省承行。不須創局。敕令所見修吏部法。乞催促投進外。官吏盡罷。今後或遇特旨編法。臨時委刑部或大理寺官編修。應內侍充提舉承受等官。及三省吏人供檢並罷。從之。戶部言。兩浙、江湖諸路歲認發米四百六十九萬石有奇。今實發四百五十三萬石。兩浙一百五十萬。除三十五萬折錢一百一十萬緡。今發八十五萬。江東九十三萬。今發八十五萬。江西一百二十六萬。今發九十七萬。湖南六十五萬。今發五十五萬。湖北三十五萬。今發一十萬。且欲依減下之數。以憑科降。照依限數足。

熊克小麻。載此法於去年九月壬申。蓋差一年。

丙子。詔右迪功郎廣州南安縣尉傅若贈右承務郎與一子下州文學。以若與兇賊徐大刀戰死。特錄之也。

戊寅。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樓炤知廣州。閣門祇候江南東路安撫司準備將領趙應熊爲武學博士。翰林學士周麟之奉詔薦應熊。拔自武科。通於文藝。素高膂力。洞達兵機。故有是命。

己卯。起居舍人楊邦弼言。紹興起居注未修者凡十六年。緣久無正員。因循積壓。望令兩省逐月循進外。其前未修者。每月帶循一月。從之。詔知縣獨擅收支錢物不簽押佐官者。杖八十。用直祕閣知江州汪若海奏也。左朝請大夫知邛州費行之爲夔州路轉運判官。邛州歲以鹽市民絹四萬二千有奇。一絹之直。爲鹽十五觔。吏相承爲姦。行之增其二。盡以予民。且除其負四萬五千緡。朝廷知其材。復進用之。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張宗元卒。

九月辛巳朔。祕書少監任古直龍圖閣。知洪州。從所請也。太尉知荆南府劉錡引疾乞致仕。不許。詔諸州營田糴稻麥。並起赴本路總領所椿充馬料。仍令左藏庫計直撥還御前激賞庫。用戶部請也。殿前司中軍都統制邵宏淵添差荆湖北路馬步軍總管。罷從軍。旣而殿中侍御史汪澈奉詔薦宏淵奮不顧身。眞萬人敵。乃移江東總管。

十二月癸酉移江東。

壬午。詔委官詳定閩、浙、廣三路市舶司條法。用御史臺主簿張闡請也。舊番商之以香藥至者。十取其四。

十四年。詔旨卽貴細者十取其一。

十七年十一月。詔丁寇沉香龍腦皆十分抽一。

闡前提舉兩浙市舶。還朝。爲上言。三舶司歲抽及和買。約可得二百萬緡。上謂輔臣曰。此皆在常賦之外。未知戶部如何收支。可取見實數以聞。殿中侍御史汪澈言。右宣教郎知英州吳名世所爲貪酷。自到任數月。民之逃徙者二千餘家。籍貲者以數千。淫刑以逞。不可名狀。詔放罷。令提刑司取勘。其後法寺言名世賊罪絞。詔貸死除名。藤州編管。仍籍沒家財。是夜雷。

甲申。詔建炎以來奉使未還後嗣無人食祿者。並予一子官。

乙酉。奉使大金稱謝使同知樞密院事王綸。副使昭信軍節度使領閣門事曹勛等還朝。入見。言鄰國恭順和好無他。丙戌。宰相湯思退等皆再拜賀。上曰。朕自綸等歸。中夜以思。不寒而慄。蓋前此中外紛紛之論。皆欲沿邊屯戍軍馬。移易將帥。及儲積軍糧之類。便爲進取之計。萬一遂成輕舉。則兵連禍結。何時而已。故朕所慮者。不在於此。而在於彼也。今而後。宜安邊息民。以圖久長。思退曰。遣使尋盟和好益堅。皆陛下德威所致。然金主亮已定寇江之計。綸所見蓋妄也。

戊子。右奉議郎王炎通判湖州。

辛卯。左朝散大夫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都絜特轉一官。以本路出賣官田及五萬緡。戶部奏爲諸路倡也。初。以運河春冬水涸。詔江湖諸路糧舟。皆自鎮江府轉江陰而來。至是。司農少卿張宗元入

對論近糧舟自下江來。有全舟俱失。人物俱亡者。是守閘則有關津之阻。轉江則有艱險之慮。二者皆非良便。今宜於沿流權就下卸。命戶部計行在儲蓄之數。豫定量度。因河流濟通之時。令兩浙轉運使隨宜轉般。公使兩便。先是浙西提點刑獄公事邵大受嘗請置轉般倉於鎮江之海鮮堰。今年閏六月戊辰。未及行。於是

戶部乞如二人言。令淮東總領所措置。

壬辰。言者奉吏部依格注受縣令。多不得人望。倣祖宗故事。於京朝官及判司簿尉有考第人內。令兩省臺諫卿監郎官各舉所知一二人。充江浙荆湖福建繁難縣令。仍令監司郡守察其治狀。連銜以聞。如果有美政。京朝官則增秩再任。選人則減舉主就任磨勘。其他擢用。固在臨時。若此數路得宜。則兩淮四川二廣皆可次第而行矣。吏部請卿監以上聽保舉。如有惠民實迹。監司郡守連銜奏聞。並陞一任。仍以山陰等知縣四十闕依舊歸堂。其見任老疾並不任職人。令監司郡守體量予祠廟。詔給舍詳議以聞。三十一年正

月癸未
議上。

忠訓郎楊廣爲閣門祗候利州路第五將。廣政子。特錄之。

甲午。尙書右僕射湯思退遷左僕射。參知政事陳康伯守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謂康伯曰。卿靜重明敏。一語不妄發。眞宰相也。今舉思退共政。如有可否。不憚商量。康伯曰。大臣論國事。進退人材。自當用心。若姘姍取容。植黨以自固。臣不敢也。故事。宰臣初除。例賜銀絹。至是思退等辭。上曰。此舊格。何足

辭思退等言。今國用匱乏。自人主及百司。皆當節省。庶幾有濟。臣等若盡受。何以風百僚。力請減半。上從之。省樞密院機速房。

乙未。以皇太后服藥赦天下。命輔臣祈禱天地宗廟社稷。自是不視朝。召輔臣奏事於內殿。

丙申。放臨安府公私僦錢半月。詔諸路四等以下戶。去年未納稅賦。兩浙江東西去年水災賑貸物料。及浙東江西民田爲螟螣損稻者。其租稅皆蠲之。

丁酉。減僧道今年丁錢之半。

己亥。詔見監贓罰及賞錢。並與除放。皆爲東朝祈福也。

庚子。皇太后韋氏崩於慈寧宮。年八十。國朝典故。自南渡後。多有司省記。至恤章又諱不錄。至是一時斟酌。皆出於太常寺少卿宋槩。而博士杜莘老又以古誼裁定。

辛丑。百官班慈寧殿。宣遣詔。時百官入臨。皆吉服。吏部員外郎虞允文獨易服。有非之者。允文不改。俄詔百官易服。入內侍省副都知衛茂實都大監。領大行皇太后葬事。睿思殿祇候馮孝宗造梓宮。凡葬事之費。皆以慈寧殿錢物給之。詔三衙皇城司官。並依故事宿直。

壬寅。詔權吏部侍郎沈介時暫兼權禮部侍郎。

癸卯。大殮。殿前馬步軍司統制官以下。並許就本寨成服。自是日再臨。前一日。宰相召太常博士杜莘老赴堂曰。有旨問含玉之制。莘老曰。禮院故事所不載。以周禮典瑞鄭玄所注製之。其可。因立具奏。上覽之。

曰。是真禮官也。翰林學士周麟之爲大金奉表哀謝使。吉州團練使知閣門事蘇曄假崇信軍節度使。

副之。時朝廷已議定遺金金繒等物。麟之固請增幣而後行。

此以梁仲敏劾麟之章疏修附。

麟之至金。金主亮喜其辨利。錫

賚加厚。燕之二日。中貴人至館。密賜金瀾酒三罇。銀魚牛各一盤。罇盤皆金寶器。併令留之。麟之以例辭。

金主不許。曰。一時錫賚。出自朕意。何例之有。麟之歸。以其物繳進。上復賜之。

此據趙姓之遺史及麟之墓誌修入。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載金瀾酒事云。

金蘭。燕京山名。而麟之墓誌書所書。乃用此瀾字。當攷。

甲辰。有司以辰日罷朝夕臨。起居郎權中書舍人黃中爭之曰。此非經。且唐太宗猶以是日哭其臣。況臣子於君母乎。

丁未。百官以上未聽政。詣文德殿門進名。自是不復臨。

戊申。尙書吏部侍郎葉義問充按行攢宮使。內侍衛茂良副之。四川茶馬司言。昨來差殿前馬步兩軍

自就宕冒。峯鐵兩場取馬。係本司遣使臣管押。立定賞罰。故倒斃數少。今兩軍遞送。無人任責。則倒斃數多。乞依舊從本司差人押赴興元府。交付兩軍從之。

冬十月辛亥朔。不視朝。文武百僚詣文德殿門進名奉慰。自是朔望皆如之。

壬子。小祥。上詣几筵殿行禮。

癸丑。皇太后殿攢。有司以權制已訖。請百官以吉服行事。黃中復曰。唐制解攢。雖在易月之外。猶曰。各服其初服。今以易月故而遂吉服以殯。非禮也。朝廷用之。於是百官常服黑帶。入朝。衰服行事。

甲寅。上始聽政。御慈寧殿之素幄。召輔臣奏事。命參知政事賀允中撰大行皇太后哀冊文。兼書。并篆諡寶。同知樞密院事王綸撰諡冊文。并書。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楊椿撰諡議。起居舍人楊邦弼爲賀大金正旦使。右武大夫榮州刺史兩浙西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張說副之。太府卿李潤爲賀生辰使。閤門宣贊舍人張安世副之。詔以保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萬壽觀使吳益爲攢營總護使。尙書戶部侍郎董革爲橋道頓遞使。

乙卯。太尉主管步軍司公事趙密爲修奉總管。入內侍省押班王晉錫爲都監。睿思殿祇候馮孝宗爲承受。應營奉事。委知臨安府趙子瀟。知紹興府王師心。兩浙漕臣錢端禮應副。具數報都大監領所支還。時兩使及按行。監領。修奉五司。共辟官屬八十五員。而兩浙帥臣監司之屬不與焉。

丙辰。侍從臺諫兩省郎官以上。議皇太后諡於尙書省。

己未。左朝奉郎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樊光遠特降一官。先是福州水災。而守臣辛次膺提舉常平公事。周操皆未知。光遠並攝其事。不卽賑濟。上聞之。乃有是命。

辛酉。詔監司守臣在外諸軍帥並免進賻贈。應已科市於民者。皆歸之。壬戌。尙書兵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楊椿上皇太后諡議曰。顯仁。

癸亥直祕閣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楊俛兼權兩浙轉運判官應付頓遞司隨行支費。
甲子大祥上衰服行禮百官常服陪位。

丙寅禪祭。

戊辰上始御前殿直敷文閣知臨安府趙子瀟言將來梓宮渡江江岸止有渡船二十隻乞下三衙各
借馬軍船十隻并水手應副津渡從之。是日頓遞使董莘辭行。

辛未雨同知樞密院事王綸因奏事言梓宮進發河邊無淺涸之患上因論溝洫利害云往年宰臣曾欲
盡乾鑑湖言歲可得米十萬餘石朕答云若遇歲旱無湖水引灌卽所損未必不過之凡慮事須及久遠
也綸曰貪目前之小利忘經久之遠圖最謀國之深戒也。

癸酉同知樞密院事王綸言密院大事每以三省同議上曰樞庭雖五代之制疑太祖太宗曾入思慮五
代弊法祖宗埽除略盡惟存此一二大者必有深意都民望嘗有疏言軍政豈可令宰臣不與意謂樞庭
非法朕已收之矣上又曰大臣固不當疑雖人告其不軌朕亦不信若有姦邪卽罷之不當任而疑也綸
曰自古帝王用人之道無越於此矣。

乙亥詔禁止沿淮私渡盜買鞍馬博賣物色已是嚴切尙慮冒利之人或假託貴要或作軍中名目往來
買賣令帥憲知通加意禁約有違戾去處卽時奏劾當繼遣御史遍行譏察犯人如有假託追赴大理寺
根究從軍法處斷其失察故縱官吏並當編竄遠方旬具有無巾三省樞密院詔諸路和糴米斛並募

土豪及子本客人自備船裝載。每石千里支水腳錢二百文。二萬石補進義校尉。其他皆以遠近多少爲差。除耗及搭帶一分稅物如舊。用戶部請也。江西元旨見二十八年七月庚申。

丁丑。奉皇太后諡冊告於太廟。行事宜常服吉帶。

戊寅。上册寶於慈寧殿。是日。攢宮破土。作新城門於侯湖。嘉會二門之間。直跨浦橋江次。以梓宮所由出也。凡經由道隘民居。權撤之。每楹賜錢二十千。爲遷徙之費。

己卯。左朝請大夫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王傳。主管台州崇道觀。理作自陳。先是戶部員外郎魏安行。自吉州召還。言本州官田。當賣者計直一百三十八萬餘緡。而傳覈實。以爲可賣者二十二萬緡而已。朝廷疑其高下遼絕。故有是命。仍令提刑司看詳以聞。

日厯于傳祠命下注云。因依未見。今以紹興三十年五月辛卯臺諫章疏內掇取修入。提刑司看詳。明年四月丁丑。

所書。

是月。金主亮再役諸路夫匠。造軍器於燕京。令尙書右丞李通董之。又令戶部尙書蘇保衡。侍郎韓錫造戰船於潞河。夫匠之死者甚衆。此據宗璽金亮本末修入。張悌正隆事迹二事並在來年正月。與此不同。

十有一月。按是月辛巳朔。甲申。日南至。命尙書工部侍郎王晞亮祀昊天上帝於南郊。以輔臣皆奉冊寶。不克齋。

故也。

丁亥。參知政事賀允中。保信軍節度使領閣門事。提點皇城司鄭藻爲皇太后遺留國信使副。故事。使者入北境。當服黑帶韉。至是。朝廷慮北廷不從己。命允中等隨宜改易。允中等至汴京。金主亮命吾故叛將孔彥舟押宴。且用常例賜花。允中辭曰。使人之來。致太母遺物。國有大喪。樂何忍聞。況戴花乎。其天使怒。謂將殺之。允中曰。王人無暴。事固有體。吾年七十餘矣。當守節死。彥舟解曰。兩國通好久。參政毋動心也。揖允中坐。命左右捧花侍側而已。

隨宜改易帶韉。據會要乃十月丙辰詔旨。今附見。熊克小厓載允中至汴京事在月末。按日厓允中十一月三十日庚戌方發臨安。則其至汴京當在十二月正月之間。克蓋誤也。

己丑。大行皇太后啟攢上服初喪之服。以祭禮畢。更素服還內。百官亦如之。

庚寅。百官朝臨。右武大夫昭慶軍承宣使董仲永兼權入內內侍省押班。

壬辰。右朝請大夫知直州王珪降一官放罷。今後永不得與知州軍差遣。以淮東諸司言其用刑慘酷也。

晁公邁撰珪墓誌銘。知真州。益務爲寬大。出俸錢糴米五千餘石。以減民輸。訟者至諭之。其情得。深自悔謝。以去。強猾者然後刑之。隨部使者有與公不相能。誣奏貶秩一等免。某部尙書洪遵。殿中侍御史汪澈論其枉。召還所貶秩。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

甲午。中書舍人洪遵暫兼權直學士院。以楊椿將渡江故也。

乙未。百官朝晡臨。

丙申。顯仁皇后靈駕發引。上啟奠於慈寧殿。祖奠於庭。遣奠於麗正門外。禮畢。上易吉服還宮。太史焚衰服。是日。行在文臣路祭於城外。自選人以上。月俸每千輸三十錢。祭畢。以其餘輸左藏。而后妃宰輔侍

從臺諫外戚內侍諸軍將佐皆以壓祭絹賜之。有司以鹵簿儀物未備，請權以儀衛服紫青褐衣，執持儀物代充，用昭慈權攢禮也。

戊戌，上御後殿，輔臣楊前慰問，上哽咽流涕。

己亥，命入內侍省押班張去爲提舉欽奉几筵，責授成州團練使符行中卒于南雄州。

辛丑，閣門宣贊舍人劉炎帶御器械，左朝請大夫淮南轉運判官兼淮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孟處義

爲江南東路轉運判官，尙書戶部員外郎魏安行直敷文閣爲淮南轉運副使，兼淮南東路提點刑獄

公事，專一措置淮東營由，左朝散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徐康知直州。

丙午，顯仁皇后掩攢宮在永祜陵之西，去顯肅攢宮十九步，舊下宮分前後殿，至是更築前殿以奉徽宗，

中殿以奉顯肅、顯恭、顯仁三后神御，而後殿奉懿節如故，於是始立四隅，以二十里爲禁城，居民皆徙之，

又有士庶邱墓，雜錯其間，陰陽家請悉挑去，宗正寺主簿權太常丞吳曾從而和之，時監察御史任文薦

奉詔監掩攢宮，就令按視，乃挑其近攢宮者百七十有三穴而已。

此以會要參修，熊克小厓言，獲免者七百六十餘穴，此乃汪澈奏請，事見明年四月辛未。

丁未，殿中侍御史汪澈言：祠部員外郎兼權國子司業張洙神識昏蒙，常如醉夢，於課程規矩，恬不介意，國子博士陳豐素無行檢，居官蓄妓，士所不齒，太學博士李石好立邪說，敗壞文體，傲視流輩，不安分義，太學正田興宗操心彊狠，使氣忽下，今春公試，嘗取落韻賦入選，士人至今博笑，詔並罷，先是武成王廟

生芝草。學官白宰相欲稱賀。石謂於五行乃金沴木。將爲兵兆。執政不樂。故遂罷。

學官四人俱罷。必有其故也。他書不見。今以李石方舟集

和張益州芝草詩修入。按此時朱熙載爲武學博士。熙載實湯思退所薦。或者武學官欲賀。而兩學議論不同故也。此事當與黃中相關。已見今年四月壬寅。李石詩附於後。紹興已卯。武成廟。廟殿之棟三秀芝。太學奔走概多士。日遞百市不慙離。欲奉九重望恩幸。寒餓水火如切肌。先期到堂白宰相。宰相曰可。甚易爲樂工。伶節金玉。以薦清廟。載歌詩。石時官忝博士職。豈敢立論超等夷。曰此五行金沴木。木不曲直。嘗聞之。將軍鷹揚兆異氣。弄兵往往憂潢池。矧今裕民民未裕。聖慮日軫天下饑。斯言一出至振目。再召再逐。彌歲時。戊申。端明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折彥質告老。特遷左中奉大夫致仕。右宣教郎知池州南陵縣葛騏特轉一官再任。仍令中書省籍記姓名。先是邑民陶滋等詣行在。言本縣昨經兵火。被害最甚。民多流移。騏注意愛民。流移之人接踵而歸。田野開闢。相次復舊。乞命再任。事下本路提點刑獄公事陳良翰等究實。如滋言。故有是命。

庚戌。虞主渡江。

十有二月辛亥朔。有司於浙江亭行六虞畢。百官奉迎虞主還慈寧殿。上行安神禮。初議反虞。或謂上哀勞。欲以宰相行事。主議者甚力。乃命兵部侍郎兼權禮部侍郎楊椿權宗正卿行事。太常博士杜莘老曰。古人無是比。卒正之。

癸丑。上服素黃袍黑帶素履。詣慈寧殿。行七虞之祭。八虞九虞皆如之。左朝請郎知蘄州張燾主管台州崇道觀從所請也。右武大夫吉州刺史知杭州崔邦弼移知蘄州。

甲寅。諜報北界揭榜。禁安傳起兵事。上曰。此事有無。固不必問。朕觀其科擾勞役。民不聊生。豈是久長之道。朝廷精擇牧守。務爲自治。安邊息民。靜以待之耳。湯思退曰。彼失人心。陛下以聖德兼愛南北。天命不歸而焉往。恢復之期。可指日而俟矣。

乙卯。祕閣修撰知揚州劉岑。直祕閣知襄陽府。向伯奮並別與差遣。時言者奏岑志廣而才疎。輕財而尙氣。雖久更練。而天資素稟。未易頓革。伯奮褊中而浮外。多誕而不情。雖無過。而緩急恐不可恃。望移別路。監司郡守。使各當其才。別選靜重端慤之人。往守二邊。以固吾圉。從之。尋移伯奮提點荆湖南刑獄公事。

寧明年二月
癸亥改除

是日。吏部員外郎洪邁面對。論本朝尤重告老之制。宣和以前。士大夫未有旣死而方乞致

仕者。南渡之後。故實散亡。朝奉武翼郎以上。率爲此舉。甚者宰輔大臣。考終於內。其家發喪舉服。已降旨聲鍾給賻。而方且爲之告庭出命。制辭中不免有親醫藥介壽康之語。如故相秦檜。萬俟卨。知樞密院沈與求是已。其在外者。非易簣屬纊。不復有請。乞令吏部立法。今後當得恩澤之人物故者。卽以告所在州。州上省部。然後考其平生。於式無累者。輒官其後人。若真能陳義引年。或辭榮知止者。則厚其禮節。以勵風俗。賢於率天下爲僞也。上曰。朕記得此時之廢。方四十年。當如卿語。時執政多以爲然。而左僕射湯思退難之。其議遂寢。武功大夫帶御器械劉澤領榮州刺史。知襄陽府。澤初爲侍衛馬軍司後軍統制。周麟之。洪遵。張孝祥。奉詔薦其才。故復此授也。

澤八月丙寅自
統制爲御帶。

己未。幹辦內東門司謝琢罷。日下押出門。以盜賣翠錢入己也。

庚申。尙書左僕射湯思退。以永祐陵奉迎錄上之。藏於敷文閣。是日。金國賀正旦使施宜生等入境。先

是宜生坐范汝爲事遠竄。遂奔僞齊。

事見紹興二年二月甲子。

齊廢。復爲金用。累遷禮部尙書。至是以翰林侍講學士

來賀來年正旦。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耶律翼副之。接伴使宗正少卿金安節。帶御器械韓侯。迓之於淮岸。安節發舟至中流。互問聖躬已。宜生遣人謂安節。此時賀禮而來。迓使安得服黑帶。安節答曰。太后上仙未遠。若純吉服。恐或失禮。北人曰。旣以日易月。豈得至今未祭。安節曰。以日易月。乃太后遺詔耳。主上至孝。以未卒哭。尙衣素服。朝廷百官。皆是黑帶。北人曰。頃者哀謝使之來。朝廷以宋國有喪。尙令止樂。今宜生等持賀禮而行。迓使當以吉禮相待。安節曰。往者哀謝使。雖在制中。不敢易服。尊上國也。今在境內。自當如禮。久之。宜生遣人來云。請使副自便。安節疑其語不誠。卽召其引接宋國趙選諭之云。此事上有朝廷。非使副所專。日已向暮。幸速赴宴。有頃。宜生答曰。且從所諭。相距踰兩時。乃至岸。先是禮官疑北人不聽。奏令接伴使副量度施行。

十一月辛丑。

安節固爭。乃已。

辛酉。右承議郎知蔣州龔濤直祕閣。先是蔣州羣盜謀作亂。濤先事擒戮之。事聞。故有是命。左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王楊英卒。

壬戌。上親行卒哭之祭。

甲子。祔顯仁皇后神主於太廟徽宗室。尙書左僕射湯思退爲禮儀使。上服袍履。步導虞主至麗正門外。奉辭。遂命端明殿學士張濤題神主。命嗣濮王士輅安定郡王令諤安慶軍承宣使同知大宗正事士街享於太廟。祖宗皆用特羊備樂舞。故事。題神主畢。附享於祖姑之下。及是以太廟殿室隘。乃設幄於英宗室外之東西鄉。用權禮也。十月己巳太常寺申初。議升祔後百官純吉服。而金之弔使未至。朝廷疑之。禮官楊椿等

仍請。俟正旦使還條具取旨。

明年二月甲子純吉

丙寅。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張濤試吏部尙書。初。上知普安郡王之賢。欲建爲嗣。而恐顯仁皇后意所未欲。故遲回久之。顯仁崩。上問濤以大計所在。濤曰。儲貳者國之本也。天下大計。無踰於此。今兩郡名分宜早定。上喜曰。朕懷此久矣。卿言適契朕心。開春當宣典禮。濤頓首謝。時風俗侈靡。財用匱乏。濤勸上止北貨之貿易。省非時之賜予。罷土木。減冗吏。躬行節儉。民自富足。上嘉獎再三。此並以濤行述修入顯仁皇后所未欲等事詳

見日麻明年二月甲子

侍御史朱倬試御史中丞。左司諫何溥試右諫議大夫。左正言都民望爲右司諫。初。

上命淮南京西帥漕司講究兩淮荆襄使無曠土以聞。直敷文閣新淮東轉運副使魏安行乞募民力田。其法曰。身勸民墾田及七十五頃者。補副尉。五百家者。補承信郎。大率每招一戶墾田三十畝。賞錢四千自是等而上之。已仕者遞遷有

差諸軍所汰官兵願耕者予三月俸牛種廬舍皆從官貨滿五年仍償其田並爲永業仍免十年租從之

三十年三月
癸未所書

丁卯以顯仁皇后升祔釋臨安紹興府詔以下罪囚尙書兵部侍郎直學士院楊椿進尙書仍兼翰林學士延福宮使德慶軍承宣使入內侍省押班張去爲爲入內侍省副都知右武大夫昭慶軍承宣使權入內侍省押班董仲永爲入內侍省押班

戊辰直祕閣汪應辰試祕書少監左丞侍郎王十朋守祕書省校書郎成州團練使知閣門事劉允升爲和州防禦使以解帶恩也右朝奉大夫陸廉知楚州藍師稷移知純州

辛未同知樞密院事王綸進知院事成都府路轉運判官路允修罷仍永不得與知州監司差遣以殿中侍御史汪澈言其貪墨也初三省樞密院激賞庫及諸書局歲用錢三十八萬五千餘緡銀六千餘兩而絹不與焉御史中丞朱倬指爲永費又言諸路圭租歲收二十三萬斛有奇錢帛絲麻漆雜物不與州縣有過給者

倬上此議在四月辛亥時爲侍御史

上命倬與臺諫給舍議之中書舍人洪遵等奏減給賞等錢二十萬緡

舊堂

府萬五千緡東府萬二千緡玉牒所歲用二萬四千緡日麻設令所國史院各二萬餘緡尙書省稿設高三千緡中書省七千緡樞密院九千緡今皆損其數二十二年七月壬戌又減

又請州縣圭租如格則止壬申從

之左迪功郎鄭聞守太學博士直龍圖閣知鼎州凌景夏乞減程昌寓所增蔡州官兵衣糧錢六萬

四千餘緡。詔減四分之一。

甲戌。詔減西和州官賣鹽直之半。先是州之鹽官井歲產鹽七十餘萬觔。半爲官吏柴茆之費。半鬻於西和、成、鳳州。歲得錢七萬緡。爲利州鑄錢之本。十五鹽多地隘。每觔爲直四百。民甚苦之。上聞。故有是命。年始

是日。夔州大火。燔官寺民居甚衆。焚死者凡六人。

乙亥。戶部言。昨令兩浙、江湖六路轉運司市儲軍。今已糴到一百萬石。乞就整更糴二十五萬石。上從之。中書舍人洪遵。刑部侍郎黃祖舜。奉詔薦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新浙江兵馬副都監李寶勇足冠軍。知能料敵。以寶爲帶御器械。時寶自鎮江軍中統制官纔離軍也。

丙子。金國賀正旦使施宜生。副使耶律翼見於垂拱殿。以諒闇故。命坐賜茶。正侍郎觀察使以上皆與。上服素黃袍黑帶。供張皆用素黃。衛士常服。去銀鵝對鳳。侍坐者錦縵易以紫素。旣見。命大臣就驛賜燕。不用樂。辭亦如之。時吏部尚書張燾奉詔館客。宜生素聞其名。畏慕之一見。顧翼曰。是使南朝不拜詔者也。宜生。閩人。燾以首丘桑梓語之。宜生敬燾。頗漏敵情。燾密奏之。且言宜早爲之備。上深已然其說。亮又隱畫工於中。即使密寫臨安之湖山城郭以歸。旣則繪爲屏。而圖己之像。策馬於吳山絕頂。後題以詩。有立馬湖山第一峯之句。蓋亮所賦也。

此據金亮本末增修。宋翌云。此詩翰林修撰蔡珪作。詭曰御制。按世傳亮詞句頗多。未必珪作也。王敦詩作王之望文集序曰。亮贈其相溫敦詩曰。一醉吳山頂上峯。與此小異。

己卯。資正殿學士知潭州魏良臣奉詔薦淮西馬步軍副都總管兼知廬州劉綱。臨戎果敢。馭衆嚴明。浙

東馬步軍副總管李橫知勇無前。廉靜不擾。詔樞密籍記姓名。時綱在廬州。籍淮西之民。得百餘萬。奏言皆可用爲精兵。其意謂淮南與淮北相接。其民習戰故也。

是歲宗室子賜名授官二十有五人。兩浙等十六路上戶部主戶七百六十四萬。口一千二百八十萬。客戶三百四十四萬。口三百九十五萬。皆有奇。

都計戶一千一百九萬一千八百八十五。口一千六百八十四萬二千四百一。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八十四

紹興三十年。

歲次庚辰。金海陵
楊王亮正隆五年。

春正月庚辰朔。不受朝。金國賀正。旦使施宜生等詣西上閣門進名奉慰。

命兵部尙書楊椿假資政殿大學士兼侍讀就驛燕之。戶部郎中總領湖廣財賦彭合言。荆南府新招効用六千兵。又馬軍司遣戍兵千二百人。歲當用錢六十五萬緡。米七萬三千餘石。乞科撥。戶部言。所招効用。見止有三千人。難以全行科降。乞將江西茶引錢二十萬緡。廣東合起赴行在鈔鹽錢十萬緡。湖南北京經制錢十萬緡。湖南上供米五萬石。應副本所支遣從之。

壬午。中書門下省言。贍軍諸酒庫。舊委左右司官專一點檢。近年趨辦不敷。拖欠額錢。緣戶部事務繁冗。獨員點檢不前。詔今後從三省擬差官一員或兩員。專一點檢措置。其戶部每年息錢。依舊應副。尋以命左司員外郎邵大受。

甲申。賜北使宴于都亭驛。命宰相陳康伯押伴。

乙酉。北使入辭。中書舍人洪遵兼權尙書禮部侍郎。

丙戌。北使施宜生等出國門。故事。北使以八日出門。九日宴赤岸。至是宜生等不肯用例。是晚抵赤岸。宴罷卽行。

戊子。太尉知荊南府節制屯駐御前軍馬劉錡言。所招効用六千人。乞以荊南駐劄御前効用中軍左軍爲名。分四將。仍以右武大夫周贊充左軍統制。閣門宣贊舍人荊湖北路兵馬都監劉汜充中軍統領。皆從之。先是賜錡回易錢四十萬緡。及是錡請益三十萬緡。詔出御前激賞庫錢權貨務通鈔與之。如其數。增支回易錢。在是月庚寅。吏部員外郎虞允文面對。論金決敗盟。時時爲南牧之計。必爲五道出蜀口。出荊襄。正以兵相

持。淮東沮洳。非用騎之地。他日正兵必出淮西。奇兵必出海道。宜爲之備。上頗納其言。是日。北使至秀州。遣人告伴使金安節。以欲蹉程前去。副使耶律冀卽遣人持挺擊逐挽舟之人。俾用力牽挽。夜漏下二十刻。抵平江府。

己丑。賜宴。北使纔至府治。左都管不赴。卽俾其徒逐所乘舟出城。宜生等宴罷。馳出閭門七里乃及之。庚寅。權尙書戶部侍郎董莘充集英殿修撰。知湖州。右承議郎周淙知滁州。淙歸安人也。右朝奉郎知通化軍方扔知蘄州。

辛卯。北使施宜生等至鎮江府。賜宴不受。遂卽時渡江。

壬辰。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楊俋乞常平米斛許糴稻穀。別覈安頓。庶幾可以停久。從之。癸巳。詔諸州守臣閒有闕官。可令六曹尙書侍郎翰林學士臺諫官正言已上。各舉曾任通判資序。公清廉明。治狀顯著。可充郡守者二人。仍保任終身犯賊。及不職與同罪。其嘗任郡守。雖有公累。而實材可用。

者亦聽舉。尙書左司員外郎邵大受權戶部侍郎仍兼點檢贍軍激賞酒庫。

此又與今年正月壬午中書奏畫指揮不同詳此恐止是不令革本

千預故卒以此求去耳當求他書參考

左宣教郎尙書司封員外郎鮑彪引年告老吏部郎官楊樸虞允文葉謙亨胡沂洪邁司

勳郎官陳俊卿考功郎官陳棠等言彪篤學守道安于靜退甲科及第處選調二十年了無遺佚阨窮之歎其博物洽聞可以備議論清介端慤可以表縉紳春秋雖多不見老人衰憊之態而勇退戒得陳義甚高望表而出之以勵士大夫之節制曰壯而仕老而歸君子出處之大致也故朕於知止之士愛之重之思所以致其厚者爾以明經行修早擢上第擁闕不試幾二十年龐眉近今纔七十耳幡然上歸老之章爾之志決矣朕何忍憫勞以官職之事乎褒晉文階華以命服且詔有司上其子若孫一人大夫其修身守道以昌高年優游里閭以須三老五更之召可特授左奉議郎守尙書司封員外郎賜緋魚袋致仕省御廚兵二百人翰林司兵百人付步軍司填闕額是日北使至楚州其下奪巡檢王松所乘馬松不與乃誣松從者云以杖擊我副使耶律翼怒命捕松覆面以馬捶捶之二百餘幾死甲辰至洪開編開官郝定以潮來應不卽啓聞翼怒執而鞭之晚至盱眙軍宴罷風雨作不可渡淮乃止甲午詔修內司并潛火兵共千五百人可減五百人付步軍司填闕額是日雷作非時乙未金國賀正旦使施宜生等渡淮故事北使旣登舟卽舟中與伴使置酒三行而別去是日天欲明送伴使金安節等至淮岸國信副使耶律翼已先渡淮北去宜生已下皆不及知安節遂于中流瞻送而已

丙申。尙書吏部侍郎同修國史兼侍讀葉義問同知樞密院事。廢御書院。詔御輦院下都輦官減一百人。付步軍司。願放停者聽。

丁酉。宰執奏。三衙彊刺平民充軍。乞約束。上曰。已先戒三司不得彊刺。大抵旣非情願。不惟長短強弱。不應程式。其心亦不肯爲用。緩急如何。使令王綸等曰。誠如聖訓。上又曰。聞場務復於米斛巧作名以收稅。致商販不行。綸曰。此由監官不得人。致專攔作弊。上曰。昨見河朔有步擔米。專攔猶于十里外收稅。況舟船之多。其擾可知。當嚴禁止之。罷軍容班。本殿前司樂工也。九年以二百人爲額。及是罷之。先是御前置甲庫。凡乘輿所須圖畫件物。有司不能供者。悉取於甲庫。故百工技藝精巧者。皆聚於其間。日費亡慮數百千。禁中旣有內酒庫。而甲庫所釀尤勝。以其餘酤賣。頗侵戶部贍軍諸庫課額。以此軍儲常不足。前一日。吏部尙書張燾因對。論甲庫萃工巧以蕩上心。酤良醢以奪官課。教坊樂工員數百。增俸給賜。費耗費不貲。皆可罷。上曰。卿可謂責難於君。明日。罷甲庫諸局。以酒庫歸有司。減樂工數百人。燾之從容補益。皆此類也。

此以燾行述修入日麻。正月十七日丙申。張燾已見進對。十八日丁酉。有旨。軍容班可罷。故知行述所云。卽此事也。

權吏部侍郎沈介等言。奉旨接伴大金吊祭

人使。伏見去年以來。使命往來頻併。竊慮州郡財用不足。橫取於民。兩淮流民未復。尤爲費力。望令逐州具今次實支錢數。轉運司勘驗保明。申朝廷給降。從之。詔今後奉使大金使副。不以兩府侍從。過界後。並依常例坐車馬。不得妄於例外索覓轎子前去。盱眙軍不得應副。

戊戌爲榮州刺史。情納婦錢氏。錢氏秦魯國大長公主曾孫也。禮官言。愔于顯仁皇后無服紀。故成婚。太常寺言。諸路州軍縣鎮有與顯仁皇后諡號同稱。欲改爲顯正。宮觀爲顯眞。寺院爲顯慈。廟額封號爲顯烈。從之。

庚子。命輔臣朝獻景靈宮。以上未純吉服故也。先是禮官引熙寧故事。乞分命宰執行禮。旣從之矣。權吏部侍郎兼權禮部侍郎沈介復言。今祔廟禮畢。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並皆如儀。將來大享明堂。亦合朝享景靈宮。朝獻太廟。若於四孟獨否。恐無以副主上之誠孝。乞依典禮躬詣。上終以爲疑。會介出。迺使人後五日有詔。郊祀行事。稽之禮經。蓋無可疑。若四孟朝獻景靈宮。元豐以來。自有典故。可令給舍臺諫禮官詳悉討論。參以古誼。議定聞奏。於是上不出。而命輔臣分詣。自是遂爲永制。禮部乞躬詣。在正月甲申。得旨詳議。在癸巳。今併書之。

壬寅。淮南轉運判官兼淮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提領營田張初言。本路係官荒田共四十八萬餘頃。緣並江圩埠。近山陂塘。兵火後。民閒無力修築。乞從本司支官錢。修築開浚。募人開耕。仍許百姓承佃。其現今爲業之人。亦聽借請牛糧。盡數開墾。從之。是日。金主亮殺其翰林副使祁宣。先是宣上封事。略曰。民爲邦本。本固邦寧。今北有造軍器之煩勞。南有修大內之重役。百姓久苦轉戍。不勝疲弊。願陛下權罷其一。俟一成而再計之。兼來歲害氣在進。不利興師。望陛下以天下爲念。社稷爲心。曲從臣請。亮怒。令執而戮之。宣神色自如。曰。臣年七十。死固足矣。但恐陛下將來不及臣耳。語未竟。左右以刃刺其頰。遂誅之。

此據

張棟正隆事迹修入。棟以爲庚辰年正月二十三日事。故附於此。壬寅二十五日也。煬王江上錄云。正隆二年八月。在京值中秋設宴。百官玩月。忽黑雲遮月。亮索筆作鵲橋仙小詞。翰林學士祁宣奏曰。陛下敗盟興師。無故舉事。興工動土。勞役生靈。望陛下察天地之不祥。收兵罷役。通和南宋。復還故都。天下幸甚。亮大怒。斬之。滅其族。按正隆二年。乃紹興二十六年。比時亮舉兵之謀。未露于外。不應云背盟興師。恐錄誤也。又以祁宣爲翰林醫官使。而江上錄以爲翰林學士。亦復不同。按大定金詔有云。頓遣信誓。動衆興兵。醫人祁翰副陳諫。不可。便行誅戮。與棟所記正同。今從之。

癸卯。戶部奏科撥諸路上供米斛。鄂州大軍歲用米四十五萬餘石。係於永、全、郴、邵、道、衡、潭、鄂、鼎州科撥。荆南府大軍歲用約米九萬六千石。係於德安、荆南府、澧、純、復、潭州、荆門、漢陽軍科撥。池州大軍歲用米十四萬四千石。係於吉、信州、南安軍科撥。建康府大軍歲用米五十五萬餘石。係於吉、撫、饒州、建昌軍科撥。鎮江府大軍歲用米六十萬石。係於洪、江、池、宣、太平州、臨江、興國、南康、廣德軍科撥。行在合用米一百十二萬石。就用兩浙米外。係於建康府、太平、宣州科撥。其宣州見屯殿前司牧馬。一歲約用米并折納馬料共三萬石。係於本州科撥。並令逐路轉運使收椿起發。時內外諸軍歲費米三百萬斛。而四川不與焉。先是魏安行爲戶部員外郎。請度地里遠近而均撥之。故有是命。內有州府地里遠近不同處。仰轉運司開具申省。左朝奉大夫守宗正少卿金安節、武翼郎帶御器械韓侯各特降二官。坐送伴失職也。尋詔敦武郎楚州馬邏巡檢王松特轉一官。與陞擢差遣。仍賜錢五百緡。敷文閣待制楊揆卒。

甲辰。詔御輦院三營共以九百人爲額。今後不許增置招填。權戶部侍郎邵大受乞增置贍軍激賞新

中酒庫從之。此未知有無與前日罷甲庫事相關當考。

乙巳。詔今後侍從臺諫右正言以上。在外帥臣前兩府及侍從以上。所舉統制統領官。各遷一官防禦使。已上取旨。將官以下令赴三省樞密院審察。不願赴闕者。令本軍遇闕先次陞差。三省樞密院籍紀以備擢用。餘人所薦。並籍紀。三省樞密院審訪才能以聞。先是有旨令中外薦武臣。而被薦者衆。朝廷無以處之。故有是命。右武大夫侍衛馬軍司中軍統制趙擢特轉行一官。以右諫議大夫何溥。左司諫都民望。奉詔共薦擢策慮深沈。可備邊帥故也。詔潼川府銅山縣出產銅。依舊中賣入官。月以五百觔爲額。先是祕書省正字馮方乞更不立額。令窟匠自採打。盡赴官中賣。依條抽三分入官。而戶工部言。恐窟匠不肯盡數採打。損失官課。方議遂格。

丙午。直敷文閣知臨安府趙子瀟。祕閣修撰兩浙轉運副使錢端禮。直祕閣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楊俊並進職一等。顯謨閣直學士知紹興府王師心落直字。兩浙轉運副使楊沂。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徐度並直祕閣。以應副攢宮副使有勞也。左朝散大夫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都絜爲尙書戶部郎中。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

丁未。右內率府副率愷爲右監門衛大將軍。中書舍人兼權樞密都承旨洪遵試尙書吏部侍郎。權工部侍郎王晞亮試給事中。太常寺少卿宋棐權禮部侍郎。敷文閣待制提舉祐神觀楊傑奉詔舉

閣門祇候殿前司準備將岳建壽令都堂審察。既而以爲閣門宣贊舍人陞正將。

建壽除命在三月甲戌。

履正大夫

安德軍承宣使興元府駐劄御前前軍統制傅忠信知洋州。用都統制姚仲奏也。先是命金州前軍統制吳琦守洋州。而仲言琦所統軍馬隸屬金州節制。與仲所部事不相干。乞移琦他郡。故有是旨。左朝議郎王墨卿卒。尙書吏部員外郎葉謙亨兼權中書舍人。奉國軍承宣使提舉台州崇道觀韓世良卒。二月庚戌朔。屯田員外郎韓彥直言。度牒爲國之蠹久矣。陛下愍守禁止。十數年來。戶口增闢。民庶蕃衍。蓋由此耳。伏見諸州縣寺觀僧道事故多隱而不申。輒復求人代名。州縣無由知覺。望令禮部歲具諸州軍見在僧道人數。併繳納到度牒數目。具申臺省。比類考據。拔其弊之尤者。取旨施行。庶幾有官守者知所懲畏。從之。

辛亥。左武大夫洪州觀察使淮南西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兼攝知廬州劉綱領武康軍承宣使知廬州。以攝帥踰年。職事修舉也。

甲寅。罷夔州路茶引。先是右朝請大夫董時敏知忠州。嘗請罷權夔茶。都大主管四川茶馬公事許尹不可。既而尹復言。商旅不通。委於民夷不便。而都茶場以其前後異說。持之不行。及是成都府路轉運副使權提舉茶馬王之望復以爲言。遂弛其禁。

董時敏申請在紹興二十七年。今併書之。

乙卯。大金弔祭使金吾衛上將軍左宣徽大使懷忠副使大中大夫尙書禮部侍郎努延溫都謹行禮于

慈寧殿朝散大夫充翰林修撰同知制誥石琚讀祭文。

琚中山人。已見。

先是朝廷聞懷忠等之來，命吏部侍郎沈

介帶御器械劉炎接伴。既而邊吏奏有讀祭文官，乃詔直祕閣淮南轉運副使魏安行假太常卿準備引接。懷忠等行禮畢，見上於殿之東楹。故事，弔使當服素羅衫黑鞵帶。有司既製以待之，禮官又疑當罷天竺觀潮之游，恐北人不聽，乃請館伴使副洪遵、曹勛審度說諭，從宜施行。於是遵言：元祐八年例，北使詣寺燒香，又至凝香池觀看。今來弔祭使副自入界後，常服金帶，欲依故事，排定觀潮燒香，衣服聽從其便。正月壬寅，得旨說諭。二月初，禮部御史臺閣門太常寺議上編服焚香畢，與大臣皆立于几筵前褥位。北使祭奠。

月庚戌申明有旨依。

已，御東楹之素幄。北使陞殿，上舉哭受書，詔侍從臺諫參考典禮同議。議者吏部尚書張燾等皆以爲當。正月壬寅，既而閣門續擬定上宮中先行燒香之禮畢，赴御幄，簾降。人使入門，幄中舉哭。人使陞殿，吏部員

實所定。

外郎葉謙亨、胡沂、攝中書舍人捧祭文。人使行禮畢，退赴殿門外，簾捲。人使捧書陞幄。北面立，稍前跪進上起立，舉哭。接書以授內侍。人使還立位，復前跪傳金主語，問聖體。退立。客省官承旨宣問金主聖體。人使跪聽訖，上復座。人使下殿，入內侍省，都知啓書以授宰執，同進呈。人使起居六拜，出殿門。已上續定節次。係二月癸丑畫旨。內葉謙亨等攝舍人。係正月癸卯先降旨。今併書之。

館伴傳旨，別賜使副器幣各二百匹兩，讀祭文官百四十四兩。

正月丙午畫旨。

既退，命輔

臣就驛燕之不用樂。

是日慈寧殿幄帟皆用素。御幄以黃。館設以青。

正月己亥畫旨

据嘗爲接伴副使。禮官初

欲以使介禮待之。

正月辛丑申明

既而北引接言止係屬官。於是見辭賜物。皆以副使例裁定。

正月甲辰。國信所狀。讀祭文。見辭謝射例物。總爲銀

七百九十三兩。錦羅綾絹共二百九十七匹。衣三襲。共五事。金二十兩。

荔枝腰帶一條十二兩。束帶二條。錦被褥靴笏幘頭弓箭。依使副例。

是日雪。

丙辰。北使觀潮。上遣中使就驛特賜使副及讀祭文官襲衣金帶器幣。如初見之數。初。國信所援故事請。

正月丙午畫旨

而館伴使以爲重疊。乃罷之。

二月庚戌申明

尋有旨。祭奠弔慰兩事作一事。可並支賜。

二月癸丑奏審

於是都管已下。

皆特賜銀帛有差。

二月甲寅。有旨。都管各特賜銀絹五十匹兩。上節三十匹兩。中下節遞減十匹兩。自使副已下。共賜金六十四兩。衣二十事。銀一千四百九十兩。雜色絹一千四百九十匹。

丁巳。四川安撫制置使王剛中言。本司引試四路特奏名進士。乞降敕差官。詔左朝請郎利州路轉運判

官蘇欽監試。左朝請大夫知簡州房興之充考試官。自是以爲例。興之。成都人也。

剛中奏下。在去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今併附差官之日。

監察御史任文薦罷。先是文薦爲別試所監試。有告舉人劉候度。吳漸傳義者。文薦不依條扶出。而移之簾前。且以狀申都省。詔給事中王晞亮密究其事。二人皆避知舉官御史中丞朱倬親。而文薦里人也。

於是詔與文薦外任。是日北使游天竺寺。

戊午命同知樞密院事葉義問、和州防禦使知閣門事劉允升假崇信軍節度使、充大金報謝使副、謝其來祭弔也。上亦恐金有南侵意、因使義問覘之。貢院言、應博學宏詞科西安尉唐仲友合格、詔與堂除仲友堯封子也。

庚申左文林郎蔣芾爲太學博士、芾璿孫也。

璿之子奇仕至徽猷閣待制

左修職郎周必大爲太學錄、翰林學士周

麟之使金國還入見。

辛酉北使辭于几筵殿、次辭上于垂拱殿。

癸亥上諭王綸等曰、近聞馬步軍司從雜賣場市川布甚多、恐其搭息剝軍人、不可不察。卿等可同三省詳議禁止、自今毋得售與軍中、以革抑配之弊。於是令追還戶部、旣而主管步軍司公事趙密言、本司前軍先買川布共四萬匹、其實低於市直、並係諸隊情願前來取買、乞只依所言價錢赴官送納、特免拘收。詔今後不得收買。

後片在二月癸酉

直徽猷閣知臨安府趙子瀟權尙書戶部侍郎、祕閣修撰知揚州劉

岑移知温州、辭不赴、改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修武郎利州西路駐劄御前中軍第三正將曲之績陞充中軍統領、之績、端子、吳璘所薦也。

甲子百官純吉服。是日宰相湯思退、陳康伯奏事畢、樞密院官將退、上留王綸、葉義問同諭之曰、朕有

一事所當施行。似不可緩。普安郡王甚賢。欲與差別。卿等可議除少保使相。仍封眞王。衆皆前賀。綸義問退。上曰。朕久有此意。深惟載籍之傳。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朕豈不知此。第恐顯仁皇后意所未欲。故遲遲至今。思退曰。陛下春秋鼎盛。上天鑒臨。必生聖子。爲此以係人心。不可無也。上復曰。此事出于朕意。非因臣下建明。且顧康伯曰。去年卿留身。朕亦嘗及此事。甚無難者。卿等宜檢點故事進呈。宰執退。思退留身言。適奉聖訓。非古帝王所及。上曰。朕覽唐宣宗事。羣臣有議及儲嗣者。輒怒斥去。可謂不達理矣。於是普安郡王自育宮中。至是已三十年。而王天資英明。豁達大度。左右未嘗見有喜愠之色。趨朝就列。進止皆有常度。騎乘未嘗妄視。平居服御儉約。每以經史自適。嘗與府僚曰。聲色之事。未嘗略以經意。至于珠寶瑰異之物。心所不好。亦未嘗蓄之。騎射翰墨。皆絕人。上嘗謂近臣曰。卿亦見普安乎。近來骨相一變。非常人比也。右文殿修撰兩浙路轉運副使錢端禮知臨安府。直祕閣知秀州黃仁榮爲兩浙轉運副使。直祕閣淮南南路轉運副使魏安行知揚州。左朝請大夫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董將爲淮南轉運副使。兼淮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大理國遣使遺印部川蠻衣甲金器鞍馬。且言。大雲南皇帝欲遣左右使臣。持貨物入宋買賣。虛恨鬼主蒙備言於黎州四川安撫制置使王剛中。不答。遂已。此據知州馮時行繳申蒙備狀修入。狀稱二月十五日。準大理國大雲南皇帝賜到恩澤云云。故附本日。

乙丑。大理評事元徽之言。高祖母安人鞏氏卒。乞解官承重。許之。時徽之亦年幾五十矣。

丁卯。吏部尙書兼侍讀張燾充資政殿學士致仕。時上欲用燾。而燾以衰疾力辭。且言。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何以爲國。臣年齒已暮。氣力已衰。是用抗章。乞賜骸骨。今言愈切。而寵彌厚。懇愈力。而位益榮。倘恃鴻私。不知退避。高爵厚祿。處之自如。則是前後告老之辭。悉皆僥倖進取之計。要君罔上。欺世盜名。公議沸騰。臣節埽地。雖強顏于此。陛下欲安用之。疏入。上察其誠。乃有是命。未幾。復命遷一官爲左中大夫。仍給其俸。

戊辰。三省樞密院進呈普安郡王加官移鎮。進封國名。及宣制吉日。湯思退曰。少保開府。自元豐以來。不並入。更取聖裁。上曰。封眞王。須帶開府儀同三司。可且除使相。思退曰。臣等按典禮。非至親不封眞王。今進封則當冠以屬籍。如環衛官稱皇姪之類。不知聖意如何。上曰。可便以爲皇子。此事朕志素定。已九年矣。顧外庭未知爾。若如此。卽瑗諸子。亦合加恩數。卿等可擬定進呈。陳康伯曰。聖慮高遠。豈前代帝王所可跂及。臣敢爲天下賀。上曰。更有一事。如恩平郡王璩。亦與少恩禮。令判大宗正事。置司紹興府。如此則皆定矣。思退言。立皇子當降詔。及遣官告郊廟。上可之。兵部尙書兼權翰林學士楊椿兼侍讀。御史中丞朱倬。給事中王晞亮並兼侍讀。權尙書吏部侍郎沈介。試中書舍人。起居郎黃中。權工部侍郎。起居舍人楊邦弼。守起居郎。吏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葉謙亨。守起居舍人。辛未。詔近羣臣三上表。請依典故。以吉服御殿。朕雖勉從。深惟人子之孝。未能割情。且服淡黃袍紅鞵帶。俟期年易之。

癸酉。上始服淡黃袍黑犀帶。御垂拱殿。宰臣湯思退等奏立皇子。恐合依故事改賜名。並具名乞留中。奏事退。御筆付三省。瑗可立爲皇子。改名瑋。令學士院降詔。遂詔翰林學士周麟之赴中書諭旨。草詔進入。軍器少監劉堯仁守兵部員外郎。權戶部侍郎邵大受言。淮浙鹽場諸弊。乞於通貨錢內。每袋留三百文。就場送納。帶還積欠。亭戶本錢。又言。紹興府一歲賣鹽止及十六萬觔。而衢州乃及三百萬觔。婺州五百萬觔。灼見人戶盡食私鹽。乞嚴爲禁止。皆從之。先是提舉官取鹽本錢爲羨緡以獻。而本錢遂乏。因令亭戶先輸鹽。而後給本。又以所輸出額之鹽。理爲正額。於是犯法者衆。土軍反與私販爲市。諸場積鹽不售者至五百萬石有奇。故大受以爲請。詔右迪功郎沈直清送大理寺究治。先是直清求爲葉義問奉使禮物官。而義問已辟寶應縣主簿。趙礪老偕行。因拒其請。直清怒。揚言詆義問。義問劾之。故有是命。旣而法寺奏直清比附私罪。徒勒停。特袁州編管。直清。西安人也。

甲戌。內出手詔曰。朕荷天祐序。承烈聖之丕基。思所以垂裕於後。夙夜不敢康。永維本支之重。彊固王室。親親尙賢。厥有古義。普安郡王瑗。藝祖皇帝七世孫也。自幼鞠於宮闈。巋然不羣。聰哲端重。亢於宗藩。歷年滋多。厥德用茂。聞望之懿。中外所稱。朕將考禮正名。昭示天下。夫立愛之道。始於家邦。自古帝王。以此明人倫而厚風俗者也。稽若前憲。非朕敢私。其以瑗爲皇子。仍改賜名瑋。詔翰林學士周麟之所草也。是日以麟之兼權吏部尙書。

丙子。制以皇子爲寧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進封建王。制旣出。朝士動色。中外大悅。

熊克小廬手詔在丙子。會要亦同。今從孝

宗玉牒。蓋甲戌降詔。乙亥鎖院。丙子宣麻耳。熊克小牒。乙亥召學士楊椿諭以旨意。鎖院甚嚴。丙子詔略曰。云云。此蓋據陳良祐撰椿墓誌所言。而不細考之。椿所草乃進封麻制耳。玉堂草制亦具著二人姓名。克直院累年。不知胡爲差誤如此。詔許民間作樂。

丁丑宰執入賀。上曰。昨日宣詔。想見人心喜悅。湯思退曰。豈惟士大夫。雖閭巷細民。無不鼓舞。仰見睿謀英斷。合天人之心如此。上又與王綸等論淮上盜賊。因曰。自古銷盜賊之術。無如輕徭薄賦。綸曰。陛下。一語盡之矣。夫姦凶喜亂。世固有之。然千萬人中。無一二也。其餘悉是善良。徭役誠輕。賦斂誠薄。則民安居樂業。雖驅之爲盜賊。不從也。昨罷榷場。南北之商。棄物而逃。困于道路。無所得食。漸至抄掠。是時皆勸陛下嚴責州縣捕之。陛下非惟不殺。且給之裹糧。使各歸業。不久遂定。上曰。知此道者。惟唐太宗。綸曰。貞觀之治。庶幾三代者。豈虛乎哉。是日。葉義問等發行在。左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沈長卿與義問善。至是辟爲書狀官。長卿至燕而病。比還。卒于保州。

戊寅。殿中侍御史汪澈言。祖宗故事。凡政刑紀綱。禮文法度。可以備討論者。莫具於會要一書。舍是則漫散無統矣。章得象。王珪所編次。止於熙寧十年。自元豐以迄於今。八十年閒。未有編次。恐歲月浸遠。不無漏逸。臣竊見祕書省官常不下十餘人。苦無職事。望令起自元豐以後。討論纂述。以成一代之緝典。傳與無窮。詔禮部祕書省條具取旨。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王義朝罷。以殿中侍御史汪澈論其抑勒民戶。請買官田也。

己卯左承議郎薛良朋爲國子監主簿。詔滁州上供錢依濠州。盱眙軍例更展免一年。上優假淮民。自休兵至今未嘗起稅也。

三月庚辰朔。戶部郎中總領淮西財賦都絜入辭。言江東屯軍歲費緡錢七百萬。米以石計者近七十萬。科撥雖有名。限期雖有日。尙慮監司守貳恬不加意。望將弛慢尤甚者許臣按劾黜責從之。太府少卿方師尹守尙書左司員外郎。吏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胡沂守右司員外郎兼職如舊。

辛巳祕書省校書郎史浩。魏志權兼建王府教授兼恩平郡府教授。詔自今除授館職並先召試學官。依格選除議者言。儒林冊府之官。祖宗以來必試可而後授。比年召用人材。故事浸廢。使州縣小吏皆有僥倖超躡之心。望特命大臣舉行召試之典。事下吏禮部。而權吏部尙書周麟之等言。景德二年命學士邢昺等與堪充國子監直講者十人。得太子洗馬張穎等試經義于學士院而命之。自後考試學官卽不該載。止有差注學官格法。故有是旨。

直敷文閣待制知平江府陳正同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祕閣修撰知宣州朱翌知平江府。集英殿修撰知臨安府錢端禮言。本府紹興二十八年以後未償鋪戶國信等買物錢二萬九千餘緡。屢經進狀。或省部投牒照應本府緣去年揀汰將兵。今按月將糧料等錢四千五百餘緡赴左藏庫送納。望自三月以後截撥上供窠名盡數當官支還。所捐不多而所惠甚衆從之。兵部尙書楊椿奉詔舉利州西路駐劄御前左部統制楊從儀。右部統制李師顏可備將帥。而左朝散郎利州路提點刑獄公事富元衡薦師

顏忠節尤力。詔進從儀一階。令樞密院籍記。召師顏赴行在。自岳飛得罪。而湖北轉運司拘收前宣撫司庫務金幣物斛。計直六百九十餘萬緡。有未輸者八十九萬緡。至是踰二十年。拘催不已。轉運判官王趨言。此皆出軍支使。及回易逃亡之數。卽非欺盜。無所追償。望悉除放。從之。

癸未。吏部言。職制令諸王開府儀同三司。立班敘位。在左右僕射同平章事之下。宰相湯思退奏。太宗朝。宋琪乞班楚王元佐等下。臣等欲依故事上表。上曰。祖宗典故。親王在宰相下舊矣。卿等不必請。建王立班敘位。並依吏部所定。初。淮東轉運副使魏安行。既上募民力田法。而淮西轉運判官張祁亦徙民於近江和州。無爲軍。補葺楊柳。嘉成二圩堤岸。官給牛種。使之就耕。至是詔賜安行錢十萬緡。後四日。又賜祁本路鹽司錢三萬緡爲牛種等費。然卒無成。資政殿學士新知廣州樓炤薨。後諡襄靖。

乙酉。保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萬壽觀使吳益遷少保。太尉崇信軍節度使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趙密開府儀同三司。二人皆以攢宮之勞。故有是命。尙書吏部員外郎陳俊卿爲樞密檢詳諸房文字。丙戌。尙書吏部員外郎洪邁移禮部。

丁亥。左奉議郎通判平江府任盡言爲京西南路轉運判官。直祕閣知撫州王柅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先是陳正同。在平江。弛縱不治。盡言能助之。朝廷錄其勞。故有是命。旣而盡言乞至都堂白事。自陳母老。不願居邊。尋命柅與盡言兩易。

二人易任。在四月丙寅。

軍器監丞朱商卿通判平江府。

商卿。去年八月十二日有旨差措置江西米綱。不知

後來如何結局。歷未見。

詔臨安府在城自紹興二十一年以後。官司續置到房廊賃錢。並減三分之一。

戊子。上策試禮部舉人劉朔等於集英殿。既而得右迪功郎許克昌爲首。用故事降爲第二。遂賜晉江梁克家等四百十二人及第出身。同出身朔。莆田人。克昌。襄邑人。直徽猷閣。知盱眙軍。楊抗落職放罷。御史中丞朱倬論抗私遣監渡官郭貫之等。夜渡淮爲商。所得金錢。動以萬計。故絀之。

辛卯。參知政事賀允中等使金國還。入見。允中言。敵勢必敗盟。宜爲之備。

壬辰。池州奏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昭慶軍承宣使本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岳超卒。寧國軍節度

使殿前選鋒軍都統制李顯忠充池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顯忠言。本軍有諸州配到罪人不少。乞揀

選堪披帶之人充軍。將怯弱人發遣附近州軍牢城收管。從之。

二月戊戌行下。

右朝奉郎知常州莫伯虛。右朝散

大夫通判常州梁興祖並降一官放罷。以戶部言。去歲諸路違欠上供諸色窠名。本州最多故也。

癸巳。上謂大臣曰。監司郡守所寄非輕。須平日選擇有人望者以待。有闕便可除用。右正言沈濬言。權戶

部侍郎邵大受病不任事。詔與外任。大受乞宮觀。後三日。以大受充祕閣修撰。提舉太平興國宮。

乙未。樞密院進呈有劉穎者。上書陳廣中利便五事。上曰。所言有益於公私者。卽皆行之。維結好南蠻。其意不過欲誘說蕃商。利其寶貨。朕於此等物。舉無好。何苦自擾。假令設十玉觥飲酒。酒味則一一觥足矣。餘安用哉。王綸曰。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陛下然與六經合。故能託物指諭。以曉臣下。上亦誦不寶

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至再三而止。

太府卿李潤權尙書吏部侍郎。

左朝議大夫主管

台州崇道觀王普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

左宣教郎通判荆南府張鎮提舉荆湖北路常平茶

鹽公事。右武大夫忠州刺史荆湖北路馬步軍副總管馬羽移京西路兼權知郢州。

丙申左武大夫榮州刺史江南東路馬步軍副總管劉光輔移淮南東路副總管楚州駐劄。先是山東之民怨金暴虐。會歲饑。東海縣民因起爲盜。有次首領李秀者。密詣淮東副總管宋肇納款。願得歸附。朝廷卻之。且疑其或致衝突。諜者因謂其與金結約。將大興師南來。乃命光輔駐楚州以爲之備。光輔未至。秀又遣其徒至楚州。見右朝奉郎通判權知州事徐宗偃求濟師。宗偃諭遣之。因貽書大臣。大略謂東海饑民。因其科斂苛擾。嘯聚海島。一唱百和。犯死求生。初無能爲。金主蒙蔽下情不通。猶未之聞。若知則偏師一至。即便撲滅。縱使猖獗得志。必自沂密橫行山東。失利則乘舟入海。誠不足爲吾患。今添置兵官。招集叛亡。適足以生邊釁。宗偃江山人也。此據徐宗偃兩紀實右朝奉大夫新知楚州陸廉與右朝請郎新知滁州周淙

兩易。楚州易守。恐亦與東海縣事相關。

丁酉以立皇太子。命兵部尙書楊椿告昊天上帝。權禮部侍郎宋棐告皇地祇。嗣漢王士輅告太廟。安定郡王令諤告諸陵。宗正寺主簿吳曾試太常丞。保寧軍承宣使知金州兼金房開達州安撫使節制屯駐御前軍馬王彥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充金房開達州駐劄御前諸軍統制。兼知金州房州都統。

制正名自此始。

庚子。敦武郎趙益爲紹興府兵馬鈐轄。益。普遠孫也。

辛丑。祕閣修撰知池州周執羔移知饒州。詔今後臣僚重疊奏舉。令吏部具名劾奏。

壬寅。直祕閣知夔州程敦臨。左朝散郎通判夔州郭篋與本州兵將官四人貶秩各一等。坐不救州城火。

爲提刑司所劾也。火事見去年十二月丙子。

癸卯。詔興州都統制吳璘每歲進羊。道遠勞費。可自今罷。

甲辰。賜特奏名進士黃鵬舉等五百十三人同進士出身至助教。是日。取應宗子彥髣等三十一人。武

舉進士樊仁遠等十九人。特奏名一人。並授官有差。鵬舉。信州人。仁遠。福州人也。

丙午。檢校少保武康軍節度使恩平郡王璩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事。置司紹興府。始稱皇姪。

丁未。上謂知樞密院事王綸曰。璩昨日之除何如。綸曰。陛下春秋鼎盛。已爲宗社無窮之計。今日談笑裁

決。略無難色。上曰。朕決此計已九年。建王所佩玉魚。乃置榷場之初。令買此玉。以備今日之用。舉此。即可

知矣。二王。朕育之宮中三十年。璋始育之張婕妤。璩育之皇后。自張之沒。后收而併視之。雖一食必均。略

無等參。今二王之除。后意與朕合。詔建王府置直講贊讀各一員。以郎官兼。小學教授一員。以館職兼。

詔每歲遣中使賜諸將帥暑臘藥。所至皆迎。不無勞費。自今令進院遞賜。四川總領所乞增印錢引。

一百七十萬緡。以備軍費。是月許之。通前後兩界爲四十萬緡有奇。視天聖所書數凡三十倍。明年十二月庚子所書可

考。參

加封梁昭明太子統爲英濟忠顯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八十五

紹興三十年夏四月

按是月戊申朔

己酉皇孫右監門衛大將軍榮州刺史愔爲蘄州防禦使右監門衛大將軍

愷爲貴州團練使右內率府率悖爲榮州刺史皇孫女碩人進封永嘉郡主

庚戌戶部言左藏西庫見在錢銀止可支至明日約至月終闕錢一百二十六萬餘緡乞下權貨務場於入納到茶鹽并椿管錢銀內預借百司諸軍七月八月分券食錢同日後到來綱運應付支遣從之

日麻四月

二日庚戌戶部左藏西庫錢銀止可約支四月三日終今刪潤附此百司諸軍券食錢每月朝廷於務場應副三十七萬緡狀稱近已預借到六月未知預借起於何年當考

辛亥尙書左司員外郎方師尹專一點檢措置贍軍酒庫

壬子祕書丞劉珙左奉議郎知大宗正丞祝公達並守尙書吏部員外郎詔天申節州縣並免排宴以上在諒闇故也

甲寅紹興府奏以浙東提舉茶鹽司爲恩平郡王府第從之

乙卯祕書省校書郎兼權建王府教授史浩守尙書司封員外郎兼建王府直講祕書省校書郎兼權建王府教授魏志爲祠部員外郎兼贊讀一日浩講周禮至酒正因言膳夫掌膳羞之事歲終則會惟王及

后世子之膳羞不會。至酒正所掌飲酒之事。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之飲酒不會。而世子不與焉。以是知世子之膳羞可以不會。而世子之飲酒不可以無節也。王作而謝曰。敢不佩服斯訓。

丙辰。參知政事賀允中兼權同知樞密院事。以葉義問使北也。尙書吏部員外郎劉珙。祕書省校書郎

王淮並守監察御史。

丁巳。詔以顯仁皇后升祔禮畢。親屬於后爲子行者。遷三官。孫行二官。餘人一官。於是進秩者十有四人。授官者三人。諸女諸婦封夫人者九人。令人三人。安人五人。龍圖閣待制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王剛中陞敷文閣直學士。剛中重修成都是月始畢。凡周四千六百丈有畸。

熊克小厓載剛中進職在去冬。蓋誤。

詔恩平

郡王璩恩數請給。並依前宗室士優例。璩奏。一行官吏請給。乞令紹興府以上供經制錢支從之。

璩奏乞在乙卯日。

辛酉。資政殿學士知潭州魏良臣言。根括到本州民間開耕荒田七十八萬餘畝。自今年爲始。起理二稅。計增茶鐵錢絹米草共六萬六千六百觔貫匹石束。外有荒田四十六萬餘畝。據人戶自陳。實無力開耕。願納入官。已依條出賣。仍免三年稅賦。從之。右朝請大夫沈邦直知黃州。

乙丑。詔自今臣僚陳乞上殿。令徑投狀通進司。不許於都堂納劄子。永爲成法。祕書省正字馮方。劉度並爲校書郎。祕書省校書郎王十朋兼建王府小學教授。先是教授入講堂。則與皇孫敍賓主。而教授居賓位。十朋不可。王特爲之加禮。而位教授於中。崇慶軍承宣使安定郡王令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從所請也。殿前司準備使喚李師顏、師雄並爲閣門祗候。二人皆顯忠子。特錄之。初命戶部於鎮江、建康各別儲米百萬斛以備水旱助軍食。其後鎮江所儲至九十五萬餘，建康所儲至六十二萬餘。至是左司員外郎方師尹言：戶部及漕司頗有借兌，乞令戶部措置補還從之。

丙寅，右武大夫貴州防禦使殿前司摧鋒軍統制兼知循州張寧主管台州崇道觀以病自請也。寧守循州凡十年。

丁卯，武經郎閣門宣贊舍人殿前司正將郭振爲摧鋒軍統制兼知循州。用楊存中薦也。徽猷閣待制提舉成都府玉局觀劉觀充敷文閣直學士。觀奉祠里居，屢召不至。詔觀建炎初爲侍從，任待制三十年。廉靖自守，時爲老成，特有是命。右文殿修撰孫覲告老，復敷文閣待制致仕。後三日不行。

戊辰，進士梅綰特補將仕郎、綰、韋淵館客，投匭自言。嘗蒙顯仁皇后許以恩顧，故有是命。

庚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鎮南軍承宣使鄂州駐劄御前前軍統制李道爲荆南府駐劄御前前軍右軍統制。先是朝廷以彈壓茶寇爲詞，命田師中遣道以所部五千人戍荆南府。至是帥臣劉錡奏改爲前軍右軍，以道統之。於是荆南之戍合錡所募効用爲萬有一千人，然猶未成軍也。右武大夫添差利州路兵馬鈐轄吳挺爲利州東路駐劄御前前軍同統制，用都統制姚仲請也。

辛未，左朝請郎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呂廣問直祕閣爲兩浙路轉運副使。初，顯仁皇后旣掩攢宮，而大理少卿張運因請建立四隅，其中皆屬禁地，乃撤籬寨而甃城之。四隅之內有士民邱墓八百餘，判

太史局李繼宗謂並有國音風水形勢之閒。悉合挑去。顯謨閣學士知紹興府王師心言。其閒形勢迫近者。不可不去。或地里稍遠。山龍隔絕。望視不見。恐在陰陽了不相干。乞委太史局再行覆視。如無妨礙。取自聖裁。詔可。

張運見請。不知在何時。改牆案作導牆。亦不見降指揮月日。此據今年正月八日二月二十日檢察宮陵所具狀中所云修入。王師心申明。正月五日甲申行下。

既而檢察宮陵所言。紹興府

續根括到墳冢。通約一千餘處。

正月八日丁亥。

太常少卿都民望時爲左司諫。請委太常禮官與本府官同太史

局公共按視。定奪聞奏。庶幾攢宮大事。舉合先王典禮。不至專徇陰陽相罔之說。

正月九日戊子。

乃命權太常丞

吳曾偕太史局官楊彥民往視之。曾言。已挑之冢九十二。未挑者八百六十四。內七百四十五冢相去稍

遠。崗隴遮映。欲依宮陵故實。攢宮近例。更不挑易。

照慈禁地內有小墳四所。永祐禁地內有六所。並不曾遷改。

其西北一百一穴。彥民以謂

依經合挑。臣等非陰陽伎術之流。禮經不載。難以定奪。欲望更加詳定。詔本府更切相度。如係崗隴遮映

稍遠處。亦免挑移。

正月二十八日丁未降旨。

後二日。檢察宮陵所又言。竊本府不知經意。乞令彥民等四人與王師心同

共相度指示。

正月三十日己酉。

既又遣殿中侍御史汪澈將李繼宗往看定之。

三月七日丙戌。

至是還朝。澈上奏言。攢宮之

地。舊占百步。亦有士庶之墳在其間。經今三十年。無有議其非者。去年新立四隅。回還不啻二十里。居民寸土尺木。率入於官。而今皆爲禁地。乃謂其閒邱墳盡合挑去。何前後之不相侔耶。臣書生。素不曉方技。

請以史傳及祖宗故事明之。秦樗里子葬于渭南。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當時不聞遷其墓也。今七百餘穴在其禁地。一旦悉令挑去。恐頓泄地氣。兼於人情未安。乞從本朝宮陵儀制所載。民戶舊莫願遷出者聽。令自陳。不願遷者仍舊。上從之。

事初已見去年十一月丙午。今年十月朔。王師心奏。準詔遷移攢宮附近土庶墳墓。倍給價直。已於城下兩縣根刷。無用官山。許令就葬。與此差不

同更當

詳考言者論廣西轉運司昨申明將攝官四十一闕差選人小使臣。其請給比攝官數倍。州郡難以支

吾且失攝官榮進之望。乞依舊注攝官從之。

壬申太常博士杜莘老守祕書丞。莘老因對。又及江淮守備。上曰。卿每言必及此。憂國深矣。議者以爲川廣荆湖每歲漕綱至行在者。旣入浙江。卽須守閘。且有沮淺之患。而建康府溧陽之鄧步。溧水之銀林。皆有陸路。止二十里。乃舟楫經從之地。謂宜於此地置轉般倉兩處。中間陸路舊曾開通。見有溝港可考。問其所廢之由。則曰。宣州地高。每遇水漲。無以遏水。爲患於湖州等處。臣謂只當留最高處二三里。不必開通。以爲倉基。則般運尤易。又言建康上供米。自溧陽一夕而可達宜興。廣德軍上供米。自四安一二日而可至。皆於兩浙漕司撥船般運。不數日而可至。誠爲便利。詔江東轉運司相度。

癸酉詔建王歲賜公使錢三千緡。逐月均給。其初除推恩合得承信郎四人。令依例陳乞。左奉議郎沈樞言。新除福建路提舉常平茶事。緣常字係父名。詔特不迴避。右朝散大夫曾緯知台州。令赴都堂稟議訖之任。

丁丑左朝散郎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黃應南言奉詔覆視吉州應賣官田三千六百五十餘頃計直一百三十八萬餘緡內已有人承佃一千三百七十頃計直三十一萬緡乞減價直三分無人承佃荒田山林陂澤二千三百四十一頃計直六十萬餘緡乞別行估定從之議者謂魏安行虛張其數實非可售之田應南懲王傳之罷而不敢斥言之也

事初已見二十九年十月己卯今年十一月辛巳王傳知建州明年四月丁丑魏安行罷江東漕

是月詔建王賜字元環

玉牒在此月日廡不書

五月按是月戊寅朔己卯御史臺檢法官張闡右正言沈濬並爲尙書吏部員外郎先是濬言新除兩浙漕臣楊

允恭不孝其母詔刑部侍郎黃祖舜覈實祖舜言允恭無不孝事迹不應罪之遂罷濬言職濬求去乃除知舒州

潘補外在此月戊子

左從政郎芮曄行國子正右迪功郎陳騭爲國子錄初淮東馬步軍副總管劉光

輔旣至楚州因招集叛亡是日歸明人吳皋率其黨持兵毆鬪北神鎮居民爲之驚避已而其黨殺之金

人尋復東海縣事聞移光輔江南東路副總管饒州駐劄

光輔移官在六月壬戌日廡不書所以此據徐宗僊兩淮紀實修入

辛巳上書玉堂二字賜翰林學士周麟之麟之奏依淳化故事就都堂宣示宰執仍以石本分賜侍從館閣官從之左從政郎新紹興府府學教授徐履右從事郎陸游並爲敕令所刪定官游山陰人也太

錄軍隸之。未嘗于三衛分遣。循贛兵雖隸殿司。其實但遙爲節制。碑蓋有所緣飾也。今不取。

丙戌。出內庫銀十萬兩。下兩浙轉運司糴馬料大麥。初。直祕閣江淮等路提點坑冶鑄錢李植以巡歷過行在。言歲額錢內藏庫二十三萬緡。左藏庫七十餘萬緡。皆是至道之後額數。自紹興以來。歲收銅止及二十四萬觔。鉛二十萬觔。錫五萬觔。此最多之數。紐計鑄錢一十萬緡。外有拘到諸路銅器二百萬觔。搭以鉛錫。可鑄六十萬緡。乃暫時所拘。乞據逐年所產。權立爲額。事下工部。至是本部言。若依所乞。委是數年且以酌中之數五十萬緡爲額。從之。

戊子。賜江東轉運司銀七萬兩。糴大麥二十萬斛。殿中侍御史汪澈言。攢宮四隅之內。良田千畝。耕植盡廢。非惟可惜。亦恐將來山林蓊密。人迹不通。爲虎狼窟穴。盜賊潛伏之地。乞募民承佃。歲收米斛。可給衛卒數百人。猶有餘饒。又乞倣典故。命官兼陵臺令。凡攢宮公事。盡以委之。詔禮部太常寺議。其後紹興府按視得良田八百餘畝。請以付泰寧寺。捐其稅。量納官租。以贍衛卒。其餘皆興之。得旨。在七月辛丑。今併書之。仍令會

稽知縣兼帶主管攢宮事務。初。金主遣殿前右副都點檢蕭榮等來賀上生辰。命權工部侍郎黃中充接伴使。榮等當謝錫宴。故以天暑爲辭。欲拜宇下。中持不可。乃拜庭中。是日。榮等過平江。欲觀姑蘇臺

百花洲。非例也。中許之。此以中墓誌及國信所狀修入。

辛卯。參知政事賀允中免兼同知樞密院事。以同知樞密院事葉義問將及境也。初。義問入北境。見敵已聚兵。有入寇意。及還。密奏敵人以剋剝不恤爲能。似殺戮不怒爲威。窮奢極侈。似秦隋之所爲。如燕京已劇壯麗。而修汴京。伐木琢石。車載塞路。民勞而多死於道。天人共怒。觀此豈能久也。又海州賊黨未盡。而任契丹出沒。太行臣去時。聞破濬之衛縣。回時。聞破磁之邯鄲。北使三人。皆被賊傷。奪去銀牌。不驚南使。在處不寧。今欲遷汴京。且造戰船。敵人皆有深意。以臣度之。若果遷都。則在彼已失巢穴。今江淮既有師屯。獨海道宜備。臣謂土豪官軍。不可雜處。土豪諳練海道之險。憑藉海食之利。能役船戶。平日自如。若雜以官兵。彼此氣不相下。難以協濟。今欲去江海要處分寨。以土豪爲寨主。令隨其便。使土豪撓於舟楫之間。官兵振於塘岸之口。則官無虛費。民無橫擾。此策之上者也。兵部尙書兼權翰林學士楊椿言於右僕射陳康伯曰。北朝敗盟。其兆已見。今不先事爲備。悔將何及。因與康伯策所以防慮之術。其一。兩淮諸將。各畫界分。使自爲守。其二。措置民社。密爲寓兵之計。其三。淮東劉寶將驕卒少。不可專用。其四。沿江州郡。增壁積糧。以爲歸宿之地。康伯見上言。敵謂我和好滋久。而兵備弛。其南牧無疑。因條上兩淮守禦之計。上嘉納之。

熊克小麻。載楊椿四策於紹興三十一年四月。蓋因陳良祐撰椿墓誌云。此事于除參政之後。而椿以是年三月執政。朝廷再遣樞臣葉公義問報聘。歸言金已聚兵境上。公語左僕射陳康伯云云。則椿所議實在此時。而良祐誤記之也。又按康伯此時爲右僕射。而左相乃湯思退。不知何以全不與聞。當考。

殿中侍御史汪澈亦條陳利害曰。慮之有素。則事至而安靜。慮之無素。則事至而倉卒。靖康之變。可爲龜鑑。今舊將自和好以來。各擁

重兵高爵厚祿。坐而寵榮。養成驕志。朝廷宜有以攝其心。服其氣。戰士以伎藝回易。專於雜役。而又有老弱疾病之不汰。逃亡之不補。宜有以蒐閱之。使有關心而樂爲用。文武職事。平居常患其多。差除不行。臨事要人。則悟其無有。當務選實才。不宜泥資格。視伐閱緩急。非有益。議者謂三者皆當今急務。宋史全文龜鑑曰安石既

去而珪確之行新法自若也。子厚既去而曾布李清臣之紹述自若也。主和誤國固檜之罪。今檜死矣。改圖可也。而當國者執政如初。是一檜死而一檜復生也。紹興末年。逆亮新立。營汴久矣。湯思退沈該之徒。豈不知金將有叛盟之志。特恐和議敗。則張浚之徒進。而已復退。此其用心。是卽秦檜之用心也。張浚論也。而二相笑以爲狂。且加寬斥。至紹興二十九年。孫道夫使金回。言金將求盟於我。未幾黃中再使回。又言金治汴兵矣。不數日。可至淮上。而時宰且詰之曰。沈少監歸。不聞此言。公安得爲此。而不之信。王綸阿附。妄言鄰國恭順。和好無他。而湯思退遽爾稱賀。此正趙子砥所謂金人講和以用兵。我國斂兵以待和也。及至葉義問使還。見金已聚兵。有入寇意。于是右僕射陳康伯言。敵謂我和。滋久。兵備弛。其南牧無疑。因條上兩淮守禦之策。而遣將命帥。始皇皇焉。吁。二十年講和之久。張浚岳飛往矣。解潛吳玠死。不復生。劉錡顯忠。擢不復用。意其類敗廢棄之餘。無復英銳果敢之氣。而一日分屯列戍。四川則有王剛中。襄陽則有吳玠。江淮則有劉錡。海道則有李寶。蜀則有吳玠。姚仲。王彥。江則有戚方。王權。李顯忠。雲合響應。氣勢翕張。則知人心忠義。雖更秦檜銷鑠之餘。而亦不能是日。大雨於潛。臨安二邑。山水暴至。夜。安吉縣洪水作。居民屋廬多壞。人死者甚衆。後四日。詔使之泯沒也。

轉運司賑卹之。其田決爲溪者。蠲其稅。

壬辰。太常丞吳曾特降一官。先是曾奉詔與太史局丞楊彥民等。按行攢宮地。彥民等妄乞挑去民間冢墓。曾依隨奏聞。故絀之。

癸巳。左奉議郎任文薦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修武郎姚公興爲右武郎。公興。仲子也。

甲午。殿中侍御史汪澈言。監登聞鼓院王直中。奴事丁禩。嘗知金壇縣。彊取士人家書畫古器。以奉王曦。詔放罷。北使之過淮。浙州縣也。居人皆闔戶不出。使者以爲言。國信所奏其事。詔尙書省行下。並毋得閉門。趙姓之遺史。紹興三十一年五月。王全。高景山來賀生辰也。自入境有凶悍之狀。過平江。秀州。舟中以弓矢射夾岸居人。官司莫敢誰何。但報告居人闔戶而已。不知卽此年事。姓之誤繫之明年。或自是兩事也。姑附此。當考。白身人林觀特補承信郎。時海賊陳演添等掠高雷境上。觀爲所執。旣而殺演添。及其黨聚被掠者九十餘人歸南恩州。故有是旨。

乙未。直祕閣新京西轉運判官王秬知江州。上以江州新成大軍。兵民雜處。故選秬守之。左朝散郎知隋州蔣汝賢爲京西南路轉運判官。兼提刑提舉常平公事。

丙申。金國賀生辰。使輔國上將軍殿前右副都點檢蕭榮。副使中大夫太子右諭德張忠輔入見。自休兵以後。北使見紫宸殿。設黃麾仗千五百有六人。至是以未純吉。不設仗。旣見。置酒垂拱殿。時建王侍燕。榮等望見。聳然曰。此爲建王邪。竟夕不敢仰視。

戊戌。天申節。百官及北使上壽。以顯仁皇后喪制未終。不用樂。初。上以在諒闇。欲不受禮。而羣臣援景祐故事。請之。榮行。復命黃中送伴。還言。敵日繕兵不已。且其重兵皆已南下。宜有以待之。

庚子。右迪功郎敕令所刪定官王秬。特改右承務郎。令後省召試。秬以薦對。故有是命。旣而秬言。朝廷久無此例。力辭。乃以爲樞密院編修官。秬除祕編。在六月癸酉。

辛丑。祕閣修撰知明州張侂提舉台州崇道觀。從所請也。

壬寅。特進沈該落致仕。復觀文殿大學士。判明州。仍令該疾速便道之任。

癸卯。左中大夫湯鵬舉落致仕。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甲辰。左宣教郎張戒主管台州崇道觀。

乙巳。江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戚方入辭。上諭以淮西民兵事。

事見三十九年十二月。

方乃遣官籍以教之。自蘄州

始。而蘄州守臣以爲不便。奏罷之。遂止。

丙午。寧武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吳蓋爲太尉。

六月。按是月丁未朔。

戊申。宰執奏。殿前司申明州水軍內。福建秋蘆。延詳兩寨効用軍。二年一替。今到軍年餘。方

知紀律。欲候滿日。更留一年。上曰。瓜時而往。及瓜而代。二年一替。軍人望之久矣。今將及期而改。是上失信而下失望也。遂令更戍如期。

庚戌。用右文殿修撰知臨安府錢端禮議。復令權貨務給降諸軍見錢。公具關子三百萬緡。爲楮幣。張本。

淮東總領所四十萬緡。淮西湖廣總領所各百二十萬緡。平江府。宣州各十萬緡。聽商人以錢銀中平請

買。右朝議大夫直敷文閣主管台州崇道觀李邦獻特降一官。邦獻在江西。舉吉州軍事。推官郭珣瑜

改官溢格。爲吏部侍郎洪遵所劾。故有是命。右通議大夫林乂卒。詔特與恩澤一資。用吏部請也。

日曆于正

月四日辛巳。先書吏部取旨。與又遺表恩澤。而乃于六月三日庚戌。方立傳。必有一詔。或可移此。併曾開。李椿年與恩澤兼書之。

壬子。監察御史王淮守右正言。忠訓郎戚世傑。成忠郎戚世顯。並爲閣門祇候。二人皆方之子也。

甲寅。左奉議郎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任盡言與宮觀。以御史中丞朱倬論其託詞攘闕也。

事見今年

三月
丁亥。

乙卯。殿中侍御史汪澈言。通判平江府劉敏求嘗自言年一百八歲。設或妄誕。亦不下八九十。宜優與祠祿。俾之就閒。詔敏求與宮觀。理作自陳。

丙辰。右武郎吳掖爲右武大夫。掖。挺兄。用其父璘所遷官回授也。

己未。直敷文閣知揚州魏安行爲江南東路轉運副使。左武大夫武康軍承宣使權知廬州劉綱移知揚州。直祕閣知蔣州龔濤知廬州。右朝奉郎淮南路轉運判官張祁直祕閣。

辛酉。昭信軍節度使領閣門事曹勛提舉萬壽觀。免奉朝請。

壬戌。三司申明逃亡軍人首身之限。上謂宰執曰。朕始見此法。未深曉其意。使出人主一時恩宥。人猶不測。著爲定法。是教之逃也。因顧王綸曰。卿解之否。蓋不如此。卽此曹聚而爲盜。始知祖宗用意深遠。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陳俊卿爲監察御史。左朝散郎知處州葉顥移知常州。敦武郎監盱眙軍淮河。

渡郭貫之爲兩浙西路兵馬都監。

忠翊郎夏俊監盱眙軍淮河渡。

此本不必書爲欲見夏俊取泗州事始俊被差日月不見于日麻因郭貫之政除遂書之

賜江州都統制戚方軍中錢二十萬緡布各五萬匹兩爲回易本。

癸亥少傅瀘州軍節度使中太一宮使榮國公錢忱遷少師仍舊節致仕給眞俸忱仁祖之甥再世位將相子登從列孫女爲皇孫情婦故恩數視戚里特優焉。

乙丑閣門祗候劉士元爲武林郎士元寶之子也。

丙寅上謂宰執曰歲方六月禾稼未登聞已催民間積欠可令諸路轉運司徧下州縣候秋成日催理庶幾民不告乏湯思退曰陛下恤民一至於此天下幸甚處州麗水縣童子楊富老七歲喪父哀慕不已夜則露臥冢前不避雨雪州上其事于朝詔賜束帛。

丁卯國子監主簿薛良朋爲御史臺檢法官兼主簿武翼大夫貴州刺史兩浙西路馬步軍副都統總管張掄知閣門事。

戊辰左朝奉郎知嘉州何逢原爲成都府路轉運判官直祕閣知眉州計有功爲利州路轉運判官。

己巳左武大夫昭慶軍承宣使入內侍省押班董仲永提舉佑神觀免奉朝請。

庚午知樞密院事王綸充資政殿大學士知福州綸引疾求去故有是命。

辛未戶部奏下湖廣總領所取撥江西折帛經總制錢各二十萬緡廣東湖南經總制錢各五萬緡江州

轉般倉取撥椿管江西上供米六萬石。並充江州戍軍支用。從之。仍令湖廣總領所遣屬官一員往江州應副。折帛錢及米三萬石。乃五月辛卯科撥。今併書之。

壬申。侍中大夫武當軍承宣使利州西路駐劄御前中軍統制李師顏知夔州。師顏初用楊椿薦召還。未至而有是命。降授左中大夫沈調復左大中大夫。以期敘也。故太尉武泰軍節度使郭仲荀贈開府儀同三司。仲荀薨十五年矣。至是其孫成忠郎永茂投匭自訴。故錄之。

癸酉。翊衛大夫忠州防禦使吳琦知巴州。

丙子。尙書祠部員外郎兼建王府贊讀魏志卒。

秋七月

按是月丁丑朔。

戊寅。詔遣明州水軍三百人。戍崑山縣黃魚埭。巡捕漕船作過。歲一易。初。命鎮江軍中遣

戍。而都統制劉寶不奉詔。故更發焉。

此據寶劾疏。

左武大夫武康軍承宣使新知揚州劉綱卒。

己卯。上謂輔臣曰。劉綱在淮西。團結民社。措置有方。未到揚州。聞已物故。深可傷憫。同知樞密院事葉義問對曰。臣採之衆論。有許世安可以代之。臣近招與語。其人病體已安。議論通曉。必可倚仗。上曰。世安老將。與成閔。王權等輩。向甚立功。頗得淮南人情。且除淮東總管。因令權知揚州。觀其措置民社事。然後用之。尋賜綱家銀帛二百匹兩。

辛巳。建武軍承宣使許世安添差淮南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揚州駐劄。

壬午。尙書禮部員外郎洪邁兼國史院編修官。宗正少卿金安節帶御器械韓侂並復所貶秩。

乙酉。詔諸路禁兵。以其半教習弓弩。令帥臣春秋遣將官巡行按試。右承議郎知通化軍康彬主管台

州崇道觀。從所請也。武顯大夫荆湖北路兵馬鈐轄兼權知荆門軍魏震移知鼎州。右朝奉郎監饒

州浮梁縣景德鎮稅務莫蒙知通化軍。降授左朝散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姚岳知荆門軍。

丁亥。初立大理少卿拘催賊罰錢減年格。舊賊罰錢旬輸左藏庫。至是少卿張運視事數月。所輸至二十

萬緡。言者乞比附諸州守貳起發無額錢例推恩。故有是旨。右文殿修撰知臨安府錢端禮權尙書戶

部侍郎。直祕閣兩浙轉運副使黃仁榮陞直敷文閣。知臨安府。給事中王晞亮與外任。以殿中侍御

史汪澈劾其素無廉恥。在瑣闥踰年。無所封駁故也。晞亮乞宮觀。改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庚寅。直祕閣知鎮江府鄭作肅主管台州崇道觀。作肅與劉寶不叶。自請之也。直祕閣知衢州趙公偁

知鎮江府。右承議郎提轄行在雜買務雜賣葉林罷。林著子也。中書舍人沈介言。林乃蔡京外孫。雖陞

下天覆地載。推罪不相及之恩。亦豈可使之官於天朝。遂罷其命。

壬辰。尙書左司郎中方師尹罷。師尹兼點檢贍軍激賞酒庫。奉辟右宣教郎新知海鹽縣何侑等三人爲

監庫官。侑等皆新改京秩。右正言王淮以其不當辟。奏劾之。且論師尹舊由武弁。素無廉聲。於是師尹與

三人皆罷。

癸巳直祕閣徐度爲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直敷文閣提舉兩浙西路平常茶鹽公事楊倓陞直顯謨閣。詔太常博士朱熙載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劉儀鳳左奉議郎新知巢縣許必勝並召試館職。殿中侍御史汪澈言必勝乃張常先之客遂罷之。其後熙載儀鳳皆以久去場屋辭乃以儀鳳爲國子監丞。儀鳳除謚

丞在八

月丁巳

甲午右中散大夫成都府路提點刑獄公事王弗直祕閣都大提舉四川茶馬監牧公事直敷文閣知舒州王珪主管台州崇道觀珪初除福建路提刑而中書舍人沈介論珪頃在紹興與曹泳爲詩酒之游薦之秦檜召攝宰事檜死泳逐珪失所恃巧入湯鵬舉濫陞御史逮鵬舉之逐陰令其子與珪交通將有所誣陷賴聖明洞照亟有奉常之除其謀遂寢珪不自安方且引去出守龍舒政績無聞乃有是命。日麻王珪

罷閩憲於三十年七月十八日甲午三十一
年七月十八日己丑兩書之蓋重疊錯謬也

乙未翰林學士兼權吏部尙書周麟之言臣聞傳曰非天子不制度不議禮不考文竊見吏部續降申明條冊乃有頃年都省批狀指揮參於其間向之修法官有所畏忌至與成法並立條目不與成法同今遂與成法並行以理推之誠爲未允望令諸選具紹興二十五年以前批狀指揮令敕令所看詳可削則削毋令與三尺混淆從之威武軍承宣使新江南西路馬步軍總管張淵移淮南西路副都總管兼權知

舒州。左朝散郎新知舒州沈濬移知徽州。

丁酉。權戶部侍郎錢端禮專一點檢措置贍軍酒庫。

戊戌。同知樞密院事葉義問進知樞密院事。於是義問奏應變持久二說。以爲兩淮形勢。在今危急。荆南劉錡。則均、襄、隋、郢、通化、棗陽之所隸也。鄂渚田師中。則安、復、信、陽、漢陽之所隸也。九江戚方。則蘄、黃之所隸也。池陽李顯忠。則龍舒、無爲軍之所隸也。建康王權。則滁、和之所隸也。鎮江劉寶與烏帥成閔。則眞、揚、通、泰之所隸也。江陰正控海道。宜自鎮江分兵以扼之。至於濠梁、固始、安豐諸郡近邊。亦宜總之合肥。比已分屯諸將。臣欲飭兵擇地險要。廣施預備。又金人用兵之久。貪驕淫怠。今所用皆非舊臣。而多用簽軍。簽軍本吾民也。其肯爲敵效死乎。此應變之說也。臣又見秋冬之交。淮水淺涸。徒步可過。若敵今歲未動。乞以江、淮一帶。遴選武臣爲守。公私荒田。悉撥以充屯田。使募人耕之。暇則練習。專務持重。勿生疊端。來則堅壁勿戰。去則入壁勿追。使之終無所得而自困。此持久之說也。御史中丞兼侍講朱倬參知政事。

翰林學士兼修國史兼侍讀兼權吏部尙書周麟之同知樞密院事。

庚子。初令純州平江縣民戶結保打量實耕田畝。赴官自陳。每畝輸稅米二升四合。乃置砧基簿。有不實。許告賞。始用羅孝芬奏也。

孝芬所奏。在二十八年正月。

權工部侍郎黃中言。御前軍器所領屬中人。其調度程品。工部

軍器監有不得而聞者。非祖宗正名建官之意。請得隸屬稽考之。詔工部每季輪差官一員檢察。

熊克小麻載此

事於今年四月末又云。
不報。蓋不考之日脉也。

左朝議大夫知黃州范崇移知池州。

辛丑。浙西諸司言。右通直郎知鹽官縣胡堅常治狀爲一路之最。詔特轉一官。俟任滿日取旨陞擢。堅常。晉陵人也。左迪功郎太學博士鄭聞爲左承奉郎。聞以大臣薦對。故有是命。成忠郎殿前司準備使喚都過爲閣門祇候。添差東南第二副將。廬州駐劄。以少師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敷文閣待制陳正同。荆湖北路轉運判官王趨言其智謀才力可率士衆也。

壬寅。詔太常悉以行在職事官侍祠。勿用兩全在選者。用禮部員外郎洪邁奏也。國自近歲大祀五十有五。中祀四。小祀十有四云。

癸卯。詔以郡守多闕。令侍從兩省臺諫各舉嘗任通判治狀顯著者二人。又趣郎官以上依新制舉縣令。左朝請大夫淮南轉運副使董將直祕閣。主管台州崇道觀。以疾自請也。初。漳州羣寇數十人犯興國軍城下。白晝殺掠。官軍不能拒。士人免解進士吳堯獻率家丁捕斬之。殿中侍御史汪澈言于朝。下帥臣覈實。至是以堯獻爲右迪功郎。

甲辰。詔戶部科降銀錢一百二十五萬緡。令兩浙江湖六路轉運司置場市軍儲。通去年已糴數爲三百萬石。

是月。加封伍員爲忠壯英烈威顯王。

八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丁未，仁壽郡主卒，賜其家銀帛百匹兩。主，吳榮穆王女也。

戊申，權禮部侍郎宋棐等言：「季秋大饗徽宗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緣祖宗以來，屢行大饗明堂，而所設從祀不同。今若依皇祐廣設從祀，竊慮其禮稍煩。在孝饗疑若未專，若依元豐悉罷從祀，復慮其禮稍略。在昭報疑若未稱。今欲依熙寧設五方帝、五人帝、五官神從祀之位，庶幾繁簡適當，得禮之中。」從之。資政殿學士新知福州王綸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從所請也。

庚戌，言者論諸軍揀汰多不實。上以問宰執。朱倬曰：「近來諸軍招填難，揀汰甚易。上曰：『老病不堪帶甲，在軍蠶食，則揀汰之。今皆緣請託以求脫去。』」員數猥多，坐食諸郡，無以贍之。其閒又有武藝精而尙堪用者，亦可惜。乃詔委總領所保明，樞密院審實之。直顯謨閣成都府路轉運副使王之望守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先是之望與續瑋皆爲臺諫所薦，而葉義問又於上前力稱之。望之才，遂召赴行在，或忌之，乃有是除。

辛亥，詔內侍吳因於左藏庫取錢九十千，充九月十七日淵聖皇后生辰齋千佛等使用。

此事本不須書，自建炎以來未見。

淵聖皇后典禮故表出之。

左朝請郎強友諒知蔣州。友諒，淵明子也。

淵明，錢塘人，故資政殿學士。

武功大夫知濠州劉光時領英州

刺史。

壬子詔自今州縣官犯入已贓及用刑慘酷令刑部具失按察官姓名申尙書取旨卽有隱蔽令御史劾之。右朝請大夫荊湖北轉運判官王趨爲淮南南路轉運判官兼淮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罷盱眙軍權場給商人關子牌號仍舊印臂及給甲帖二事皆前守臣楊抗所劾言者以爲阻節客貨故也。

癸丑左大中大夫參知政事賀允中特轉一官充資政殿大學士致仕允中使北還言敵勢必背盟宜爲之備上疑未決允中因告老乃有是命祕閣修撰知平江府朱翌知饒州周執羔並復敷文閣待制直龍圖閣知太平州周葵直龍圖閣知宣州凌景夏並充集英殿修撰左朝散郎知信州徐林充祕閣修撰左宣教郎李浩爲太常主簿端明殿學士致仕折彥質薨於潭州。

甲寅復以四川當起經總制錢五十萬緡賜總領所爲增招軍兵之用。成都府路十二萬潼川六萬利路九萬夔路三萬此據總領所財賦冊

起居舍人葉謙亨知撫州謙亨本湯思退所薦至是以他執政亟稱之思退疑焉故出之少師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上故左武大夫相州觀察使知朔寧府孫翊及其子武德大夫嵐石路統制軍馬昂死節狀于朝詔贈翊昭信軍承宣使昂右武大夫成州團練使以其事付史館。

丙辰上諭宰執曰近有獻用車戰者朕以用人在人不在車南北異宜木性亦異如大舟以荔枝木爲棹北方絕無而造車多用榆木南方亦少況江湖沮洳之地雖有車騎何所用卿更宜精思湯思退曰謹遵聖訓直顯謨閣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楊俊乞以私販敗獲之人配隸諸軍無使放縱上曰私販

之禁。非不嚴備。第官司奉行失信耳。朕聞私販多以大風雨夜。用小舟破巨浪。潛行般置。巡尉素不諳熟。豈肯冒不測之淵。以冀賞給哉。使所捕者皆此等輩。當賞不踰時。以示之信。若其圖升合之利。以爲活。亦可恕也。戶部乞申嚴徒配舊法行下。上從之。尚書右僕射提舉詳定一司敕令陳康伯上參附吏部敕令格式七十卷。刑名疑難斷例二十二卷。翌日。上謂輔臣曰。頃未立法。加以續降太繁。吏部無所遵承。今當一切以三尺從事。不可復令引例。若更精擇長貳。銓曹其清矣。殿中侍御史汪澈守侍御史。監察御史陳俊卿爲殿中侍御史。祕書省著作佐郎陳之茂爲監察御史。權尚書禮部侍郎宋槩充集英殿修撰。知紹興府。戶部奏歲撥利州路經總制錢十萬緡。江西茶引二十萬緡。通六月辛未所科爲八十萬緡。以備江州屯軍之用。從之。

丁巳。尚書吏部侍郎兼樞密都承旨洪遵爲翰林學士。兼權吏部尚書。中書舍人沈介試吏部侍郎。宗正少卿金安節權禮部侍郎。吏部員外郎兼權右司員外郎虞允文守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權尚書刑部侍郎黃祖舜兼權給事中。權戶部侍郎錢端禮兼權樞密都承旨。降授右朝散大夫王珪復所降一官。授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時洪遵汪澈奉詔薦珪可任郡守。又言珪兩爲漕臣。民歌其政。直州之罷。人以爲冤。而遵所薦尤力。故復用之。

己未。言者奏。國家因陳亨伯建議。始立經總制錢。多出於酒稅頭子牙契錢分隸。歲之所入。半於常賦。自紹興六年。因李朝正上言。專委通判拘收。通判旣許自專。因得盡力。於是歲之所入。至一千七百二十五

萬緡。無何。議者妄有申請。始命通知同掌。通判壓于長官之勢。恣其侵用。迄今九載。歲虧二百餘萬緡。望復委通判拘督。從之。詔故左奉議郎吳元美特與一子下州文學。以列曹尙書侍郎楊椿等八人言其操履端方。學問深博。得罪故相已死。乞錄之也。

辛酉。湖廣總領所言。昨降一合銅錢關子三十萬緡。賣錢椿管。今已踰歲。所賣僅二萬緡。乞支末茶長短引稅易從之。

壬戌。左銀青光祿大夫守尙書左僕射湯思退爲左金紫光祿大夫。左通奉大夫守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提舉詳定一司敕令陳康伯爲左正議大夫。皆以進書恩也。

甲子。右朝奉大夫陳良翰爲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旣而侍御史汪澈言。良翰頃居棘寺。阿附秦檜。戕害良善。持節江東。公行賄賂。其妻內通關節。人謂之女提刑。使居遠方。民何以愬。遂寢其命。良翰放罷在十一月丁丑。

初。資政殿學士張燾爲吏部尙書。奉詔舉修武郎兩浙西路兵馬都監武鉅可充將帥。至是進呈。上問鉅知書否。湯思退曰。鉅議過人。深達文義。上曰。武臣若知書。方曉民事。可令籍記。俟邊郡有闕。則命之。

乙丑。皇叔復州防禦使士周爲宜州觀察使。士周仲歸子。以積閥遷也。左宣教郎莫濟充諸王宮大小學教授。

丙寅。資政殿大學士致仕賀允中入辭。宗正丞趙應爲尙書駕部員外郎。

戊辰。詔諸路犯罪合編管人。不得配隸行在五百里州軍。用祕閣修撰知信州徐林請也。

庚午。大理寺丞蔡洸面對。論猾吏擾民之弊。詔趣諸路監司裁定吏額來上。違者令戶部劾之。

辛未。皇叔安慶軍承宣使同知大宗正士街爲安德軍節度使。

壬申。淮南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兼權安撫司公事許世安得諜報。金主已至汴京。重兵皆屯宿泗。亦有至清河口者。乃遣右宣義郎通判州事劉祖禮告急于朝廷。

此據徐宗偃兩淮紀實

先是金主亮命戶部尙書梁

球。兵部尙書蕭德溫計女真、契丹、奚三部之衆。不限丁數。悉簽起之。凡二十有四萬。以其半壯者爲正軍。弱者爲伊勒布。一正軍以一伊勒布副之。又簽中原漢兒、勃海十七路。除中都路造軍器。南都路修汴京免簽外。令吏部侍郎高懷正等十五人分路帶銀牌而出。號曰宣差簽軍使。每路各萬人。合蕃漢兵通二十七萬。倣唐制分爲二十七軍。簽數已定。遂以百戶爲穆昆。千戶爲明安。萬戶爲統軍。其統軍則有正副。諸軍悉以蕃漢相兼。無獨用一色人者。懷正。會陵人也。

此以宋翌金亮本末。張棣正隆事迹參修。但棣稱至十月宣差始定。今從翌所記聯書之。范成大攬轡錄稱高懷正。大定人。大

定卽會寧也。

左朝請大夫江南東路轉運判官孟處義移知衢州。

癸酉。祕書省校書郎馮方兼國史院編修官。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八十六

【紹興三十年】九月丙子朔。直敷文閣知閬州王濯提點成都府路刑獄公事。用臺諫前薦也。

丁丑。左從事郎鄭升之行太學錄。升之爲台州軍事推官。未上。知樞密院事葉義問薦其才。召對。改京秩而升之。以未歷考任固辭。乃有是命。右迪功郎新廣西南路提舉鹽事司幹辦公事李鼎臣言。廣西買馬歲額增損無定。沈晦爲帥。一年所買至三千匹。今率不及二千匹。若欲買千騎。且以中價計之。亦不下十萬餘緡。況皆本路諸州上供錢買銀。每兩三四千。其折與蠻夷。每兩二千而已。折閱太甚。伏見廉州白石場歲額賣鹽六百萬斤。已自有餘。而雷化諸州運赴白石場積而不售者尤衆。願令帥司同鹽司相度般運於橫山寨。以備博馬。是以無用爲有用也。詔兩司疾速措置。

十一月辛巳。上云。昨李鼎臣上書言鹽博馬利便。十二月二十八日。鼎臣請辟海外四州守臣。繫此。

衛熊克小麻載此事。止云言者。蓋不詳考也。

武德郎福建安撫司水軍統領鄭慶爲武義大夫。以本路帥司言慶任統領十八年。

防託海道無虞故也。

戊寅。直敷文閣知臨安府黃仁榮以母憂去官。

己卯。權尙書戶部侍郎錢端禮兼權知臨安府。長寧軍言。夷官武經大夫西南蕃都大巡檢使落邸身亡。乞以其子判孺承襲。詔以落邸爲武略郎充都大巡檢使。仍以鹽綵賜之。戶部言。大軍歲用馬料。今

江、浙諸路和糴米多，乞令逐路轉運司以上供米增折馬料，舊米一斛折納料二斛，至是令兩浙路增二十萬斛，江東西各增十六萬斛，內平江、鎮江、建康府、鄂州各十萬，荆南府六萬，宣、池州各二萬，從之。

庚辰，太常少卿都民望卒，以嘗任諫官，特賜其家銀帛百匹兩。右朝奉郎通判楚州徐宗偃聞揚州告

急，

事見八月壬寅

自高郵以驛書遺大臣，言宗偃自到官以來，飽諂覘邏者之情偽，密院三衙沿江諸將所遣固

不一矣，要皆取辦於都梁、山陽土著之人，由都梁者不過入於泗，自山陽者不過至於漣水，采聽髣髴，信實蔑然，且若東海之人，止緣饑民困於暴斂，一唱百和，犯死求生，而候者闕然，有興師十萬，駕海航二千艘，因而南面之說，遂至重煩朝廷憂顧，宗偃獨以爲不然，已而卒如所料，矧今自六月以來，日聞僉軍聚糧修京除道，敷斂金帛，營造舟船，添立砦柵，虐用其民，無所不至，且約七月必遷都矣，旣而不效，展取八月又不效，則曰：「京都改築外城，更造祕殿，且有登封泰山，款謁明道宮之議，此何所考信哉？」宗偃近以職事至維揚帥府，而都梁持羽檄來，謂金主已遷於汴，重兵散布宿泗、清河之間，帥司告急於朝廷，人情恟懼，宗偃亦以爲不然，才少須臾，又無一驗，合是此輩傳聞之誕，亦甚明矣。靖康之初，再犯京闕，洊至維揚，無一人知其來者，先聲播傳，計之詭也，伏惟廟謨成算，固非一介可測涯涘，然長江不足恃，兩淮不可失，雖三尺童子，知其利害灼然，若密詔沿流諸將，或以屯田，或爲牧放，添增防託，遣數萬人散處要害，以候俟之，若都梁太逼，則屯天長，若山陽太逼，則屯寶應，又若合肥、襄鄧，擇敵人耳目不甚相接之地，悉儲兵

備具命大臣護之。以爲緩急調發援應之用。則胡騎猝來。吾蓋有以待之矣。若信規邏者之言。駭然有自失之意。非所望於中興之世也。竊聞朝廷防慮料角。至嚴至備。是注意於海道。可謂親切。然楚州鹽城縣去海不過一里。又居料角之上。可爲藩籬。若屯以千百人。假以一二十舟。障蔽其前。則料角決可力守。且與敵人耳目全不相接。亦一控扼之地。伏惟特賜采擇。

辛巳。右諫議大夫何溥。權工部侍郎。黃中並兼侍講。

壬午。右正言王淮言。兩淮閒多私相貿易之弊。如茶牛及錢寶三者。國家利源所在。而皆巧立收稅。肆行莫禁。茶於蔣州私渡。貨與北客者既多。而榷場通貨之茶少矣。牛於鄭莊私渡。每歲春秋三綱。至七八萬頭。所收稅錢固無幾矣。若錢寶則有甚焉。蓋對境例用短錢。南客以一緡過淮。則爲數緡之用。況公然收貫頭錢而過淮者。日數十人。其透漏可槩見矣。帥憲通知相與掩蔽。望詔多方措置。革去宿弊。從之。淮金華人

師心猶子也。

左承議郎知道州季南壽言。本州在湖南。最爲小郡。地不過六百里。民不滿四萬戶。舟車不至。商賈不通。其民樸野。惟農桑作業。米一升八錢。絲一兩百二十。衣食之餘。質錢輸稅。僅足者無幾。民之窮乏。莫甚此邦。而大禮錢科。取重舊額。每椿管二萬九千餘緡。自紹興十年以後。增至五萬三千餘緡。諸縣白撰名色。漁奪民財。莫不嗟怒。今以鄰州較之。衡州稅米十五萬斛。所科大禮錢三萬五千餘緡。郴州稅米三萬三千餘斛。所科九千六百餘緡。本州稅米三萬三千餘斛。視衡州不及六分之一。而大禮錢幾倍之。

其爲不均莫甚於此。詔本路轉運常平司以本州稅米數目比較鄰州減定。自今毋得增科。右朝散郎知楚州周琮移知盱眙軍。右朝請大夫新知黃州沈邦直移知楚州。

癸未。右朝請大夫新知復州吳順之移知靖州。武德郎知石泉軍董誠移知復州。誠。劉子壻也。先是李文會。王剛中。王之望。王弗及夔州路提舉官王适皆舉誠可備邊帥。上曰。五人皆薦。可見其公。乃與邊郡仍令籍記。以備他時選用。江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戚方乞戰馬。詔以蜀馬八百與之。甲申。百官入朝。罷舞蹈。以近顯仁皇后小祥故也。

丁亥。詔申嚴銷金銅器之禁。時行在之人復有鬻二物於市者。論者以爲貴近導之。乃令官司嚴切覺察。左朝請大夫福建提點刑獄公事梁仲敏行監察御史。侍御史汪澈言。吏部員外郎祝公達狡狠躁競。凡銓曹之事。懵然不曉。刑部郎中黃子淳闕茸鄙俗。務爲刻薄。貪賄徇私。詔並罷。帶御器械李寶爲淮南西路馬步軍副總管。兼權知黃州。初。右諫議大夫何溥言。著令諸休務假一歲之閒。百司七十有七日。天下之務萃於朝廷。非百司比。而比年朝廷假故多於百司三分之一。又有前後相因爲例不入省者。乞檢照祖宗典故裁定。仍令吏戶兩曹後他司出局。庶幾事無壅積。事不給舍。

戊子。權刑部侍郎兼權給事中黃祖舜等言。乞今後宰執過局觀書。及爲北使除館。皆以食後。卽宰執初除授告正恭謝。惟本廳不入堂。諸廳皆入。上元止賜告一日。應歇泊賜假遇休務者。不別理。其吏戶兩部官候他司出局畢然後出局。從之。

己丑左朝奉郎知婺州章廈與在外宮觀殿中侍御史陳俊卿言廈以佞邪持媚竈之術致身政地饕餮過當其在言路轉與大臣爲支黨濟其喜怒以害善良今典名藩偃然以前執政自大漫不省事民無所訴故有是命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新淮南西路馬步軍副總管兼知黃州李寶改添差兩浙西路副總管平江府駐劄兼副提督海船時浙西及通州皆有海舟兵稍合萬人詔平江守臣朱翌提督言者請擇武臣有勇略知海道者副之寶先除知黃州未行乃有是命尋以解帶恩陞宣州觀察使寶乞於沿江州縣招水軍效用千人詔許三百又請器甲弓矢及乞鎮江軍中官兵曹洋等五十人自隸皆從之

馮忠嘉海

道記云紹興庚辰金主亮謀入寇大治舟師高密欲陰從海道徑襲浙江諜者得其實以聞上召宰臣問以備禦策方紬繹未及對上遽曰卿等無先定謀耶朕自議和之始逮今二十年寢食不忘此敵故練兵擇將修車馬輯船艦江淮荆蜀備已全具此卿等所共知惟是海道朕亦有以處之顧衆意何如耳宰臣再拜懇請上曰帶御器械李寶往嘗陷敵自拔身循海道來歸召對慰撫詢以此中事歷歷如數一二且其器局方重出語忠莊以一介羈旅脫然還朝廷陞殿陞對萬乘無分毫沮懣此必能辦事者今以爲宣州觀察使總管淮西兼知黃州乘未發卿等爲朕亟留計之翌日對便殿果如上旨改授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平江府駐劄且令與其守臣督護海船爲捍敵計按嘉忠所云恐不無潤飾今併附此寶轉觀察在此月丁酉乞招軍等在己亥今併書之

直祕閣主管

台州崇道觀范如圭卒

壬辰右朝請大夫新知楚州沈邦直復知黃州右朝奉大夫新知郴州王彥融知楚州彥融案子也

癸巳以顯仁皇后小祥前一日輔臣及待制觀察使宗室遙郡防禦使已上入奠於慈寧殿

甲午小祥上行祭奠之禮百官常服黑帶行香畢詣文德殿門進名奉慰退行香於僊林普濟寺

丙申。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劉寶言。自罷宣撫司。背嵬一軍發赴行在。欲補置二千人。仍以制勝軍爲名。詔許旋招武勇。效用勝捷吐渾共一千人爲之。

丁酉。罷內侍省。以其事歸入內內侍省。

日麻但於十月戊午書內省條具前省并廢事件。今依會要。仍書併廢之日。

臨安府言。今年收養乞丐。提舉

常平司已撥到米二萬七千餘石。別無可用之錢。戶部乞於常平司取撥浙西諸州未起坊場七分寬剩

錢十二萬緡應副從之。

存此以見歲給貧人錢米數。

戊戌。宰執請上御吉服。上曰。朕本欲終三年之喪。卿等旣以故事有請。須改朔而後可。感愴久之。

己亥。權禮部侍郎金安節言。顯仁皇后小祥。乞用崇寧故事。孟冬行親享景靈宮之禮。從之。

庚子。敦武郎權閣門看班祇候曾覲爲建王府內知客。

壬寅。太學錄周必大。太學正程大昌並爲祕書省正字。以學士院召試合格也。館職復故事。召試自此始。

上覽必大。

以下原缺。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八十七

【紹興三十年】十有一月乙亥朔。忠訓郎王瑀爲閣門祇候。

丁丑。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徐度守尙書左司郎中。直祕閣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呂廣問守尙書右司員外郎。

戊寅。皇姪常德軍承宣使權主奉益王祭祀居廣爲華容軍節度使。以主祭踰十年也。

己卯。太常丞吳曾。祕書丞杜莘老兼權吏部郎官。右選小使臣舊不出闕。吏閒取而鬻之。在選二百人。遠客寒窘無所訴。莘老始命榜闕。使曉然以次就注。

庚辰。殿中侍御史陳俊卿言。比年江西。湖廣米斛方數十錢。而職田米乃令折價至三四千。監司守倖。利其豐於己。而莫敢問。如永之祁陽。乃監司職田之所聚。爲縣令者。惟於諸司職租不。乏。則薦削可盈。不知斯民何辜。而取其膏血以自媒也。按令。職田折錢而增直者計賊。望今後只令納本色。監司守倖。毋得違戾從之。御史臺檢法官薛良朋轉對。乞見任官。毋得與部民結婚。秩滿仍不得於本處寄居。上謂輔臣曰。此等事。祖宗皆有成法。可申嚴行下。務在必行。詔故延康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曹輔特贈左金紫光祿大夫。以其子金部員外郎絳言輔靖康末蠟書之勞。故有是命。

辛巳。左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王傅知建州。用左正言王淮薦也。降授右通直郎新通判福州林

詢知黃州。

壬午。邵州防禦使向超落致仕。知文州司農少卿總領四川財賦許尹薦超年未六十。筋力不衰。堪任將帥。故復令出守。

癸未。封永康縣主爲永嘉郡主。主瓊王仲儻女。適權知閣門事張掄。

甲申。右承務郎趙益爲右承奉郎。益。鼎孫也。用其祖在相位時所遷官。乞回授。權吏部尙書洪遵奉比附戰功。人身亡許收使。特遷之。

乙酉。太常寺主簿李浩面對。時楊存中權寵日盛。浩爲上言。存中恩寵太盛。嬰兒過飽。恐非其福。上頗感其言。此據朱嘉撰浩行狀修入。存中明年二月甲寅就第。大理司直陸禔爲太府寺丞。禔爲湯思退所厚。以祠官理考改京秩。論者非

之。初。殿前司遣將官往建昌軍招兵五百人。詔守貳同領其事。及是招足。守臣楊師中等減磨勘年有差。

戊子。權尙書刑部侍郎黃祖舜試給事中。大理少卿張運權刑部侍郎。

壬辰。詔諸軍出戍。戰守軍校天寒暴露。各賜帛一匹。

乙未。左朝請郎知黎州馮時行言。本州稅米並無正色。每石理錢引十三千。重困民力。已令百姓充土丁者。每石輸八千。不充者輸十千。乞爲定直。又乞禁官吏誅求土丁紅桑影木酥果之屬。其應干互市物貨。

仍不許見任官收買。皆從之。時行爲人廉正。而用法頗嚴。前是夷人入州互市者。率肆橫難制。至是。襲服丙申。詔內外諸軍。毋得招收放停之人。如違。將佐重行責降。直敷文閣福建路轉運副使王時升言。到官纔一考。擢節到浮費二十萬緡。乞以其半代民輸舊欠鈔鹽錢。執政言。恐合旌賞。上曰。漕臣能節約。妄用。而代民輸。理宜褒錄。第恐他路聞之。妄認以爲羨餘。侵漁百姓。可俟其政績有聞。與陞職名。後旬日。乃徙時升兩浙轉運副使。時升。益都人。綱子已見。

丁酉。池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李顯忠。請令諸軍屯田。上謂大臣曰。此事可行。然須先立規模。如括田。市牛。立廬舍。給糧種。置農具之類。悉有條理。乃可施行。兩三年閒。且盡興地利。使之歲入有得。則不勸而耕矣。

戊戌。侍御史汪澈言。伏自陛下更化勵精以來。進賢退姦。興利除害。汲汲孜孜。求治如不及。而輔相未得其人。如湯思退。猶得偃然在羣臣之上。而秉國鈞。欲逃折足覆餗之譏。難矣。臣謹按思退。本無器識。更無忠亮。徒以工駢儷之文。嘗掇科目。飾諛言以奉秦檜。用選舉而私秦埧。夤緣超躐。徑躋樞近。自檜之死。一時支黨。悉從貶竄。而思退獨得漏網。陛下以其外若純篤。而不知其中實佞邪。偶因乏人。遂至大用。制下之日。人人駭愕。爲相以來。亦三閱歲矣。曾無一善之可稱。一事之可紀。其任情率意。凡所施爲。多拂公論。且匿名迹。遠權勢。此大臣之事也。思退則蔑視同列。擅威福以客權。恩欲歸己。怨使誰當。此大臣之事也。

思退則專市私恩。務姑息以媚下。清儉化俗。此大臣之事也。思退則貪鄙無嫌。至於受三衙之餽。裁抑權倖。此大臣之事也。思退則脂韋固寵。至於結近習之權。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若夫望輕不足服士夫。則衆怨並興。德薄不足理陰陽。則天戒垂示。聞邊鄙之報。則相顧而無謀。觀將帥之驕。則制馭之無術。祖宗法令。或廢格而不用。臣僚章疏。多沈抑而不行。曾何忠國而爲民。率皆背公而植黨。如此等事。未可縷數。久玷鈞輔。物論沸騰。豈惟有妨賢路。實亦深負陛下所以委任責成之意。欲望早賜罷黜。以快中外之望。

己亥。武泰軍承宣使添差兩浙西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王安道令再任。右朝散郎直祕閣充兩浙轉運司主管文字王悅道主管台州崇道觀。

庚子。殿中侍御史陳俊卿入對。上奏曰。臣伏見十月癸亥。日方過中天。無雲而有雷聲。人情駭異。臣竊謂變不虛生。當有任其咎者。及觀本朝慶厯八年。京師一日無雲而震。仁宗皇帝謂張方平曰。夏竦姦邪。天變如此。亟命革詔罷之。今日之應。其陛下之大臣乎。宰相代天理物。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祿。若得罪於天。必示警戒。雷比之號令。君道也。雲從龍之物。臣道也。今以陽氣潛伏之時。無雲而雷。是臣懷姦而乖其志於君。君震怒而發隱慝於臣。天變昭然。與慶厯之事。若合符契。臣謹按宰臣湯思退。挾巧詐之心。濟傾邪之志。本由章句。薦厯要途。專於徇私。素無人望。觀其所爲。多效秦檜。蓋思退之致身。皆檜父子恩也。始以掌文衡。曲意取其子孫。緣此汲引。以致政府。檜死燬逐。值更化之初。四方賢才。號召未至。陛下姑且留之。

不旋踵而湯鵬舉爲御史。二人素通譜系。鵬舉首鼠顧忌。網漏吞舟。而思退且結約貴近。詭祕其迹。自是安若泰山。寢登輔相。而敢肆意矣。思退起於微官。卽登秦氏之門。一時耆哲。略無識者。自居相位。唯務招延親黨。佐其羽翼。昵近小人。以爲心腹。盜名器而行以私恩。假威權而傾搖同列。有大議論。則皇皇而無謀。每臨事機。則迎合而自固。其負宿望者。陽交而陰沮之。其不附己者。中傷而決去之。曲庇豪強。馴致紀綱不振。多爲迴護。暗使風憲不立。土木雲擾於鄉郡。賄賂輻湊於私庭。每月俸金。則更會于他邦。而彊買良田。戚屬門人。則密諷於太學。而屢玷優選。姦僞萬狀。外示人以不疑。巧設機穽。陰伺閒隙。臣恐太阿之柄。倒持竊弄。無所不至也。然其罪惡。未若檜之甚者。以臺諫不由其門。未興狂獄。連縉紳之禍耳。自張孝祥。王希亮。邵大受。方師尹。祝公達。沈介之去。自知寡助。每憤惋不平。劉寶之罷兵柄。以迫於衆議。而思退先與之通書。若不得已。劉錡之召爲管軍。公議惟允。而思退密使人迎謁於前路。欲收其恩。身爲首相。四海具瞻。而舉動大率如此。正堯代之共工。魯邦之少卯。有夏竦之姦邪。而無其才術。臣備位耳目之官。泥覩天變。苟循默隱忍。是爲曠職。伏望陛下赫然震怒。寘之典憲。上以合仁宗皇帝之威斷。下以快天下之公言。編管人前右朝請郎王彥博死於靖州。

辛丑。右正言王淮入對。上奏曰。臣謹按宰臣湯思退。初無素望。可服時流。偶以文詞。僥倖科目。其於人事之終始。道德之旨歸。未嘗深講而熟聞也。因緣秦檜。引之要塗。年除歲遷。致位公宰。忘事君之大義。昧經國之遠猷。竊弄威權。動循覆轍。有識之士。固已寒心。而乃進用匪人。習成朋比。排斥異己。公肆誕謾。英俊

沈於下寮者。老遺於散地。故其所得。非一時柔佞。卽桀黠亡恥之徒。相與推擠。黷亂名器。雖布滿中外。適足以養成禍胎。不聞其長慮卻顧。爲國家建久安之策。成長治之業。命令出而輒更。官吏除而數易。假封駁以行其意。嫉風憲以沮其言。妄作聰明。陵轢同列。小遇事機。則相顧變色。莫知所爲。尙能持危扶顛。如古之所謂大臣者歟。凡此皆其小智自私。學未知道。物我之心。旣勝愛憎之情。遂遷黑白紛然。而方寸亂矣。豈不上負陛下委任責成之意哉。臣身受異恩。職司言責。覩棟樑之將撓。知鼎足之必傾。緘默以居。咎將安在。輒采至公之論。上千不測之誅。伏望特垂英斷。將思退亟。賜罷免。博選耆德。以亮天工。臣不勝大願。右諫議大夫何溥言。臣伏見宰臣湯思退。本無學術。粗習辭章。容悅詭隨。偷合取寵。十餘年閒。不出國門。而至兩地。當陛下更化之初。凡向時阿附之徒。斥逐殆盡。而思退以雅善結託。免於司敗之誅。因緣推排。遂至宰輔。不務改心易慮。以懲往失。而陰用其術。以箝制天下之士。凡不附己者。必託他事以中傷之。而其所恃腹心之人。往往分布要地。繳駁推行。惟意所欲。閒有同列。稍或異議。則多方擠排。迄去而後已。尋常差除。雖筦庫之卑。例先招致。款曲密諭。使知歸恩之地。於是朝士靡然從風。莫不奔走其門。而不顧其他。專權自恣。擅作威福。本原浸大。末流濫以致溢。自非任言責者。與之抗衡立敵。時有以折其萌芽。則人主之勢。幾何不孤立而無助邪。夫宰相以用人爲職。要當以天下人才爲心。賢能所在。何閒疏戚。今思退動懷私意。必自己出。耳目所及其能幾何。故便佞輕謾之徒。委曲傳會。陰有薦導。其言必行。由是小人成羣。布於中外。而州縣之間。被其毒者多矣。若夫忌嫉言者。甚於仇讎。凡所建明。故作沮格。至戒飭版

曹不得關報時事。近有姦臣獻閒疏臺諫之策。大合其意。雖奴才鬼質。亦以侍從處之。察其自任之專。加以用人之失。使久在相位。其害將日甚於一日。眞賢實能。亦何路以自進哉。伏望聖明。洞照其情。駿發英斷。亟賜罷黜。以開賢才之路。以除禍亂之本。以快天下憤懣不平之氣。則君子道長。有德彙進。而朝廷之勢尊。太平之基立矣。太府寺丞陸禪罷。右正言王淮論禪初乏寸長。惟以醫術遊士大夫之門。湯思退以其治母疾有瘳。擢置丞列。瀆亂流品。聞者駭愕。望賜罷免。故有是命。從義郎閣門祇候种法知永康軍。法自陳師道之子。別無人食祿。故除之。

癸卯。權戶部侍郎兼權知臨安府錢端禮入見。上言。近制初除從官。許論薦人材。以備擢用。竊見左朝散大夫邵知柔敦樸重厚。清介誠實。博通古今。邃於學問。左奉議郎魏杞力學能文。議論方正。事親孝。居官廉。左朝請郎吳芾奮自儒科。曉暢吏事。守正不撓。才力有餘。知柔見知袁州。杞知涇縣。芾見持服。乞俟任滿服闋。日召赴行在。量才錄用。從之。杞。壽春人也。帝仙居人。已見。侍御史汪澈。殿中侍御史陳俊卿言。臣等聞

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古先聖哲立言垂訓。必以小人爲戒。以其蔽明害治。怙勢招權。故去之惟恐不亟。臣等近日論奏湯思退。乞寘之典憲。聖度寬宏。未賜威斷。臣等因讀唐史。陸贄奏議。見贄反復論裴延齡姦蠹。其言君子小人之際。甚詳而明。至謂延齡其性邪。其行險。其口利。其志凶。其矯妄不疑。其敗亂不恥。臣等謂此數語。正爲思退設。眞小人之雄也。思退初居政府時。秦氏旣敗。朋附掃

迹。獨思退在焉。時其語曰。知不知。問進之。會不會。問思退。進之。乃思退字。蓋甚言其秦黨而得免竄逐也。自登宰輔。政由己出。同列莫敢與之校。如王綸。賀允中。稍不詭隨。則多方抑之。終以睚眦不協。或稱疾。或掛冠而去。大抵小人勝也。明揚人才。宰相之職。思退則不然。己所喜者。立致青雲。己所惡者。如視秦。越。以樸厚爲山野。以巧佞爲才能。專恣自用。動有猜妒之心。如孫道夫。蜀士也。慮薦其鄉之人。則黜之遠郡。葉謙亨。其所愛也。以別爲知己。所稱。則怒而補外。故正人端士。恥登其門。而一時躁競側媚之徒。搖尾而希進。錯列中外。氣燄薰赫。方以類聚。無足怪者。至若每有差除之人。則必預延至私第。密以告之。權貴之家。或有干請。則阿意曲從。惟恐少忤。激賞等庫。皆用其平日所私之隸。使命出疆。必薦其親舊苞苴之輩。王曠。竄逐之罪人也。以其同類。遇所遣親密人來致書。思退必呼入宅堂。委曲問動靜而致意焉。不知果欲何所爲哉。凡有舉措。率背公營私。擅權植黨。欺罔君上。凌玩縉紳。是以唾罵形於里閭之談。嘲笑見於俳優之語。昔唐周墀入相。韋澳曰。願公無權。爵賞刑罰。人主之柄。公無以喜怒行之。俾庶官各舉其職。天下治矣。烏用權。今思退反是。原所以陷溺其心者。由秦氏也。故臣等復以小人論之。伏望早賜處分。臣等不勝拳拳憤激之至。右諫議大夫何溥。右正言王淮言。臣近上章。論列宰臣湯思退植黨營私。懷援迷國。乞賜罷黜。俯伏俟命。未蒙施行。仰惟陛下體貌大臣。務全恩意。使之自圖進退。曲盡始終。然以思退之在相位。顯權自恣。擅作威福。箝制天下。大率效秦檜所爲。臺諫劾章。猶未足以當其罪惡。謂朝奏暮斥。庶幾少快天下之望。豈可以大臣罷政常禮遇之。使得從容於去就之間哉。漢法。丞相不勝任使者。奉策卽時

布衣出府。免爲庶人。有他過。則乘棧車牡馬。放歸田里。今思退之罪惡暴著如此。蓋不止於不勝任及他而已。而陛下待之之禮太過。此中外所以未喻。而臣等所以惶惑而未能自定也。況思退平時詭譎。動輒任數。竊恐遷延顧望。別生事端。欲望特發宸衷。早賜斥逐。使觀聽釋然而無疑。天下幸甚。

十有二月乙巳朔。左金紫光祿大夫守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湯思退罷爲觀文殿大學士。提領江州太平興國宮翰林學士洪遵草制。略曰。思退蚤繇在簡。亟上青華。迨予更化之初。實首本兵之寄。寢隆物望。越秉機衡。方道揆之仰成。駭煩言之噴有。著此爲洪遵罷翰林張本思退在相位踰三年。初。命臨安府印造。

會子。許於城內外與銅錢並行。至是權戶部侍郎兼知府事錢端禮乞令左藏庫應支見錢。並以會子分數品搭應副。從之。東南用會子自此始。

丙午。同安郡主卒。賜其家銀帛百匹兩。主益端獻王女也。侍御史汪澈言。伏觀湯思退罷相。播告之初。訓獎過當。公論洵洵。須至冒陳。臣等聞祕殿隆名。所以褒碩德。殊庭厚祿。所以養眞賢。惟進退之得宜。斯授受而爲稱。若時思退爲國具臣。當故相醜正之時。遂鄙夫患失之志。逮經更化。分合投閑。巧爲媚竈之辭。遂致吞舟之漏。遷延歲月。叨竊鈞衡。背公營私。專權植黨。所進用者皆姻戚。所昵比者爲姦邪。以林覺之庸鄙。而掌版曹。以沈介之僉壬。而居省闕。葉謙亨坐外交而罷右史。方師尹由內授而擢左司。張孝祥猶有童心。聽其誑說。邵大受眞若鬼質。納其陰謀。初不恤於人言。但力行其私意。至於臺省之遷擢。筦庫。

之差除。悉諭意於數日之前。欲受恩於一門之內。輕視同列。旁若無人。謀不僉詢。事皆專決。朝廷除目既下。擅自更張。臺諫封章上聞。率爲沮格。錄其專恣之罪。合在譴呵之科。縱未正於典刑。豈宜加以寵數。願垂睿斷。俯徇至公。追褫職名。寢罷祠祿。仍降章疏。付外施行。使天下共悉其愆尤。知朝廷不阿於貴近。用以警衆。不亦宜乎。初。澈等再論思退。欲鑄其職。殿中侍御史陳俊卿曰。思退未有大罪。雖非相才。然比之沈該。則有閒。今該猶以大學士典州。而思退顧不得。則執法之地。所以議賞罰者偏矣。不從。右諫議大夫何溥等言。臣等嘗論奏。湯思退姦邪。已蒙威斷。賜之罷黜。告庭既退。公論尙喧。臣等竊以爲有大不可者。思退貪鄙之狀。見於前後。居官市井之人。皆能縷言。其在侍從也。蘇簡爲處守。嘗以五百緡贈思退母之父。而得還其母。又有妹夫梅琦者。毆僧致死。簡諷麗水令張禪枉其獄。而出琦之罪。以此二事德簡。簡雖病。且僂力欲薦揚以報之。以至在翰苑。則因行權貴之詞。而受金二百兩。以公用錢置私物。亡慮數百緡。其在相位也。石邦哲居越。與思退之壻高翥遊。邦哲藉翥以求差遣於思退。始捐千畝之田。低價以售。既立券矣。思退乃悟其非。命翥取元金而還其田。邦哲欣然歸之。思退不折券而懷之如故。乃除邦哲福建參議官。田與金皆不可得。邦哲對人每宣言之。至若青田之潘集。平江之張棗。會稽之詹承宗。括蒼之潘景珪輩。率家計鉅萬。厚以財賄。肆行交結。思退或與之連姻。或與之補吏。又如貨縑帛於鄉郡。糴俸米於近州。責其倍償。公私咸擾。政事堂不造食。而折見錢。權要以時新。而絡繹供饋。享萬鍾之祿。績效蔑如。更務貪鄙。都人號之曰養家宰相。亦可恥矣。祕殿隆名。眞祠厚祿。非勲賢不居。思退何有於是。臣等職司

言責不敢但已。伏望聖慈。亟賜褫奪追寢。以絕紛紛之議。仍降出臺諫累上章疏。庶使天下曉然知罪惡之不可掩如此。

丁未。詔觀文殿大學士提領江州太平興國宮湯思退落職。依舊宮觀。

戊申。左朝奉郎知嚴州樊光遠奏。三衙誘略近郡平民爲軍。乞自今軍下不許收刺。遇有闕額。均下諸州招填。庶幾軍無闕額。民獲安堵。樞密院亦奏其弊。且言。三衙見管官兵。增過紹興二十六年元奏人數。欲令以今歲終兵帳立爲定額。宰執進呈。上曰。兵不貴多。當有限制。今天下財賦十分之八耗於養兵。朕躬行節儉。未嘗一縑妄費。而諸軍冗費。豈可增添不已。自今三衙令以見管兵帳爲額。在外諸軍亦與立爲定額。日下住罷。光遠又言。本州歲輸御爐炭七萬四千五百觔。而不償民間之直。上亟罷之。是日上謂大臣曰。朕頃見秦檜論除授。必曰。臣未知其心術如何。恐招物議。似未爲確論。且人心不同。各如其面。若之何。盡知其心術。朕謂果知其賢。固當用之。不然。採之公論。國人皆曰賢。如何不用。借使繆濫。旋行罷黜。亦惟公論。但不容私意。無不可也。

宋史全文。史臣曰。爵位公器也。是非賢不肖。公論也。採之公論。而任以公器。設有不如所任。又從而去之。在我無容心焉。此宰相代天之義也。奈何徇一己之私見。以未知其心術而遽

棄焉。嘗觀趙鼎薦用臣僚。後乃奏罷。而上謂鼎非護短。益以重之。又曰。張浚用趙哲。曲端。劉錫。見其有過。卽加重。遽其措置未爲有失。何得輕用。言者以罪浚。嗚呼。檜之罔上。而上察之。鼎之盡公。浚之無罪。而上知之。所謂明矣。

初。知瓊州定南

寨劉薦。貸黎人王文滿銀馬香錢而不償。文滿怒。率其徒破定南寨。薦遁去。其子爲所執。文滿遂掠臨高。

澄邁二縣。廣西轉運判官鄧祚時爲瓊管安撫。調土兵擊文滿逐之。奪其田。以賜有功者。至是以聞。黎南海四郡島上蠻也。島直雷州。由徐聞渡半日至。島之中有黎母山。諸蠻環居四傍。號黎人。其去省地遠。不供賦役者。名生黎。耕作省地者。名熟黎。皆椎髻跣足。男子常帶弓矢。喜讎殺。女工紡織。得中國綺綵。折取色絲。和木綿。挑織爲軍幕。又純織木綿吉貝爲布。與省民博易。其居處架木爲兩重。上重以自居。下以畜牧。地產沈水。蓬萊諸香。爲香譜第一。漫山皆檳榔椰子。亦產小鳥翠羽。黃蠟之屬。閩商值風水。蕩去其貲。多入黎地耕種不歸。官吏及省民經由村洞。必舍其家。恃以安。熟黎之外。始是州縣。大抵四郡各占島之一陲。其中黎地不可得。亦無路通。朱崖在島南陲。旣不可取。徑則復浮海循島西南。所謂再涉鯨波也。四郡之人多黎姓。蓋其裔族。而今黎人乃多姓王云。敷文閣直學士致仕劉一止卒。年八十二。一止樂易長者。聞人有少善。率稱道不容口。夜。白氣如帶。東西互天。

己酉。詔三衙官軍。並以今年歲終月分。見管人數爲額。日下住招。自今有闕。並申樞密院取旨。下諸郡招填。用本院奏也。太學博士鄭聞言。太學補試弟子員至五六千人。望自今以舉人居本州縣學滿一年。三試中選。及不犯罰者。州縣報明給據。聽赴補試。從之。言者論近太府寺選官檢視左藏庫。有剩物計值十四萬七千餘緡。乞依天聖故事。拘管入帳。不得將剩數比折欠少。仍於京朝官諸司使副內。選委有風力。屢更事任。可以倚仗之人。爲庫官。從之。右文殿修撰知綿州孫道夫卒。詔復敷文閣待制致仕。壬子。祕書省校書郎王十朋守著作佐郎。太學博士鄭聞爲太常博士。

癸丑樞密院言三衙官兵已立定額江上諸軍理宜一體詔鎮江建康府江池鄂州駐劄御前諸軍並以奏到九月分見管兵帳爲額內江州荆南府有未招人數聽招足日住招應諸軍日後有闕具數申樞密院招填國子博士劉藻兼建王府小學教授侍御史汪澈言諸路經總制錢以十九年爲額其數太多財賦所出當究源流十九年經界初行民輸隱漏之賦蓋是適然今當取十年閒酌中之數爲額先是曹泳在版曹始立定額其後李邦獻賀允中黃祖舜數以爲不可而其言不行

並見紹興二十六年

及是陳康伯進

呈上曰可令戶部具十年中數立爲定額仍比十九年數減多少十年內通欠若干若不與除放及減歲額恐虛掛簿書又廬州縣科數取足以困百姓於是批旨行下

〔按〕紹興中東南諸路經總制錢歲收一千四百四十餘萬緡乃又多於紹興十九年之額不知何故當考

既而江西提點刑獄公事黃應南入見又請盡除遞年積欠經總制錢從之

乙卯宰執奏累有臣僚論知縣庸懦不職上曰知縣若非賊私慘酷依祖宗朝與兩易其任不理違闕此良法也侍御史汪澈言太常博士朱熙載嘗以賊罪被斥湯思退引在奉常情同膠漆祕書省正字查籥爲洪州司戶諂事張常先任滿造都知張孝祥爲思退所喜卽走其門孝祥以氣類之同大相稱引逮孝祥之去恃籥以爲心腹使之刺探時事每與思退書皆籥密爲傳送詔並罷

〔按〕籥在館中以論事稱今年十月乙丑面對不家所言何事也

丙辰武德大夫建康府駐劄御前第三正將王玘降一官放罷以都統制王權劾其強刺民爲軍故也

初。右奉直大夫直顯謨閣續膺以常職。故乞磨勘中奉大夫。既許之矣。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楊邦弼言其非舊制。封還錄黃。

丁巳。進呈陳康伯奏。此由秦檜放行王昀等三人。致援例者衆。實違令甲。上曰。檜不獨此一事放行。且如禁軍換易。亦改動祖宗格法。朕因思霍光專政。廢昌邑。殺許后。威震天下。魏相乞除奏事副封。奉行祖宗故事。孝宣是以致中興之功。祖宗成憲。豈可不守。朕無一事敢違舊章。康伯曰。當以邦弼所奏報行。庶絕後來援例之弊。上曰。善。

戊午。殿中侍御史陳俊卿言。太常丞兼權吏部郎官吳曾素乏鄉譽。昨以上書得官。因挾命術遊時相之間。敢爲大言。士流嗤鄙。今處銓曹。懵不曉事。詔曾與在外宮觀。

己未。左朝散郎新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李莫特降一官。莫前知瀘州。續膺爲本路漕。爲屬吏。宇文紹直求補發薦牘。莫許之矣。旣而郡以爲膺所結。莫怒。以膺私書中三省及御史臺。右諫議大夫何溥論莫非士大夫之所宜。故有是命。紹直時中孫也。初。廣右土丁自熙寧閒有詔。五丁取一。免其科役。每一年在縣。一年在州。自仲冬至次年正月終。分番三日一閱。取事藝最高者二分先放之。至是州縣多以土丁供雜役。每遇放免。則或取其錢。議者以爲言。詔禁止。

庚申。詔春秋三傳非係釋經處。毋得出題以取士。用右正言王淮奏也。自秦檜擅權。舉人對義者多附會時政。曲經旨。故淮奏及之。

辛酉言者論六卿分職條章亦異。朝廷特總其要而已。今則不然。均是事也。而有前批後批之殊。同是事也。而有元降細降之別。欲予則巧爲傳會。欲奪則工於舞文。情法不相當。則云更合。取自朝廷指揮。自知無法可行。則云如朝廷特降指揮。於本部條法別無違礙。有勘當以上而退送者。有未及勘當而套狀者。或因堂白而面授旨意。或無處分而惟務陸沈。變亂舊章。眩惑觀聽。人無所措手足。始干託請求。惟朝廷之命是聽。百官有司。交失其守。而名實亂矣。望詔三省大臣。凡四方奏請送有司者。令各以成法來上。其不以實而依違遷就者。主典科違制之罪。長吏不以職免所居官。庶幾道揆正於上。法守明於下矣。從之。

詔自今三衙取到綱馬看驗訖。令樞密都承旨用火印撥付逐司。其見管馬亦依此用印。江上諸軍委總領所。江池州荆南府委守臣。仍自遠及近。以甲字至壬字爲文。戰馬印左。輜重右。用樞密院請也。

壬戌賜劉伉和州防禦使印。

乙丑權戶部侍郎錢端禮言。比年以來。國家財賦經費浩瀚。陛下躬行節儉。宜乎府庫充溢。而日見匱乏。靜惟其弊。必有所緣。且國無三年之蓄。古人所憂。況以月會日計者也。臣私憂過計。以有限之數。不可應無窮之用。謹按紹興二十九年一歲之費。編類成冊進呈。望詔三省樞密院臺諫兩省侍從。同戶部公共商權。究其弊原。直書無隱。然後條陳取旨。斟酌均節。使可施行。實當今之急務。詔戶部條具以聞。

丙寅上謂宰執曰。比屢諭卿等屯田事。須先立規模。如一夫受田多少。以括到荒閑田充佃。耕牛取於何地。下至農具糧種廬舍之類。當悉有條理。方可行下。茲大事也。經始勿亟。庶後來無更改之弊。不可以一

夫獻言。遂卽行之。當博採物議而詳審之也。翰林學士兼權吏部尙書洪遵罷爲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汪澈之再論湯思退也。首言播告之初。訓獎過當。遵聞。乃杜門丐罷。上不許。疏再上。乃有是命。詔祕閣修撰郭城妻安人趙氏特封永嘉郡夫人。權戶部侍郎錢端禮妻令人高氏特封平樂郡夫人。趙氏宗室女。高氏宣仁后家也。二人興建邸連姻。故得封。是日。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始視事。時總領所帑庾見在之數。爲錢物計一千四百四十四萬引。糧二百三十萬石。皆有畸。而糧之椿積於沿邊者。爲九十四萬。此皆其大概也。先是司農少卿許尹總蜀計。以邊事有萌。乞下四川諸州造甲二萬副。許之。據王之望申。三十年許尹陳乞造甲乙萬副者。當年七月爲頭。未見降旨月日。仍令逐旋撥赴總領所儲名利州。以備軍用。

丁卯。閣門宣贊舍人荆南府駐劄御前中軍統領劉玘爲鎮江府駐劄御前中軍統制。用劉錡奏也。時鎮江軍中馬多老病。選鋒一軍。斃者六百五十餘匹。劉寶爲都統制。利其芻秣。不肯言。至是錡乞揀選退馬。付淮東諸州出賣。上從之。因詔內外諸軍所管。並令諸承旨總領官江、池州。荆南府守臣卽軍中揀退。具數取旨。

庚午。金國賀正。旦使奉國上將軍兵部尙書僕散權。副使翰林學士忠靖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韓汝嘉見於紫宸殿。上服淡黃袍。不設仗。安南進馴象。邊吏以聞。上謂大臣曰。蠻夷貢方物。乃其職。但朕不欲以異獸勞遠人。可命帥臣詳諭。今後不必以馴象入獻。是日。直顯謨閣知荊州府續舜始至官。首遣宰

相陳康伯書言荆南居吳蜀之中於今最爲重地邇者北敵列屯近塞哆然有建都雍汴之意疆場洶洶靡然搖動幸其事暫輟邊人稍安而議者但知聚兵於東南而不知留意於西北使敵人異時萬一徙居雍汴則其勢不得不西資巴蜀之饒以爲用而南窺江浙之漕以爲食也今駐蹕臨安則荆南者實江浙之右臂而巴蜀之喉咽自中興以來三十餘年矣視荆南之重如羈縻州郡故北敵有移都之謀若不汲汲然長慮而早圖之良可寒心也今荆南兵備單寡形勢削弱蓋知鄂渚戍兵之半爲荆南久駐之基以伐敵謀昔藝祖創業夷門其征伐開拓必先取荆南次取巴蜀而後始及江左孰謂今日荆南實鞏王室而可易爲哉或謂鄂渚之兵控制淮南橫袤千里勢不可知殆不然也設使荆南有警自鄂渚援之則泝流而上殊難爲功使淮南有警自荆南援之則順流而下殊易爲力今分兵於荆南吳蜀萬里首尾俱應國勢自振矣康伯以奏上納其言時已命李道爲荆南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乃調循贛州摧鐸右翼軍合萬人隸之然二州兵不以家行日夜念歸其將皆不伏道節制或問道戰守之方道曰卽敵至吾壅水護城無事矣議者謂水口在城外與敵共之敵得水口塞之可以灌決之可以攻未可恃也

及李道議戰守蓋馮時行

辛未右承務郎襲封衍聖公孔摺爲右承奉郎摺年十九法未當磨勘吏部奏摺先聖之後特遷之是冬孝慈淵聖皇帝崩於朔庭年六十一是歲宗室賜名授官者二十有三人諸路斷大辟三十一人諸路上戶部主客戶一千一百五十七萬五千七百三十三口一千九百二十二萬九千八百八初夔路

施州、南平軍歲鑄鐵錢，皆有定額。至是施州以民戶難得鐵炭爲詞，令七分輸正色鐵錢七千餘緡，三分折納價錢，計三千餘緡，並充省計之用。而南平軍亦以礦苗漸少，歲鑄僅千緡，視舊額不及十分之一，鑾錢益耗矣。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八十八

【紹興三十一年】

歲次辛巳。金海陵
楊王亮正隆六年。

春正月甲戌朔。日有食之。上不受朝。命權吏部侍郎李澗用牲於太

社。百司守職。旣而太史局言當交不虧。詔勿賀。

丁丑。雷發非時。

戊寅。命輔臣燕北使於館。不用樂。初。議者以揀汰使臣爲州縣蠹。請以官田授之。許子孫爲世業。戶部

侍郎錢端禮等乞計一年衣糧之數。紐價授田。俟其一年。罷其廩給。仍令常平司貸牛種。三歲取償。詔兩

省臺諫官集議聞奏。三月丁酉。議上。

癸未。左迪功郎守祕書省正字胡憲特改左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憲以老乞奉祠。吏部言。在法官職。到任一年。通四考。改官。按憲以賀允中薦。累召方起。今到任半年。卻有實麻過十餘考。故有是命。憲時年七十有五矣。建炎三年十一月。初。兩浙民戶歲輸身丁錢。而湖州爲紬絹八萬匹有奇。每三丁輸一匹。其始丁少。遂均科之。建炎三年十一月。休兵日久。丁口滋多。而科猶如故。由是諸邑增收丁錢。以資他用。民甚苦之。左司郎中呂廣

問之。爲兩浙轉運副使也。上命廣問改正。至是廣問乞自今增丁不得增絹。丁亥。從之。是夜風雷雨雪。

交作人疑其異。既而侍御史汪澈言：「春秋魯隱公時，大雷震電，繼以雨雪。孔子以八日之間，再有大變，謹而書之。今一夕之間，二異交至，願陛下飭大臣常謹於備邊也。」殿中侍御史陳俊卿言：「周之三月，今正月也。魯隱公八日之間，再有大異。今一日而兩異見，比春秋抑有甚焉。可不懼乎？今邊防之策，聖謨深遠，講之熟矣。然而將未得人，兵未核實，器械未精，儲蓄未備。臣願陛下與二三大臣，因災而懼，謹其藩籬，常若寇至，不可一日而弛也。至於臣下，則有官居保傅，手握兵符，而廣殖貨財，專事交結，奪民利，壞軍政，人不敢言，道途側目，養之不已，其患將有不可勝言。此臣憂國惓惓納忠之至意也。」

庚寅，權尙書吏部侍郎李澗充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澗引年求去，故有是命。左朝奉郎黃抗知秦州。初，劍、建、汀、邵四郡例般鹽，自鬻以辦歲費，鬻而不售，則科於民。時汀之長汀縣鬻鹽峻急，民走轉運司訴之。漕臣王時升庇其事，舉人劉亮詣戶部訴之。事下汀州，會州遣巡檢官張士先於鄉下督鹽錢，其黨賴福高等懼亮不能自直，因苛留士先。乞州釋亮兩易之，且繫其從兵有死者。知縣事陳夢遠乃誣以嘯聚，守臣孫祖善亟遣正將謝宣措置。宣遂戮福高等千餘人，焚毀數百家。學諭葉椿率邑人訴於祖善。夢遠言：「椿與賊交結，州繫之獄，欲致之重辟。」錄事參軍劉師尹爭不能得，致仕而去。州上其事於朝，且令宣承勢埽蕩。亮持牛酒犒軍，宣執誅之。至是，言者奏祖善等賊殺不辜，又言通判向士俊必欲傳致葉椿諸人之罪。時夢遠已屬吏，詔并罷祖善等三人。仍令帥司究實，申尙書省。其後安撫司王師心言如章，乃詔夢遠降三官，士俊、宣各降二官，而師尹還任。民被戮者，其租稅皆捐之。夢遠、瓘族孫師尹聞

縣人。謝宣出兵。在去年八月。陳夢遠等降官。在今
年五月己卯。今因孫祖善等放罷併書之。

上問宰執。三朝國史。何日可進。陳康伯曰。帝紀已成。列傳未就。

上曰。史官才難。劉知幾謂必具才學識。卿宜謹擇之。上又曰。頃有乞撰會要者。湯思退不曾行。會要乃祖宗故事之總轄。不可闕也。但自元豐後。續爲之。蓋舊書分門極有法。似不須改。康伯曰。謹遵聖訓。旣而乞令館編元豐以後詔。從之。詔館編在是月。壬寅。今連書之。

辛卯。左奉議郎沈廈充諸王公大小學教授。初用李琳薦也。

琳薦廈事。已見紹興二十七年四月甲寅。

壬辰。權尙書戶部侍郎趙子瀟充敷文閣待制。知臨安府。侍御史汪澈。殿中侍御史陳俊卿言。臣等常再論劉寶罪惡。乞奪其節鉞。投之荒裔。未蒙施行。今復有訪問事迹。擇其灼然者更厯爲陛下言之。寶之軍籍不爲少。總司幫勘。月有常數。而入隊者不及其半。自餘雖曰輜重。曰防託。曰放牧。不應如是之多。率皆虛僞支破請給。又如死馬至六七百匹。而不開落。芻粟之費果何歸。機織至八九百人。而不教閱。錦綺之成果何用。拊撫羣下。類多逃竄。有效用陳孝恭者爲之首。今在廬。壽之閒。其徒頗衆。軍士爲暴。略不禁戢。如却招隱寺及大港民家。閒有捕獲。恐人議己。卽自坑而埋之。率以爲常。凡此皆寶之肆欺罔壞紀律。蓋其罪之大者也。遂達者。一選鋒使臣。專任爲回易庫監官。開激賞等庫於市心。置場坊柴場於江口。分布錢物。差人於荊湖。福建收買南貨。絡繹不絕。每將諸軍請受銀并折色公據。盡行拘收。明取暗尅。歲月

深遠。不知紀極。簿牒詭祕。無從稽考。今據達供。所管內外回易錢。僅有五十三萬餘貫。其欺隱不可勝計。此寶之剝下賈怨。又其罪之大者也。土木之工。興作無時。強占鎮江府倉基。以爲大第。令劉聚、郭剛等管創蓋房廊。以至起亭榭。造埽瓦。運花木。廣種植。幹辦淮甸及平江諸處財產。與淮南伐山燒炭。諸役紛然。略無休息。此寶之虐衆營私。又其罪之大者也。酒庫元許置一所。俾助軍用。寶乃擅置兩大庫。又添置腳店百餘處。列布闔閭。究其用心。專以漁奪總司及鎮江酒庫之利。寶之赴行在。隨行所帶金五千餘兩。銀三千萬兩。今拘收止得銀四萬一千餘兩。金鎰銖無有矣。其在軍中。搜買珠玉珍奇之物。以爲苞苴。動輒用銀至三五百錠。前後所用。不知其數。此寶之貨財自殖。又其罪之大者也。至如庇一庸僧惠山者。在金山寺。令蓄二妾於軍中。李琦家朝夕出入。縱其淫污。岳超母死。則役軍士置墳墓。而寶親爲之行服。是豈管軍之所爲哉。且寶無尺寸功。致身節鉞之貴。陛下姑務優容。責其求效。而乖戾乃如此。雖已罷兵柄。置散地。而責罰不加焉。與以禮求去者無異。臣等備員耳目之司。不敢循默。竊謂寶之罪彰彰如此。大則誅戮。小則竄殛。今乃擁節如故。非所以示勸懲。伏望奮發英斷。重賜施行。以慰天下之公議。詔劉寶落安慶軍節度使。罷福建路馬步軍副都總管。降授武泰軍承宣使。提舉台州崇道觀。福建路任便居住。

癸巳。名通化軍漢國相蕭何廟曰懷德。故太師秦檜妻冲真先生王氏薨。

甲午。上與宰執論給舍繳駁事。因曰。祖宗所以置給舍。正欲其拾遺補闕。若緘默不言。豈設官之意。然或探人主意。及阿附大臣。甚者至於不論臧否。沽激取名。此正仁廟、裕陵之所戒也。陳康伯曰。如此之人。亦

公議所不容也。集英殿修撰知鼎州凌景夏權尙書吏部侍郎。

乙未。資政殿學士知潭州魏良臣移知洪州。

丙申。祕書少監汪應辰權尙書吏部侍郎。是日大雨雪。詔出內府錢賜三衙衛士。凡九萬五千緡。且予貧民之不能自存者三萬九千餘人。又以內藏錢帛市薪炭賜之。輔郡細民。命常平官賑給。諸路委監司決獄事。

宋史全文。史臣曰。天人之應。甚不遠也。天大雨雪。而上以仁民愛物爲心。不旋踵間。其應如響。是年冬。敵嘗窺江。欲禁出關。潛遁者。上惻然不許曰。朕思維揚之擾。至今追恨。大哉帝王愛民之言。天實臨之矣。未幾。亮以自斃。聞。噫。誠於民而不違於天。惟

聖人能之。祕書省著作佐郎王十朋遣右僕射陳康伯書曰。乃者大雨雪而雷聲繼作。識者憂之。是陽不勝

陰之明驗也。主上仰畏天變。俯恤民隱。放房錢以寬細民。遣郎官以決滯獄。固宜德之動天。不俟終日。然而積雪不消。止而復作。今且十日矣。豈應天當以實。而小惠不足以弭災邪。夫天心仁愛吾君。出災異以警戒之。相公居燮調之任。當任賢退不肖之責。願以春秋災異之說。爲上力言之。進君子。退小人。內修闕政。外備強敵。開闢言路。以通下情。閉陰縱陽。以弭天變。勿以天道爲遠。聖人之言爲悠悠而不之畏也。比因輪對。狂妄日虞罪戾。固宜鉗口結舌。不言時事。而猶敢及此者。區區憂國之心。不能自己。以無路而告吾君。不可以不告吾相。由此獲罪。固所不辭。

丁酉。以大雪放朝參三日。修武郎御前忠銳正將李師民爲閣門宣贊舍人。忠訓郎劉舜謨爲閣門祇候。師民顯忠子。舜謨光遠子。知樞密院事葉義問言其廉謹可用。故擢之。

戊戌直祕閣淮南路轉運判官張祁落職放罷。言者論祁宿負罪惡。又言祁媚事湯思退。起廢持節。其在淮西。盜用庫錢。又團結山水寨。動以二三十萬人爲名。百端科擾。人不聊生。逃亡浮浪作過之人。自行招集。名曰放用。以爲緩急自衛之計。故有是命。又詔効用令帥司收管。其係官錢物。令總領官都絜驅磨之。己亥大晴。詔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和國公張浚。令湖南路任便居住。時浚尙責居永州。殿中侍御史陳俊卿。開爲上言浚忠義。且兼資文武。可付以閫外。臣素不識浚。雖聞其嘗失陝服。散淮師。而許國之心。白首不渝。今杜門念咎。老而練事。非前日浚也。願陛下勿惑讒謗。雖未付以大柄。且與以近郡。以係人心。庶緩急可以相及。上納其言。詔衡州編管人胡銓。與放逐便。又詔昨緣事一時編管羈管居住命官。令刑部開具職位姓名。并元犯因依。申尙書省。直祕閣知江州王矩爲淮南轉運判官兼淮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左朝散郎林仲純知江州。

庚子。殿中侍御史陳俊卿言。敷文閣直學士知建康府韓仲通。起於法家。專務刻薄。頃歲周旋刑寺十餘年。阿附故相。以三尺濟其喜怒。起大獄。殺無辜。不可勝數。故相之亡。偶以憂去。因得漏網。湯思退秉政。以其同出其氏之門。特引援之。其在建康。以公庫餽遺。旁午秦門。殆無虛日。丁禕秦氏奴也。曩與仲通刎頸交。今延爲上客。日與晏飲。詔仲通落職放罷。初。命郎官以上舉縣令。旣而朝議以選人不可授大縣。第令籍記姓名。右諫議大夫何溥言。朝廷用人。不可拘以資格。且如今日爲選人。明日改京秩。其人則猶昔也。而差注之格。乃有等差。蓋銓曹之限仕進者。不得不爾。若朝廷用人。乃拘其法。又何以薦舉爲哉。故臣

寮所舉者才也。非官也。望詔三省。於已舉之數。毋拘劇易。早與差除。行之十年。則天下縣令。舉無濫授之患矣。詔權令通融差注。詔浚運河。以淮東大軍庫贖剩錢六萬九千緡。鎮江府常平米萬三千斛。爲工役費。命總領淮東錢糧朱夏卿。兩浙漕臣林安宅董視之。武功大夫英州刺史知濠州劉光時言。兩淮所出馬低小。名爲淮馬。自成一種。比之江南。尙可蕃息。而州縣拘籍戶馬。以應使令。不特責其馬。而又欲人與芻稻隨之。賠費滋多。大爲民患。是致民閒不敢蓄馬。望嚴爲禁約。從之。

辛丑。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王綸。知建康府。權戶部侍郎錢端禮奏。贍軍新中酒庫以二十萬緡爲歲額。從之。

壬寅。詔館職續元豐以來會要。詔諸路總管鈐轄人從並減半。添差官與三分之一。其添給駟料並減半。用右諫議大夫何溥請也。建王府內知客龍齋曾覲。乞月給御廚折食錢。如在京王府例。許之。此細事不

當書。以日厯不見龍齋除內知客月日。故因事附見。

武德郎新知復州董誠。爲兩浙東路兵馬鈐轄。以其妻父劉琦言。誠在復州。薄有

產業也。右宣教郎新知鬱林州周冲翼。移知復州。旣而侍御史汪澈言。琦蔽於子壻之愛。欲其相近。乃指

定差遣。爲之陳請。非有事故。詔以誠爲江南東路兵馬鈐轄。

澈上奏。在此月丙午。誠改命在三月庚午。今併書之。

左正言王淮言。朝廷

嘗立賞格。給賣官產。以勸赴功之人。而吉州所申。與提舉官所言。高下遼絕。朝廷爲之罷提舉官。逮今踰

年而所減三十萬緡。猶未可盡準。近者永豐之民。詣御史臺訴科賣官田之弊。至有已輸錢未嘗請射田土者。蓋其始作俑倡爲欺罔者。魏安行其人也。安行初守滁州。嘗以墾田數千頃。邀賞于朝矣。就加覈實。輒復不然。其爲戶部郎。嘗獻營田之策矣。試之維揚。蔑聞成效。徒以口舌。僥倖得官。今又持節江東。傲誕自如。恬不爲怪。望錄其前後欺罔之罪。特賜罷黜。仍戒諸路守臣。給賣官田。並聽民戶實封投狀請買。毋得抑勒。累榜不售。申明裁減。其吉州先科敷人戶輸錢在官。不願請射田土者。特行給還。詔安行罷江南東路轉運副使。餘從之。安行在江東。急於受賞。督迫州縣鬻田甚峻。屬邑一切望風。左朝散郎知徽州洪适甫至官。民競赴愬。适曰。賞可慕。民獨不可愛邪。乃戒屬邑有虐吾弱者。必劾已。而安行罷去。民卒得寬全。

是月。金主完令諸處統軍擇其精於射者。得五千人。分作五軍。皆用蒼絲聯甲。紫蒼爲上。黃蒼青蒼次之。號硬軍。亦曰細軍。亮每自詫曰。取江南此五千人足矣。

二月〔按〕是月甲辰朔。丙午。宰執進呈。昨得旨。問儀鸞司換舊陳設有無收支。上曰。陳設不過享廟及人使至時用。

之。何至一歲五易。朕已令以新易舊。仍據數收支矣。上又曰。朕宮中未嘗用此。惟以儉爲尙。乃詔自今非破損勿易。仍先中尙書省。乃下有司以新易舊。右朝散大夫江南西路轉運判官李若川移東路。軍器監主簿楊民望言。監司三弊。一曰。按吏徇其好惡。以示威福。二曰。巡按以察州縣。而一縣所費。或至千

縉。三曰公使互送。過於供給。蜀去朝廷遠。吏尤自肆。乞命監司帥臣互察。從之。民望成都人也。

丁未。左朝散郎新知江州林仲純爲江南西路轉運判官。卽降授右通直郎。新知黃州林珣。移知江州。

尙書戶部郎中總領湖廣江西財賦湖北江西軍兵馬錢糧彭合。主管台州崇道觀。以病自請也。合尋卒。

戊申。詔邛州復置惠民監。歲鑄鐵錢三萬緡。利州六萬緡爲額。內大小錢各半。初議者請復嘉邛二州鼓

鑄。四川安撫制置使王剛中言。嘉州無鐵可用。乞令邛州以所造日額衣甲鐵炭改鑄夾錫錢。而令利州

以鑄錢所餘鐵炭對數打造衣甲。委遂州守臣提舉措置。仍隸屬總領所。從之。

利州六萬緡計用本錢十一萬四千餘緡邛州三萬緡計用本錢三

萬九千七百餘緡。淳熙六年十月並改鑄一折三錢。

直祕閣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公事向伯奮行太府少卿。總領湖廣江西財賦湖北

京西軍馬錢糧。

己酉。右朝散大夫知贛州陳輝直祕閣再任。以右正言王淮言其治行也。宣正大夫崇信軍承宣使利

州西路駐劄御前後軍統制王喜卒。喜驍勇善戰。西人畏之。

庚戌。直敷文閣兩浙轉運副使王時升入對。論福建上四州鹽直太重。時議者亦言福建路科賣官鹽其

弊已甚。昨者汀州又以科鹽遂媒賴福高之禍。臣聞閩地瘠薄。舟車少通。明道以前。鹽法固未立也。景祐

之後。始置海倉。納收秣鈔錢十萬緡。以三分之二許客人於權貨務入納興販。一分與轉運司錢。充上

四郡買發。百餘年間。公私便之。宣和末。偶因兵火。客販阻絕。故海倉之鹽盡歸州縣般運。建炎間。雖量增

價值猶是官司置場出賣。民未以爲病也。續因邵武軍簽判趙不已獻言。本路每歲遂抱納鈔鹽錢一十萬緡。節次增至三十萬緡爲額。鈔錢每增。鹽價遂長。頃年每斤不過三五文。今甚者至百有餘錢矣。官價既高。私販難戢。州縣貨賣不行。始議抑配。議者以爲今欲上給經常之費。下寬齊民之力。無如取歲計之實用。去無補之虛耗。且如本路歲賣鹽一千一百三十萬斤。以錢百二十爲率。計收錢百三十五萬六千緡。歲計所用不過六十萬緡。據實而取。民亦何辭。自餘七十五萬六十緡。悉非公上之人。多與運綱人充優補糜費。兼供官吏百種侵欺。此所謂無補虛耗。重困於民力。爲可去也。今漳、泉、興化、福州下四郡。見行科納鹽息。計產而出。謂之產鹽錢。印契而出。謂之浮鹽錢。每歲不下四十餘萬緡。行之既久。民亦安之。上四郡所用歲計六十萬緡。以數內三十萬緡視下四郡。令人戶計產印契。作產鹽錢入納。然後罷海倉之買納。免官司之運賣。弛一路之禁榷。所至場務。別行委官拘收。稅鹽錢歲約三十萬緡。湊成六十萬緡。則歲計無不足之患矣。或者又欲做茶引之法。從漕司造長短鈔引。合同號簿。據逐州縣合運歲計並鈔鹽綱數分拋。令自招客人。入納見錢算請。仍以合同號簿。付懷安等處鹽倉支鹽。謂如本州賣鹽一斤爲錢一百文。內二十八文係漕司鹽本。增鹽等錢二文。助學錢一文。吏錄錢三文。醋息錢六文。豐國監錢二十六文。市用錢每斤共計錢二十五文。入納見錢六十五緡。卽給一千斤鹽鈔之

類。仍便指躬往賣去處。與百姓和合買賣。而六十五文之外利歸商賈。則人亦必樂於入納。況所在鹽價不等。少者獲什伍。多者獲倍稱之息乎。所有拖腳耗鹽之數。並依舊優潤客旅。州縣卻將所賣鹽鈔錢。並

據諸色科名分隸發納。不用鹽本。坐辦歲計。而宿弊可以盡革。二者之策。俱可施行。若由前所言。科產浮鹽錢及收稅鹽錢滿六十萬緡。以充歲計。而使民自便。亦云善矣。竊恐曠日持久。言利之臣。又欲官自煮海。重困居民。誠爲措置刻石。以示永久。則不足慮矣。由後所言。行長短鈔引。竊恐漕司州縣之吏。利於科擾。則監司州郡。欲以綱運周旋人情。巧爲不可之說。欲望下臣此章。令福建諸路司公共詢究風俗。博求利害。擇宜於永久。可以便民者。嚴立程限。以實來上。陛下斷而行之。則八郡之民。均受其賜。且免州縣分差。使臣下鄉科擾之弊。詔福建諸司同具措置。限兩月申尙書省。太僕寺主簿兼權光祿寺丞李浩主管台州崇道觀。自請之也。先自胡憲乞歸。查籥被論。浩亦不安於朝。與王十朋相繼求去云。

此以浩墓志參修

癸丑。崇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趙密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

甲寅。少師寧遠軍節度使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恭國公楊存中爲太傅。充醴泉觀使。進封同安郡王。賜玉帶。奉朝請。存中領殿嚴幾三十年。至是王十朋、陳俊卿、李浩相繼誦言存中之過。上感其言。存中聞北事有萌。乃上疏言。今人年來規畫有異。雖信好未渝。而蛇豕薦食之心已露。宜及未然。於沿邊衝要之地。置堡列戍。峙糧聚財。濱海沿江。預具鬪艦。至於選將帥。繕甲兵。謹關梁。固疆塞。明斥堠。訓郡縣之卒。募鄉閭之勇。申戒吏士。指授方略。條爲十事。以獻。會趙密謀奪其權。因指爲喜功生事。存中聞其議。乃累章丐免。此以王職所撰存中神道碑參入。碑詞不無緣飾。然以事考之。北敵寒盟。存中再起。而趙密過罷。則似以此故也。今但去其潤色之語。而以王十朋等所言載於其前。則事實自見矣。

前一日。上召學士楊椿草制。且

諭大臣曰。可令密於未宣麻以前。便交職事。昔唐神策軍使王駕鶴久典衛兵。權震中外。議欲易之。崔祐甫召駕鶴語移時。而代者已入軍中矣。朕讀唐史。深嘉祐甫善處事。可以爲法。隋州觀察使殿前司神勇馬步軍同統制李捧權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仍以神勇軍隸步軍司。親衛大夫武泰軍承宣使張守忠落階官爲利州觀察使。殿前司策選鋒軍統制。詔殿前司日前諸將下有除尅掊斂。私放債負之類。並日下改正住罷。兵校差出回易及私幹借事。限一月拘收回軍。務在優恤士卒。以稱朕意。仍於軍門榜諭。

乙卯。閣門祇候御前忠銳第五副將軍劉舜謨爲東南第二副將。廬州駐劄。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林覺卒。

丙辰。置行在會子務。後隸都茶場。悉視川錢法行之東南諸路。凡上供軍需。並同見錢。仍分一千二千三千凡三等。蓋權戶部侍郎錢端禮主行之。仍賜左帑錢十萬緡爲本。初命徽州造會子紙。其後造於成都。丁巳。右朝請大夫楊杭爲淮南轉運副使。兼淮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右朝議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方茲爲京西路轉運副使。尋不行。左朝散郎京西路轉運判官蔣汝功爲夔州路提點刑獄公事。

庚申。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趙密以本軍酒坊六十六歸之戶部。後二日。同安郡王楊存中復以私家撲買酒坊九及酒本釀具爲錢七十二萬緡上之。於是歲通收息錢八十萬緡有奇。以其半爲行在諸軍馬草之費。時諸軍日費芻萬束。率爲錢千緡。上嘗謂近臣。自楊存中之罷。朕不安寢者三夕。蓋上思慮深遠。

如此。

辛酉詔侍從臺諫薦士各二人。帥臣監司各一人。直顯謨閣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楊傑主管台州崇道觀。傑以父存中解兵柄故有請也。

癸亥封建府夏氏爲齊安郡夫人。翟氏爲咸安郡夫人。給內閣中俸。夏氏江西人。曾祖令吉爲吉水簿而卒。因家焉。翟氏本姓謝。其父寧早死。養於翟氏。因入內武節郎蔣世忠入宮。皇后以賜王。至是得封。二人爲中

宮所賜會要不書。按周必大草翟貴妃爲皇后改姓謝氏制云。早從藩邸之游。蓋稟庭闈之命。卽指此。

時王在藩邸。左右嬪御不過數十人。僅足以備使令。一日。出十

餘人。厚其資而遣之。有一年少而俊麗者。王雖奇之。而亦竟不留。嘗語宮僚曰。聲色之事。未嘗略以經意。至於寶貝珠玉。侈靡奇異之物。平生心所不好。亦未嘗蓄之。

甲子皇叔崇慶軍節度使知西外宗正事士街建寧軍節度使知南外宗正事士劇並罷。士街等置司泉福二州。會士街強市海舟爲人所訴。右諫議大夫何溥奏其事。因請申嚴兩宗司興販蕃舶之禁。不惟官課增而民業廣。庶幾銅錢出界之令可以必行。仍乞擇宗英往代其任。詔大宗正司更選宗室二人。旣而言者以爲南班至少。請擇內外宗室文武之廉正者更主之。乃命左朝散大夫士勗知西外宗正事。直敷文閣主管台州崇道觀子游知南外宗正事。自是凡宗官率多用文臣矣。

言者乞擇文武。在三月乙卯。士勗等並命在庚寅。今聯書之。

詔

僞造會子及扇搖之人。並依見錢關子法。

已見元年十月壬午六年十月戊申。

甲子。上與宰執論薦舉人材。因曰。人材當用實可濟事者。若高談闊論。雖可觀。然徒欲近名。辟猶畫餅。終不可食。何益於事。卿等宜審度之。

乙丑。詔經義詞賦依舊分爲兩科以取士。先是右諫議大夫何溥上疏論經義詞賦合爲一科之弊。以爲兩場俱優者。百無一二。而韋布之士。皓首窮經。厄於聲病之文。卒無以自見於世。望將經義得免解舉人。及應舉進士年五十以上。許兼一大經。於詩賦場引試。其不願兼經者亦聽。庶幾宿學有以自展。

溥建議在今年正月

壬寅。議者多以爲經義詞賦不能並精。又減策二道。而併於論場。故策問太寡。無以盡人。且一論一策。窮日之力。不足以致其精。雖有實學。無以自見。願復經義詩賦分科之舊。詔禮部國子監太學官看詳經久可行。申尚書省。至是權禮部侍郎金安節等奏。依舊爲兩科。詩賦不得侵取經義分數。若經義文理優長。合格人有餘。許將詩賦人才不足之數。聽通融優取。仍以十分爲率。毋得過三分。自今年太學補試爲始。於是行之至今。中書言。昨以僧徒冗濫。令禮部權行住給度牒。已經二十餘年。望量行製造度牒。立定價數。分降諸路州軍。詔戶禮部措置。戶部乞每科給降二千道。每道價五百千。綾紙錢十千。皆省陌。兩浙州軍輸左藏庫。江淮荆湖京西輸三總領所。江西湖南閩廣委逐路提刑司。仍輸左藏。願以金銀計直者聽。

從之。左朝議郎知徽州洪适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武翼郎新知敘州武鉅移知均州。以殿中侍御史陳俊卿言其才可用也。

丙寅。詔通進司承受內降文字。並封送三省樞密院。先是內降詔旨。未經朝廷奉行。多漏泄者。議者以爲言。詔給事中黃祖舜措置。祖舜乞選內侍省官二員監通進司。每日降出御封文字。並用黃絹夾囊盛貯。監官親書姓名封發。仍令門下後省印麻鈔轉。旬終赴省結押。日具承受奏牘及御封名數申省。至是行下。

丁卯。武功大夫英州刺史劉光時陞忠州團練使再任。以州民吳洪等言其治行也。

庚午。侍御史汪澈言。敷文閣待制知平江府朱翌本秦檜腹心之交。自選人拔擢二年。而至侍從。復叛檜而附范同。故檜怨之刻骨。自公道之行。朝廷愍其久竄嶺表。在按拭之列。寢叨郡寄。所至不治。近差李寶往平江措置防扼海寇。翌漠然不顧。泛以武臣待之。使寶徒手無所施功。及其哀懇。亦略不介意。至煩朝廷又遣林安宅。國事安賴焉。望賜罷斥。以爲不治者之戒。從之。

林安宅時爲浙漕。其遣行月日未見當考。

是日。左司郎中徐慶

賀金主生辰還。過楚州。見右朝奉郎通判州事徐宗偃。爲言金主初無恙。因諭以去冬省劄詢問對境疾病事。恐或至失墜。則有悔吝。於是宗偃因慶歸以省劄上之。

辛未。左中奉大夫提舉台州崇道觀張修卒。

是月少師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嘉國公秦熺薨於建康府。詔贈太傅。

三月丁亥行下。

熺家居凡六年。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八十九

【紹興三十有一年】三月甲戌朔。詔起復左武大夫興州刺史殿前司破敵軍統制陳敏以所部千六百

人往太平州駐劄。尋改隸馬軍司。

此據四月二十四日都省所奏。附見。未見降旨改撥之日。當考。

權吏部侍郎凌景夏言。故相以愛憎進退天

下之士。或挾私立致通顯。名器溷亂。豈非害治之大者。仁宗朝。范仲淹常爲百官圖以獻。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是而可以爲公。可以爲私。亦不可不察。近紹興初。常命宋棐編修差除格目。自宰執達於寺監丞簿。其書斷自元豐以後。願倣此意。申敕攸司。重加編緝。命二三大臣。遵守格目。凡遷進淹速。必稽其次序。使繫朝典。故舉行於今日。事下吏部。後不行。

己卯。右諫議大夫何溥爲翰林爲士。兼權吏部尙書。仍兼侍講。先是溥常言。君子小人和。同比周之弊。有曰。同近於和。而和實非同。比近於周。而周終不比。世人之假同以爲和。託比以爲周。求濟其一己之私。而卒貽天下之患。臣願辨之於其早。制之於其微。使同與比之迹不形。而和與周之實常著。則朝廷正而百官正矣。又言軍政之弊。曰。爲將帥者。不治兵而治財。剝削之政行。而拊摩之恩絕。市井之習成。而訓練之法壞。二十年閒。披堅執銳之士。化爲行商坐賈者。不知其幾。歲課月計。利歸私門。壟斷自如。百姓失業。甚者死亡不補。虛數日增。沿流尋源。所宜痛革。又言。爲備於無事之時。擇才於自代之舉。置總帥以護諸將。

則勢同臂指。募民兵以捍兩淮。則可固藩籬。皆當今急務。上察其忠。乃有是命。監察御史陳之茂爲尙書吏部員外郎。祕書丞兼權吏部郎官杜莘老守監察御史。詔太傅同安郡王楊存中朝朔望。大理寺丞姚邵爲京西路轉運判官。徽猷閣直學士提學江州太平興國宮洪遵知平江府。先是命浙西馬步軍副總管李寶屯平江以防海道。而守臣朱翌議多矛盾。朝廷以寶嘗爲遵所薦。故改用之。詔錄勳臣魏仁甫馬知節余靖寇瑊張述諸孫各一人用郊赦也。仁甫故相。知節執政。靖瑊從官。述職方員外郎。以嘗請立皇嗣故。

庚辰尙書禮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洪邁爲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左中奉大夫王普行尙書禮部郎中。潭州觀察使利州西路駐劄御前中軍都統制兼知成州吳拱移知襄陽府。依舊中軍都統制。拱遙領利西統制。蓋以攜西兵之鎮故也。召武功大夫榮州刺史知襄陽府劉澤赴行在。左朝請郎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

公事洪适移江南東路避親嫌也。

辛巳左朝奉郎知嚴州樊光遠爲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右朝散大夫知真州徐康提舉西路常平茶鹽公事。

壬午兵部尙書兼權翰林學士兼侍讀楊椿參知政事。詔秦檜妻冲眞先生王氏改贈希妙先生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虞允文言。王氏以先生耐於檜之廟而爲之配。不合禮經。乞歸先生之號於有司。仍

舊秦魏國夫人舊號於禮爲稱從之。

王氏復封在此月丁亥今併附此。

左宣教郎趙公廩知平江府長洲縣用洪邁爲尙

書郎時應詔所舉也。詔故直祕閣林季仲故祠部員外郎李巖老並特與恩澤一資。季仲復職未盡巖

老居母喪而卒。權吏部尙書何溥爲之請特錄之。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李琳卒。

癸未宜州觀察使提舉建昌軍僊都觀王升卒。

丁亥給事中黃祖舜言身後恤典朝廷所以褒贈功臣使之歿有餘榮也。契勘故相秦檜當政擅作威福不知有上殘陷忠良爲國斂怨其子熺實與謀議及其亡也陛下保全其家俾熺休致而歸不寘之罪恩亦至矣。今乃贈以帝傳之秩又與之遺表恩寵命橫加殊駭物聽。詔前降指揮更不施行。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陳正同知太平州右武大夫忠州刺史知郢州馬羽罷以京西諸司言其不法也。

戊子右迪功郎莫沆爲紹興府嵊縣令沆歸安人大理少卿孫敏修應詔所舉也。

庚寅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陳康伯遷左僕射參知政事朱倬守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侍御史汪澈言近有旨政事並用祖宗舊制然循襲旣久有司失於講求往往有未厭人心者姑以遷授恩數六事明之六等檢校官舊制也今則皆無有而自節度徑除太尉麻開府儀同三司以至少保矣。節度以移鎮爲恩寵舊制也今則一定而不易矣。承宣分大中小鎮觀察分大小州舊制也今則皆徑

作一官矣。橫行自右武大夫以至通侍爲十三等。以待年勞及泛恩者。非有功效顯著。不帶遙郡。舊制也。今則自右武大夫遷官者。卒於遙郡改轉。纔五遷卽至遙郡承宣使。一落階官。遂爲正任承宣使矣。武功大夫實厯七年。用七舉主。始轉橫行。舊制也。今或自小使臣爲閣門宣贊舍人。纔遷一官。徑至右武郎矣。總管鈐轄都監分六等差遣。非正任觀察使及管軍。不以爲總管。舊制也。今降此而得之者。紛紛皆是。至有法當入第六等如武翼郎或宣贊舍人而除者矣。臣謂賞爵所以厲世磨鈍。使人欲之不可必。企之不可及。是以祖宗規模宏遠。董正有序。名器之重。不可假人。昨自權臣用事。動出己意。倖門一開。錯雜並進。浸淫於今。可爲太息。望詔三省樞密院。將此六事參酌典章。務存大體。立定綱目。貴於遵守。不必曲徇人情。以趨捷徑。庶可以鑒成憲。行故事。仰副陛下規恢之意。詔中書門下後省看詳申尙書省。翰林學士兼權吏部尙書兼侍講何溥進兼侍讀。權尙書禮部侍郎金安節兼侍講。

辛卯。武義大夫金鼎爲閣門宣贊舍人。

鼎湖州人。初見紹興十七年十一月。

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虞允文言。閣門貼職。祖

宗所以獎勵邊功。未嘗妄予。按鼎以財雄東南。因納粟授官。交結故相秦檜。以看閣子爲名。使專任南畝。出納之責。累官正使。人所不齒。今一旦授以上閣之秩。人言藉藉。臣以爲決非陛下本意。上覽奏。謂輔臣曰。朕初不知曲折。當如此請。以戒後來僥倖之門。或曰。鼎嘗造海舟以獻。王繼先其直萬緡。舟中百物皆具。是除繼先所薦也。

此爲王繼先得罪事實。

故左朝奉大夫致仕李光追復左中大夫。官其子二人。先是其妻紹雲

郡夫人管氏言。光遷謫嶺海。首尾十八年。二子喪亡。二子流竄。田園屋宇。盡皆籍沒。骨肉流散。身後二子三孫俱白丁。祖宗以來。執政官得罪。未有如光被禍之酷者。宰相陳康伯進呈。故有是命。詔鋪兵擅開竊看傳錄文字。並依建炎指揮從軍法。建炎二年十一月其闕額以廂軍填補。月給錢米皆增之。

壬辰。左朝請郎主管臺州崇道觀陳夔知徽州。左從事郎監行在省倉上界史正志充樞密院編修官。

正志。江都人也。

甲午。戶部奏。左藏西庫見錢不多。所有月支券食等錢。欲以銀會品搭諸司百官。以十分爲率。六分折銀。四分會子。軍五分折銀。三分見緡。二分會子。從之。武功大夫忠州刺史淮南東路馬步軍副總管宋肇。主管建昌軍僊都觀。初。戶部奏以官田授揀汰使臣。事下兩省臺諫。事初見正月戊寅既而給事中黃祖舜。中

書舍人虞允文。臺諫杜莘老。梁中敏等言。臨安一府。揀汰使臣軍員。凡一千六百八十有八人。歲用料錢等九萬一千餘緡。紬絹布緡二萬五千八百餘匹。米二萬八千餘石。而本府屬邑。除昌化。鹽官。富陽無係官田外。其餘六邑。止有田一千一百七十四畝有奇。是一兵之田。未及一畝。若如議者所陳。紐其衣糧。請給計其價。而給其田。則所贍養者。不過數百人。其坐而仰衣糧者。尙千餘人也。不特事體不一。又勞逸不均。謂宜下有司。將賣不盡係官田。及戶絕寺觀無主田。并僧道無主田。盡行拘收。又將日後沒官田。歲行

抄籍以待兵田之數相當而後施行。庶無不足不均之患。丁酉詔吏兵部長貳參酌措置。後不行。

日厯記載
臺諫給舍

議狀於此日而臺諫止有殿中杜莘老司諫梁仲敏二人。〔按〕此時汪澈爲侍御陳俊卿爲殿中仲敏爲監察王淮爲正言。今年四月淮丁憂六月一日俊卿出臺六月六日莘老遷殿院七月一日澈自中司出使意當在七月以後是時西掖乃楊邦弼虞允文二人九月邦弼致仕允文獨員今邦弼不繫臺或又是九月已後所上也。

己亥言者乞令大臣省親細務詔左右司措置申尙書省。

庚子故朝散郎充徽猷閣待制張宇發特贈左朝請大夫宇發靖康初從陳過庭使北死雲中之佛寺至是其家有請故也。初左朝請郎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洪适入對論役法事曰臣竊見元祐指揮合役坐閑人戶不及三番處令僱募蘇軾謂聖恩欲使百姓空閑六年是以紹興二十六年之旨歇役六年者與白腳同行之數年下戶得以寬佚閑者宣州守臣有請欲不候六年再差上戶有司誤以歇役六年之文衡改下戶畏避多致流徙蓋上戶稅錢有與下戶相去千百倍者必俟差遍下戶則富豪經隔數十年方再執役臣守徽州以婺源一縣言之有差及一貫稅錢者民間哀訴誠爲可念乞仍行二十六年指揮庶使細民鼓舞澤德又如一部之內上等五戶稅錢各五十千中等五戶稅錢各三十千各曾應役若以歇役六年再差恐中等五戶僥倖終免乞自第一戶差至第十戶然後再差所貴役法均平上下稱便詔戶部看詳至是戶部言在法差募保正長通選物力最高人充應二年替無可選者於得替人內

輪差乞申明行下從之。

夏四月

〔按〕是月癸卯朔。

甲辰詔潭州觀察使利州西路駐劄御前中軍都統制新知襄陽府吳拱以西兵三千

人戍襄陽朝廷聞金人決欲敗盟乃令兩淮諸將各畫界分使自爲守措置民社增壁積糧是時御前諸軍都統制吳璘戍武興姚仲戍興元王彥戍漢陰李道戍荆南田師中戍鄂渚戚方戍九江李顯忠戍池陽王權戍建康劉錡戍鎮江壁壘相望而襄陽獨未有備故命拱以所部戍之其闕額令吳璘招填限一季

吳拱移屯日麻全不載王之望申省劄子云四月二日指揮甲辰初二日也。

先是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聞有邊隙乃自益昌運糧十萬石至武興

及拱移軍遂以歸舟二百七十餘艘載其軍兼家而下軍過合州守臣右朝散大夫宇文師申以私錢餉之軍士皆喜師申粹中子也

〔按〕此則拱之軍蓋自嘉陵順流入大江峽州或荆南之襄陽也。

拱衛大夫忠州團練使劉貴提舉邕州左右江

兵馬賊盜公事兼提舉訓練峒丁右朝奉郎何休知化州還言廣西轉運司自權鹽之後利入頓虧遂

令諸郡變稅折錢如化州額管稅米八千石歲用萬五千石漕司歲於本州科六千五百石赴容州送納每石折錢二千六百而令本州和糴萬石支價錢四百仍就稅戶均糴民間甚以爲患乞於廣州權鹽數內撥一半赴漕司充歲計令逐州之稅各隨本州送納戶部奏乞坐法約束行下從之既而左朝奉郎知廉州程遯召還亦言廉州丁米偏重每丁有輸八斛六升者而漕司又以丁口歲敷二分食鹽十餘萬斤

民方益困。願減丁米三千石。而以賣鹽錢糴米償之。事下戶部。尋以逖爲大理寺丞。

休上奏在甲辰。逖留中在己酉。今併書之。

乙巳。言者論州郡之學。其閒無進取之路。故士之去就甚輕。所養無素。乞權罷太學補試。而於諸州養士。每百人中。選其行藝之精者。歲貢兩三人入太學。庶幾所得皆素養之士。且非一日之長。而士之在郡學者。皆以實能爲尙。學校不期而自重矣。事下國子監。已而國子監言。自罷舍法。復以科舉取士。奉行日久。難議施行。事遂止。中侍大夫武當軍承宣使知夔州李師顏言。歸州去夔州最近。去荆南最遠。乞以歸

州仍隸本路。所有本州歲起湖北路錢物。依舊赴湖北漕司從之。

建炎四年。宣撫處置司。割歸州隸本路。紹興五年。還隸湖北。

丙午。右朝奉郎郭淑通判蔣州。右奉議郎知袁州萍鄉縣芮輔通判濠州。並填復置闕。

丁未。右朝奉郎通判楚州徐宗偃獻書於宰執曰。竊聞使命往來。覘邏窺度之言。莫不以敵國遷都。決定於春二月。今四日矣。其言未驗。迺曰。先至洛中看花。或又謂星臺陳獻拘忌。乞以今秋爲期。蓋詭詐叵測。初無一定之論。在彼者雖無一定之論。而在我者當有一定策以應之。則事至而不擾。今日之勢。惟荆襄兩淮。最爲要害。守之則長江可守。棄之則江不能保。利害灼然。雖三尺童子。皆能知之。經理固不宜少緩。誠使在我之策既定。則彼之已遷未遷。皆不足深慮矣。

庚戌。集英殿修撰曾幾。周綰並陞敷文閣待制。幾提舉洪州玉隆觀。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初。殿前司左翼軍駐漳州。郡鬻官鹽以供其費。其後此軍移泉州。而鬻之如故。凡於村郭分十八場。悉以民戶編排。

爲甲赴場市鹽定其等第限以斤兩深山窮谷之民無一免者人甚苦之至是侍御史汪澈乞委提刑司相度利害如所收錢非起發贍軍卽與住罷從之左奉議郎知遂寧府何驥爲潼川府路提點刑獄公事

辛亥敷文閣待制知臨安府趙子瀟奏府城摧倒者千八百餘丈乞支降二十七萬緡米七千石調三衙卒九百人分頭修築從之

壬子忠訓郎韋珪爲閣門祇候

珪淵孫已見

癸丑詔太傅醴泉觀使和義郡王楊存中許存畱殿前司部曲五百人諸子壻各進官二等以其奉祠故也右正言王淮丁父憂免

丁巳御批比來久雨有傷蠶麥及盜賊閒發雖已措置未至詳盡可令侍從臺諫條具消弭災異之術防守盜賊之策各以己見實封聞奏時久雨故殿中侍御史陳俊卿上疏請之上謂宰執曰應天以實不以文可令侍從臺諫各具時政之闕有不便者卽與改正宰臣陳康伯朱偵皆待罪上曰罪在朕躬豈可移過大臣翰林學士何溥言安邊之圖雖在擇將帥而立國之本要在得人心惟原天人相與之際莫如自治之急俊卿又言詔下之日陰雲開霽至誠動天應如影響然當主憂之時敢不畢其愚慮今敵居汴京已逼吾境而武昌襄陽荆南各相去數百里宜擇威望重臣以兼制之使首尾相應又宜密遣人假以他

職往來軍中。以問諸將。或令逐軍各使腹心將官赴朝廷。令大臣與知兵者講說地形。及先後緩急之宜。又鄉兵亦宜給以衣糧器甲。俾之樂從。雖朝廷方守和議。淮上未可屯兵。而歷陽、儀徵、維揚、城壁稍堅。當陰爲之備。他日諸軍可以投足。昔唐憲宗中興。裴度曰。此豈朝廷之力。可制其命。特處置得宜。能服其心。今苟處置得宜。彼知我有人焉。或可以寢其謀矣。權禮部侍郎金安節言。淫雨之咎。竊意鄉士之列。郡邑之間。有未能上體德意。而感傷和氣。致召災沴者。如刑罰之失中。賦役之不平。貪夫侵蝨。以傷民財。暴吏肆虐。以賊民命。有一於此。皆致災之由也。在內令風憲之臣彈劾。在外令廉察之官按察。俾官曹肅清。民有愜志。則和氣可召。而災害不生矣。若乃安內攘外。則古無上策。時異事殊。其可施於今者。蓋鮮焉。何者。敵國相持。非和則戰。其形已定。則吾之籌畫。亦專出一塗。而無所牽制。今也名爲修和。而實相窺伺。則爲今之謀。要使規模不失和好之形。而實有備預之策。而後國勢可立也。故臣之愚慮。其策有三。一曰。厲將帥。二曰。擇地形。三曰。明覘候。自一二年來。沿江上下。列屯作鎮。其意以備江北也。人情狃於無事。必不能夙戒素辦。如與敵對壘者。萬一出吾不意。疾驅渡淮。而我軍方整部伍。理器械。仗備屣履。非一月不能首塗。則敵人已奄至江上矣。臣謂今日諸將。必使之選兵夙戒。常若寇至。然後緩急可用也。軍之所處。得地者勝。乘險以守。則衝犯者不得利。據要以守。則侵越者不敢過。今頓兵江北。雖有地利。不得預據也。而可以預加相視。且如盱眙之距京口。其路當衝要者。凡幾所。地稱扼塞者。凡幾處。除當險要之外。旁岐支徑。可以分攻越鈔。以達江之南岸者。凡幾道。此雖聖智如黃帝、湯、武者。不能意度而數揣也。必須躬厯身到。

詢人訪古。而後可知。今不預備也。必將有警。而後推鋒越江。倉皇之間。何嚮而險要可據。何屯而攻鈔可禦。浪進泛行。與客軍遠涉者無異。則吾何名夙戒預備也。臣愚欲乞令沿江列屯。各以對江地步。令主帥自擇將校。量選壕寨。作沿幹過江。逐一詢訪土人。相視地勢。其有所得。隨行具圖著錄。歸視其軍。則不惟躬親按行者可知。他時軍行。其視圖籍者。亦得以知之矣。今江北之無兵無城者。以爲和也。而方儲兵江南。以爲有事之備。若敵有變動。覺知能早。則猶可以半淮。漢以相角。若覘者不精。逮其侵軼入境。而方出師與爭。則淮。漢之地。危不可保矣。古者募客刺讎。受募往刺者。必有刺之道焉。而世未嘗以前人嘗死而不敢往者。賞重於死故也。今使之覘敵。雖有冒死之理。而未必至於死也。而卒難其人者。賞之厚不足讎其死。故雖金人之存亡。汴都之來否。尙不得其真。則吾何以逆探未然。而預爲備禦之計也。臣謂覘者不得其人。則雖儲兵聚糧。朝謀夕算。而他時必有遲不及事之悔。故臣願沿邊諸州。沿邊諸軍。皆稍厚假之財。寬其出入。或稍優設官賞。誘使歆慕。候得事實爲期。而不屑屑以規矩繩之。不曰覘無不的。要之十得六七。則將視病施藥。亦必不繆矣。此三者皆防守之大計也。而以將帥爲先者。蓋將帥得人。則擇地覘敵。當自能之。有不煩帷幄之慮者矣。竊聞朝廷已命諸將擁衆分屯。事不遙制。馭將之術。固已得之。然推轂授任。人得自專。權均勢侔。莫相統一。聲援不接。或失事機。臣願精選重臣。有威望者。俾往視師。盡護諸將。庶幾深謀遠算。亟得參決。戰勝守固。克成厥勳。實外攘之策。不可不務者也。若夫備禦不虞。內固根本。則願密詔諸路帥憲。及諸郡守貳。各嚴保甲之制。聯比其民。使察非常。庶幾姦民不得伺隙窺發。州郡禁卒。

自守貳而下。將舊格合給人從。痛行減損。追還營屯。敢有違法差使者。重寘之法。仍汰去老弱。專委兵官中有才武習軍旅者。訓練之。課其尤者。而加賞勸焉。根本旣安。而朝廷無內顧之虞。得以專意外攘。疆場之事。何患不濟。詔天申節宰執使相所進金酒器。並特免。戶部奏乞糴本。詔以天申節進奉銀十萬兩湊與之。監察御史梁仲敏行右司諫。保義郎梁舜弼。漢弼並爲閣門祇候。二人邦彥養孫也。用遣表恩澤特與之。給事中黃祖舜。權中書舍人虞允文言。閣門之職。祖宗以來。不以恩澤遷補。今授之無名。遂寢其命。

戊午。太常寺言。明堂大禮。當則牛羊豕。乞下浙路漕司收買。前九十日入滌。從之。明堂正配及太廟十一室皆用一太牢。明堂從祀十五位。共八少牢。別廟一少牢。配享功臣七祀。共一少牢。皆有副。

己未。命尙書右僕射朱倬提舉三朝國史。倬以祖諱辭。詔去修字。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乞歲終以諸路州軍額起折估糴本錢虧盈爲知通殿最。仍以一年實起到庫錢數爲準。各具其尤者十州來上。俟更終乞差遣日斟酌施行。詔諸路依此行之。是歲四川所入增錢三百八十五萬緡。現租額增二百六十萬緡之

望乃言歲額無虧。上其最增者十州於朝。乞籍記而已。

宋史全文上曰。朕思州縣逋欠。若民果貧困。自合蠲放。若輸納而官吏侵用。則亦不可不與覈實。明示罪責。治道貴信。賞必罰。漫不

經理。則是姑息。雖堯舜不能治。是日。遂進呈四川總領王之望催驅殿最事目上曰。依所乞。并令諸路亦如此施行。

辛酉復升揚州高郵縣爲軍。以淮南轉運副使楊抗言其戶口最盛。且接連湖漑。猥通豪右。非增重事權。無以彈壓故也。因命右通直郎知縣事呂令門就知高郵軍。仍賜經制錢二萬緡。常平米三千石。爲復軍之費。入內東頭供奉官徐甲爲武義大夫。帶御器械。

甲子。權戶部侍郎錢端禮言。淮浙諸場積鹽不售。乞立限一月。許客鋪入納。每五袋加饒一袋。不納鈔引及通貨等錢。從之。

丁卯。殿前司言。破敵軍改隸馬軍司。本軍有闕額。竊見南劍、吉、筠、建州、邵武、建昌軍多有游手之人。乞差將官各一員前去。同守臣均定招收。共一千六百人。赴本司招填。從之。

辛未。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爲大金奉表起居稱賀使。賀金主遷都也。初。朝廷聞金主欲移居於汴。且屯兵宿。毫間。議遣大臣奉使。宰執共議遣參知政事楊椿行。其所議者。如大金皇帝祇欲到洛陽觀花。則不須屯兵於邊。若果欲遷都於汴。屯兵於宿、毫。則本國亦不免屯兵於淮上。非敢故渝盟約。蓋爲國之道。不得不然。或欲巡幸汴。卽還燕京。則本國亦無一人一騎渡淮。麟之聞其議。乃見上。慷慨請行。上大喜。

此並據趙

銓之遺史本文

麟之請自擇副。且薦洪州觀察使知閣門事蘇曄可用。許之。曄尋卒。乃命武翼大夫貴州刺史知

閣門事張掄假保信軍節度使代行。

命掄在五
月丙戌

左承議郎魏杞行大府寺主簿。用錢端禮薦也。

壬申直顯謨閣知荆南府續膺乞量行招填禁軍。詔本府今歲上供銀錢絹絲米並權減半。以爲招軍之費。

是月金主亮率文武羣臣如汝洛。至北邙山。因改其山曰太未。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九十

【紹興三十有一年】五月癸酉朔。新淮南轉運判官王柎上屯田利害。以爲軍士狃於安閑之久。一旦服勞田畝。其功未必可成。望許令民兵於近便處。人給荒田一頃。有馬者別給五十畝。自行耕作。俟成倫緒。五年之後。十取其一。十年之後。十取其二。雖縣官所得不多。然積之既久。則有不可勝計者。其有日前侵耕冒種之人。一切不問。內有貧下者。量給種概。如是則將見兩淮荒閑之田。皆變而爲沃壤矣。從之。

甲戌。國子司業陳棠言。自興學至今二十年。六經博士未嘗備員。今弟子員至千人。而學官每日輪經講說。甚不稱勸學崇化之意。望加惠學者。俾六經各置博士。每經擇經明行修二人充選。庶幾經各有師。得以輪遞講說。詔博士闕員。許令正錄兼講。

丙子。祕書省著作佐郎王十朋知大宗正丞。紹興府供職。十朋勾祠甚力。上特以此處之。

十朋與李浩、胡憲相繼奉祠。或以論事不

合故也。

直祕閣新淮南轉運判官兼淮西提刑提舉常平茶鹽公事王柎入辭。陞副使。賜三品服。是日。

當考。

金國賀生辰使殿前都點檢高景山。副使刑部侍郎王全始入境。用故事遣中使黃述賜扇帕於洪澤鎮。北都館辭以乘船輒病。欲乘馬。接伴使右司員外郎呂廣問力爭不從。久之。乃至頓下。景山等舉趾倨傲。述與之對揖。略不加禮。又遣人量閭面闊狹。沿淮顧盼。意若相視水面者。識者知其有敗盟之意。

此據徐宗僊兩淮紀

實。

庚辰。故資政殿學士楊愿家乞遣表恩授子堦。許之。給事中黃祖舜等言。愿於秦檜當國之日。蹤迹詭祕。陰濟其惡。中傷善類。至今士大夫無不切齒。政使於法應得。猶當排抑以厲其餘。況欲引例而害成法。安可不論。癸未。詔前降指揮更不施行。

甲申。詔諸路監司失按屬吏一歲及四人以上者。令御史臺檢舉。申朝廷議罰。用殿中侍御史陳俊卿請也。大理寺言獄空。上謂宰執曰。大理寺臨安府在闕下。雖未敢謂刑措。然獄訟清簡。冤抑得伸。亦庶幾焉。惟是諸路憲臣或不得人。則吏強官弱。民無所措。卿等宜思革此弊。禮部郎中王普轉對。論取士分科之弊。以謂後生舉子。競習詞章。而通經老儒。存者無幾。恐自今以往。經義又當日銷。而二禮春秋。必先廢絕。竊惟國初至治平。雖以詩賦取士。又有明經。學究等諸科。當時唯明經略通大義。其他徒誦其書而不知其說。非今日經義比也。然猶且別立解額。多於詩賦。而不相侵紊。逮熙寧後。應舉者莫不治經。故解額可以混而爲一。今經義詩賦。既分爲兩科。而解額猶未分。夫取易舍難。人之常情。故此盛彼衰。勢所不免。望詔有司。追倣舊制。將國學及諸州解額。各以三分爲率。其二以取經義。其一以取詩賦。若省試。卽乞以累舉過省酌中人數。立爲定額而分之。仍於經義之中。優取二禮。春秋。庶幾兩科可以永久並行。而無偏廢之患矣。詔禮部國子監看詳。申尙書省。親衛大夫果州防禦使鎮江府駐劄御前水軍副統制李輔等六人。能從軍。與添差差遣。用都統制劉錡奏也。初。議者請外路之獄。三經翻異。而在千里內者。移

送棘寺事既行。權刑部侍郎張運以爲追逮干證。經涉脩塗。多致困斃。且繫囚充塞於天獄。刀鋸頻施於都市。豈所以示四方。望復祖宗舊制。詔給舍詳議。給事中黃祖舜等奏如運章。乙酉。從之。

丙戌。直敷文閣唐文若守宗正少卿。

丁亥。祠部郎中兼建王府替讀張闡轉對。言近詔侍從臺諫條具弭災防盜之策。臣備數郎曹。言之則出位。不言則惓惓之誠不能自己。臣竊謂和議以來。歲有聘幣之役。民不堪命。願陛下毋以外裔困中國可乎。歸正人時有遣還之命。怨聲聞于道路。願毋使敵人得以甘心可乎。州縣之吏。職卑而地遠。漁奪之禍。被於編籍。願嚴賊吏之誅。可乎。蠲租之令。已赦而復征。至以寬大之澤。例爲虛文。願申詔令之禁。可乎。是數者。誠次第罷行之。足以動天地。召和氣矣。闡又言。郡守監司。州縣官吏。所以體國愛民者。有所未知。望嚴小官賊污之法。重行司取受之禁。敕州縣毋存畱斷。罷人類。詔修造官司。毋得展闊。使細民咸得奠居。至於二稅之先期追呼。茶鹽之計口科買。征商愈重而行旅咨嗟。錢貨窘而市井蕭索。凡此等類。不可徧舉。又言。完顏亮積粟聚兵。意在南寇。乞守要害。防海道。巴蜀。淮襄。不可無良將。督視不可無大帥。上曰。卿言深中時病。惟遣歸正人。誓書所載。卿特未知耳。國子正林栗爲太常博士。

戊子。大理寺丞呂擢爲荊湖北路轉運判官。左朝議大夫提舉台州崇道觀劉章知信州。

己丑。廣西經略司言。南丹州防禦使莫延沈卒。延沈以慘酷爲部族所逐。攜孥奔宜州。奉詔移居靜江府。賜州都監俸。至是卒。其族人共推莫延廩領州軍。乃以延廩爲南丹州刺史。

庚寅吏部言廣西轉運司昨奏以攝官四十一闕注授小使臣及選人論者以爲俸給倍增郡邑無以供其費望以其半復還攝官從之

辛卯大金國賀生辰使龍虎衛上將軍高景山副使通議大夫尙書刑部侍郎王全見於紫宸殿景山奉國書跪進三省樞密院同進呈訖各依位立景山當奏事自稱語訥不能敷奏乞令副使王全代奏上許之景山招全全欲升殿侍衛及閣門官止之上傳旨令升全乃升殿之東壁面北厲聲奏曰皇帝特有聖旨昨自東昏王時兩國講和朕當時雖年小未任宰執亦備知得自朕卽位後一二年間帝曾差祈請使巫伋等來紹興二十一年言及宗屬及增加帝號等事朕以卽位之初未暇及此當時不曾允許其所言親屬中

今則惟天水郡公昨以風疾身故外所祈請事後因熟慮似亦可從又念歲貢錢絹數多江南出產不甚豐厚須是取自民間想必難備朕亦別有思度兼爲淮水爲界私渡甚多其閒往來越境者雖嚴爲械禁亦難杜絕及江以北漢水以東雖有界至而南北叛亡之人互相扇誘適足引惹邊事不知故梁王當日何由如此分畫來

梁王宗弼即烏珠也

朕到南京開封府

方欲遣人於帝處備諭此意近有司奏言帝以朕行幸南京

欲遣使來賀灼知帝意至甚勤厚若只常使前來緣事理稍重恐不能盡達兼南京宮闕初秋畢工朕以河南府龍門以南地氣稍涼兼放牧水草亦甚寬廣於此坐夏擬於八月初旬內到南京帝當於左僕射湯思退右僕射陳康伯及或聞王綸知樞密院此三人內可差一人兼殿前太尉楊存中最是舊人諳練

事務。江以北山川地理，備曾經歷，可以言事，亦當遣來。又如鄭藻輩及內臣中，選擇帝所委信者一人，共四人同使前來。不過八月二十五日以前到南京，朕當宣諭此事。若可從朕言，緣淮南地理，朕昔在軍，頗曾行歷。土田往往荒瘠，民人不多，應有戶口，盡與江南。朕所言者，惟土田而已。務欲兩國界至分明，不生邊事。如帝意稍有所難，朕亦必從來使回日已後，朕以向來止曾經由泗、壽州、外陳、蔡、唐、鄧邊面，不曾行歷。及如彼處圍場頗多，約於九月末旬前去巡獵。十一月或十二月卻到南京，帝於差來正旦使處，當備細道來。朕要知端的。於次年二三月間，又爲京兆亦未曾至，欲因幸溫湯，經由河東路分，卻還中都去。奏訖，降殿朝見。次三節人從朝見訖，駕興，全在殿下揚言曰：「我來理會者兩國事。」噉噉不已。帶御器械李橫約全曰：「不得無禮。」有事朝廷理會。時百官班未退，帶御器械劉炎、白陳、康伯曰：「使人在廷有茶酒之禮，宜奏免之。」康伯曰：「君自奏聞。」炎遂轉屏風而入，見上哭泣。炎奏其事，上然之。炎出傳旨曰：「今爲聞淵聖皇帝訃音，忽覺聖躬不安，閣門賜茶酒宜免，使人且退。」班遂退。旣而召全曰：「適所未奏事，因可具奏狀以聞。」於是館伴使翰林學士何溥等錄其語進，故得知者一二焉。宰執聚殿廬議舉哀典故，或謂上不可以凶服見使者，欲俟其去乃發喪。於是禮房告報使人垂拱殿茶酒，爲臟腑不調，可移就館中排辦。令參知政事楊椿押賜。權工部侍郎黃中聞之，馳白康伯曰：「此國家大事，臣子至痛之節，一有失禮，謂天下後世何？且使人問焉，將何以對？」於是使奏行禮及調兵守江、淮之策。

亮求豐渝盟，此大事也。而北使諄語，日歷乃無一字及之。蓋是時邊事未動，固宜秘密也。近熊克所作小歷，亦復草略數

語。何哉。徐夢莘所進北盟會編。已備載其詞。今併其本末詳之。備後有考。自大金賀生辰使具官以下。據日厯本文。自景山奉國書以下。據晁公志金人敗盟記。自景山當奏事以下。據趙姓之遺史。但姓之誤以王全爲正使。今改正之。自東壁面北厲聲。據晁公志敗盟記。及今年五月二十二日尙書省劄子。下沿邊將帥監司劄子。自奏訖降殿已下。據晁公志敗盟記。自全在殿中以下。據趙姓之遺史。自旣而詔全曰以下。據晁公志敗盟記。及五月二十二日尙書省劄子。自宰執聚殿廡以下。據日厯會要。朱熹撰黃中墓誌及熊克中興小厯。

壬辰。宰執內殿奏事。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言。敵意可卜。宜練甲申儆。靜以觀變。使不當遣。上曰。卿言是也。彼欲割地。今何以應之。麟之曰。講信之始。分畫封圻。故應有載書存。願出以示使者。厥請將自塞矣。此據

麟之墓志修入。誌又曰。如公計。其人果無語。

初。麟之旣請出使。至是北使出慢言。且聞金主親提兵將大舉。聲勢

〔按〕北使之來。止諱亮意。非議割地也。今不取。

極可畏。麟之大恐。不敢直辭其行。第委曲言。事已如此。不必遣使。雖遣使無益。上大怒。此據趙姓之遺史。詔兩浙。

江東。福建諸州守臣。將見管禁軍弓弩手。以十分爲率。揀選人材強壯。堪披帶人五分。遣官部送樞密院教習拍試。聽候使喚。太尉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統制劉錡給眞俸。

癸巳。天申節。詔以臟腑不調。免上壽。命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燕北使於都亭驛。

甲午。宰執召三衙帥趙密。成閔。李捧。及太傅醴泉觀使和義郡王楊存中。至都堂議舉兵。旣又請侍從臺諫。凌景夏。汪應辰。錢端禮。金安節。張運。黃祖舜。楊邦弼。虞允文。汪澈。劉度。陳俊卿集議。陳康伯傳上旨云。今日更不尙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執政欲遣閔全將禁衛兵禦襄漢上流。允文言。不必發兵。如此之多。

慮必不從上流而下。恐發禁衛。則兵益少。朝廷內虛。異時無兵可爲兩淮之用。執政以金主在溫湯。汝州恐其涉漢而南。不聽。日午。下詔發喪。宰相常服金帶。率百官入和寧門。詣天章閣南隙地舉哀。仍進名奉慰。是時禁中亦設舉哀之禮。哀動於外。爲大行淵聖仁孝皇帝立重。卽學士院爲几筵殿。用神帛。上特詔持斬衰三年。以申哀慕。權禮部侍郎金安節請庶人禁樂百日。從之。翰林學士兼權吏部尙書充館伴。使何溥等奏。繳錄到大金副使王全於殿上口奏事。因詔諸路都統制并沿邊帥守監司照應。今來事體。隨宜應變。疾速措置。務要不失機會。此指揮卽五月二十六日尙書省劄子。四川總領所事類史有之。時朝論洵洵。入內內侍省都知張去爲陰

沮用兵之議。且陳退避之策。或因妄傳有幸閩蜀之計。人情惶惑。上意雅欲視師。陳康伯奏曰。敵國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若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氣自倍。願分三衙禁旅。助襄漢兵力。待其先發。然後應之。權工部侍郎黃中自使還。每進見。未嘗不以邊事爲言。至是又率同列請對。論決策用兵。莫有同者。中及奏曰。朝廷與金通好二十餘年。我未嘗一日言戰。彼未嘗一日忘戰。取我歲幣。啗彼士卒。我日益削。彼日以強。今幸天褫其魄。使先墜言。以警陛下。惟亟畱聖心焉。詔使人玉津園燕特免。錫賜依例。

乙未。少保奉國軍節度使領御前諸軍都統制職事判興州吳玠爲四川宣撫司。仍命敷文閣直學士四川安撫置制使兼知成都府王剛中同措置應干事務。時有詔夔路遣兵五百人往峽州屯駐。俟荆南有警。則令夔路安撫使李師顏親往援之。左承議郎知梁山軍晁公邁始至官。以書遣大臣曰。公邁在蜀久。

於其山川險阻。亦粗識之。嘗料吳興州足以蔽遮梁益。以當一面。而其力不能以及夔。或者敵人擣夔之虛而入之。是猶知守其閑閫。而忍其藩垣之可穴也。李武當在夔。則藩垣固矣。然或使之出夷陵。援荊州。夫夔誰與之守。按夔之地圖。自夔至夷陵。其間通谷數行。敵由興山而出。則李武當之歸路絕。而三軍之心搖。不可以戰。由大寧而出。則昔我伐蜀之故道也。距夔百里而近。則爲斷其脅而入其心腹。彼已舉蜀矣。吳襄陽之未出蜀也。興州之兵皆得而將之。置於襄陽。去興州甚遠。惟興麾下三千人俱。乃孤軍也。處於四通五達之郊。而無大險。介於一二主將之間。而不相親。江夏田公蓋與襄陽交至淺也。朝廷本使田公在江夏。以荆襄委之。而倚爲距防。今而分其地。以予至淺之交。荊州有警。又近舍田公而用李武當。田公能不缺望。萬一襄陽不支。必謂非我部曲。不得專其功。則不肯赴其難。是襄陽獨三千人禦大敵。守則不足以固。戰則難以勝衆。徒奪吳興州手足之扞。而荊州不得襄陽以爲蔽。公迥未暇憂此。而先爲蜀危之也。時師顏又調屬部禁軍以補夔州之闕。公迥言。夔之興寧鄉。萬之漁陽鄉。其人皆勇壯伉健。有過於正兵。如有願自效於戎行者。役錢之外。一無所征。大不過捐千戶之賦耳。有蒐兵之實。而無餽餉之費。師顏不能用。公迥任城人也。侍御史汪澈言。天下之勢。強弱無定形。在吾所以用之。陛下屈己和議。厚遣金繒。而彼輒出惡言。以撼吾國。若將唾掌而取三尺之童。無不痛憤。願陛下赫然審斷。置師江干。而專付閫外之任。益兵上流。而增重荆襄之勢。渡師淮甸。以守其要害。嚴備海道。以遏其牽制。然後以不戴天之讎。在原之戚。下詔以告中外。將見上下一心。其氣百倍。幾會之來。皆不容髮。在陛下斷之而已。是日。賜

北使御燕於都亭驛。命尙書右僕射朱倬押伴。從例賜北使副酒四大金餅。菓穀四大金稜。犀皮合餅。合金器悉賜與之。

丙申。宰執赴素幄奏事。侍御史汪澈爲御史中丞。起居郎楊邦弼。起居舍人虞允文並試中書舍人。允文自賀金主正旦還。首言敵已授甲造舟。必爲南渡之計。至是遂擢用之。詔因孝慈淵聖皇帝升遐。合支用錢物。並送後省。官看詳酌中裁定。毋致妄費。左朝散郎荆湖北路轉運判官趙不猷罷。坐李道移屯荆南。營寨不立故也。直祕閣江淮荆浙福建廣南路提點坑冶鑄錢李祖陸直敷文閣荆湖北路轉運副使。起復慶遠軍節度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成閔對於內殿。朝議以上流重地。邊面闊遠。而兵力分。宜遣大將。上乃面諭閔。俾以所部三萬人往武昌控扼。先命湖北漕臣同守鄂州。守臣建寨屋三萬間以待之。後二日。遂發江西折帛。湖廣常平米錢。及末茶長短引。共一百四十餘萬緡。湖北常平義倉及和糴米六十三萬石。料十萬石。赴湖廣總領所交收。以備軍用。

江西折帛錢四十六萬餘緡。末茶長短引五十萬緡。湖南常平義倉米錢四十六萬餘緡。銀萬兩。湖

北諸州椿管和糴及常平義倉米共三十六萬石。鄂州椿管江西上供折納料十萬石。

又以江東上供折帛錢還池州。如江西之數。用戶部請也。

戊戌。上成服於几筵殿。太學生程宏圖等上書。言今日之事。國家所以應之者。其先務有四。一曰。畱使者以款敵人之謀。一曰。下詔書以感南北之士。一曰。先舉事以決進取之策。一曰。用人望以激忠義之心。蓋金人憑陵之計甚久。前日二使殿上之對。軍民士夫。恨不寢其皮而食其肉。臣等願朝廷姑善畱之。爲

之詞曰。前日所請。皆汝等口語。非國書所載。吾將遣使以實汝言。非獨使其未知所請之可否。吾且得以措置爲前進之策。亦可以挫彼之銳。而示吾之未弱也。國家自和議以後。爲故相秦檜所誤。沮天下忠臣義士之氣。三十餘年矣。一旦使所以得其戮力。必有以感動其心而奮起之可也。故哀痛之詔。不可不亟下。然詔不可徒下也。要當首正秦檜之罪。追奪其官爵。而籍其家財。追賜宇文虛中之爵。而爲之立祠。雪趙鼎岳飛之冤。而又下親征之詔。移蹕建康。則其氣固足以吞強敵矣。今敵重兵已臨汝潁。使吾不先發。則敵直窺襄陽。突至淮西。襄陽失利。則可以控蜀。且有順流東下之勢。兩淮失守。則唇亡齒寒。江淮所恃。而環海而東。又有不可以不早計者。夫所謂人望。雖不可徧舉。如張浚。張壽。胡銓。辛次膺。皆其人也。浚尤天下所屬望者。夫豈可以一失而遽棄之哉。銓以直言得罪於秦檜。不死於檜手。亦天意有所待也。陛下若能付一諫臺之任。則說陛下爲苟安之計者。皆屏息而不敢爲也。今日之事勢已急矣。然臣恐朝廷之上。猶以強弱不敵之爲憂。財用不足之爲慮。臣謂兵之強弱。不以多寡。曲直所在。勝負係焉。國家自休兵以來。凡百冗費。豈無可減罷者。願俾有司枚舉條具。凡非係軍民之急者。不以大小一切罷去。則民可不加斂。調發有餘。庶中興之功。指日可冀矣。宏圖。瑀弟子也。太學生宋苞上葉義問書。言今使者在廷。口傳敵意。欲需我漢東。江北之地。及邀我二三用事之臣。而其意豈在於其地與其人哉。挾難塞之請以疊我也。地不可割。人不可遣。則彼長驅而來耳。爲今之計。不若誅其正使一人。尸諸通衢。以申其叛盟之罪。此不惟可以挫彼之強。亦足以激吾之弱。乃釋其副使一人。使歸告其主曰。吾與汝約和以來。吾攻苦食

淡。傾內帑之儲以賂汝者三十年矣。吾於汝無負矣。汝欲戰。吾率三軍之士與汝周旋。若無厭之求。吾不能聽。亦使之知東南有人。而示吾之不弱也。然後下責躬之詔。以播告中外。誓與天下上報父兄之讎。下雪生民之恥。凡前日中外之臣。誤我國以和議者。無問存沒。悉正典刑。於是斲秦檜之棺。而戮其尸。貶竄其子孫。而籍其資產以助軍。以正其首唱和議。欺君誤國之罪。復岳飛之爵邑。而錄用其子孫。以謝三軍之士。以激忠義之氣。詔下之日。使東南之民聞之。莫不怒髮衝冠。而西北之民聞之。莫不感激流涕。如此則師出之日。吾之民將見人自爲戰。彼之民必有倒戈者。願朝廷決意行之無疑。自今日以往。由宰執以及臺諫侍從之臣。則當日造於便朝。由郎曹而下。以及百職事之臣。則當日會於都堂。凡防守江淮之策。圖取中原之計。朝夕相與討論。次第而施行之。規模籌畫。必定於旬浹之間。以解東南倒懸之急。以慰西北來蘇之望。則天下幸甚。

己亥。金國賀生辰。使高景山等辭行。上御後殿東廊之素幄。宰執起居畢。升詣御榻之東西相向立。上與宰執已下。並首絰衰服。掩面號慟。使人朝辭畢。哀止。次引景山赴幄授書訖退。尙書左僕射陳康伯率百官赴几筵。殿門外南面拜表請聽政。詔不允。賜北使御燕於都亭驛。知樞密院事葉義問白巾常服。黑角帶入驛押伴。詔幹辦內東門司趙志忠弛慢不職。送吏部與合人差遣。初。北境有被逐將渡淮者。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知濠州劉光時疑寇至。是日。遂驅民入橫澗山。謂之移治。居民皆棄其資產而

去。生理蕩然。淮南轉運副使王柎聞之。遣卒五百人押歸舊治。事聞。光時坐貶秩。

七月己丑行遣。

庚子。百官再上表請聽政。詔不允。

詔浙東五郡禁軍弓弩手並起發赴判明州兼沿海制置使沈該。浙

西諸郡及衢、婺二州並赴平江府駐劄。浙西副總管李寶、江東諸郡赴池州駐劄。都統制李顯忠、福建諸郡赴太平駐劄。破敵軍統制陳敏、江西諸郡赴江州駐劄。都統制戚方、湖南南北並沿邊諸郡赴荆南府駐劄。都統制李道軍並聽候使喚。

辛丑。百官朝臨畢。三上表請聽政。詔答宜允。自是日一臨。至小祥止。

詔右迪功郎史岑年改合入官。岑

年爲修仁尉。叛兵齊述之亂。草寇蜂起。岑年盡散其衆。至是始錄之。

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

言。契勘蜀中三大將下軍兵一歲衣賜錢糧。絕長補短。錢引二百道。可養一端。前年三將增招一萬人。及

吳璘下招填二千七百九十一人。共約歲用錢引三百餘萬道。朝廷節次降到截畱錢物。共二百五萬道。

所闕尙多。近四月。差吳拱將帶三千人往襄陽。令吳璘限一季招填。又合歲用六十餘萬引。財賦有限。支

費日增。恐不可以持久。今兵雖未必用。而邊戍不可省。四川諸州禁軍除闕額外。見管三萬餘人。其閒儘

有強壯及格。少嫩向長者。但訓練弛廢。事勢苟簡。不成部伍。多只充守倅兵。官占破雜用。枉費廩給。今若

揀選一半。分作三番。如祖宗時出軍法。每年發遣一番往隸三將。以充戍守。入隊教閱。周而復始。如此則

分在三將者。常有五千人。可以暗補所闕之數。三年之後。教閱既徧。一萬五千人。皆爲勝兵。無事則散在

州郡緩急則盡可爲用。如禁軍不足，卽於廂軍內選刺。若有逃亡事故，本州逐旋揀填。其逐兵自有本州衣糧，不過歲番五千人者，給口食米耳。每兵月計七斗五升，歲用米四萬五千石。若以圻軍止贍得二千五百人，更欠衣賜料錢之類。前三將招萬人之後，軍中子弟長成者不多。以後若有招收，必更短少。恐不如諸州見所揀。聞軍中每次招軍外來一人，費至百千，少亦半之。若期限促迫，則所費愈多。將士頗以爲苦。或謂川兵懦弱，不堪戰守，是不然。在所以用之何如耳。今三將軍中，亦不純是西人。西人多而川軍少，又經揀選，參雜而用，何所不可。契勘四川腹內州軍，並各無事。其西南接近蠻如瀘、鉞、嘉、黎等處邊界，亦皆安帖，無用多畱禁卒。兼每歲係見在人六分之一，住畱在川者尙有五分，亦不乏用。惟夔州新置武帥，控扼沿流，而李師顏見團結教閱，想漸成部伍。若夔路禁軍免行抽撥，亦不過減千人以下，更在朝廷詳酌。

六月壬寅朔，殿中侍御史陳俊卿權尙書兵部侍郎。先是俊卿復言張浚可用。上曰：卿欲用浚爲何官？俊卿曰：此在陛下。上曰：浚才疎，使之帥一路，或有可觀。若再督諸軍，必敗事。俊卿曰：人皆以浚爲可，陛下何惜不一試之？上首肯。俊卿又言：張去爲竊威權，撓成算，乞斬之以作士氣。上曰：卿可謂仁者之勇。至是宰執奏事，上曰：陳俊卿敢言，朕將賞之。陳康伯言：俊卿在臺振職，乃有是命。御史中丞汪澈入對，言講和之久，將帥養驕，軍政隳弊，軍士之廩給薄者，幾無以自活。宜優恤之，以養其力。又言：淮南山水寨舊來鄉豪，自相結集，當隨宜存恤，使自爲守，無令監司州縣擾之。庶收其萬一之用。又言：軍旅將起，費用方繁，今

局務之可省者尙多。支費之浩瀚者尙廣。百官之冗員尙衆。官府之橫用尙煩。宜條其不急。大加節約。以徇今日之務。從之。拱衛大夫利州觀察使張榮添差淮南東路馬步軍副總管。泰州駐劄。榮本泰州土豪。建炎閒。聚衆爲盜。屢與敵角。故復用之。

癸卯。以淵聖皇帝升遐。降諸路流罪以下。囚釋杖以下。詔中書門下後省詳議約節事件。用汪澈疏也。已而給事中黃祖舜等奏。併敕令所歸刑部。權罷籍田使。減太常樂工。省大理評事三員。主簿一員。太學博士錄正書庫官。指使武學諭各一員。軍器所監造官二員。幹辦提轄監門官各一員。從之。

丙午。小祥。上詣几筵殿行禮。詔諸路監司節浮費以待用。仍自兩浙轉運司。臨安府始。權尙書吏部

侍郎汪應辰兼權國子祭酒。右朝奉大夫通判建康府蘇師德提舉荆湖南路常平茶鹽公事。師德以

常同友壻故久廢。至是稍用之。敷文閣待制知太平州陳正同與左朝請大夫知建州王傳兩易。

丁未。出宮人三百十九人。

趙姓之遺史。六月乙丑。放仙韶院樂女二百餘人。上聞淵聖訃音。且知金人有用兵之意。或傳金人欲來索仙韶院女樂。上不忍良家子陷于絕塞。乃盡遣出宮。姓之所云。或卽此事。按今年七月丙子詔

書有云。適者放嬪御。罷教坊。惟是約已裕民。而浮言胥動。幾惑衆聽。則姓之所記。乃當時傳聞之詞。非實事也。

戊申。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成閔入辭。詔賜金器劍甲。

己酉。御史中丞汪澈爲湖北京西宣諭使。置司鄂州。仍節制兩路軍馬。澈辭節制。許之。監察御史杜莘

老守殿中侍御史莘老入見。上曰。知卿不畏強禦。故有此授。自是用卿矣。時陳俊卿旣出臺。求去甚力。莘

老因奏事。從容曰。人材實難。況多事之際。令俊卿輩在論思之地。必有補益。上以爲然。俊卿乃復留。是日。右朝奉郎通判楚州徐宗偃遣鎮江都統制劉錡書云。近聞肅膺宸命。進師廣陵。先聲所至。士氣賈勇。竊惟今日之事。非他事比。安危成敗。在此一舉。古人有云。唇亡則齒寒。蓋言表裏之相依也。今欲保長江。必先守淮。頃歲韓宣撫駐軍山陽。山東之兵。不敢一日窺伺。幾至成功。而姦臣誤國。莫遂其志。今清河口去本州五十里。地名八里莊。相望咫尺。若不遣精銳控扼。萬一有緩急。頃刻可至城下。彼得地利。兩淮之民。悉爲其用。則高郵、廣陵。豈足以捍其衝。若遣偏師屯本州。彼既不敢長驅。山東諸郡。怨其暴斂。不忘戴宋。一呼響應。勢若破竹。錡亦以爲然。

庚戌。詔布衣陳光國、大同王德並爲右迪功郎。薛志忠、朱興、鞠炳並爲承信郎。以忠義自奮。上書可采也。光國自陳隱迹山林。無求於世。不欲受爵賞。上許之。

辛亥。北使高景山還至盱眙軍。未就宴。泗州遣人關報守臣周淙。稱有金牌天使。欲來傳宣。邦人驚懼。謂金牌不時來。昨紹興十一年有來傳宣者。大軍繼之。卽傾城奔走。宴罷。天使大懷正入館。白袍紅綬。腰懸金牌。乘馬直造廳事。索香案。呼送伴使右司員外郎呂廣問等。令跪以聽。遂道金主旨意。以謂本欲八月遷都。今大臣奏宮殿修畢。欲以六月中旬前去南京。令送伴回奏知本國。南京謂汴都也。軍民聞之。雖稍釋疑。然有晝夜提攜奔竄。官司弗能禁。會朝廷亦坐白劄子。下轉運副使楊抗。相度清野。民尤恐懼。自是

淮南官吏老幼悉在江南矣。

此以徐宗僊兩淮紀實修入。宗僊時以楚州通判。應辦北使至界首。目擊其事故也。相度清野指揮。未知在何日。今依徐宗僊所記聯書之。

壬子。成閔率衆發臨安。閔行未旬日。得報金主自溫還汴京。中書舍人虞允文復白執政云。金主已去。請
置閔後軍屯江池之間。若金出上流。自江鄂往援。卽淮西兵盛。使出大信口。近采石。亦可以援淮西。不聽。
癸丑。詔罷教坊。其樂工許自便。

甲寅。命知樞密院事葉義問撰孝慈淵聖皇帝謚冊文。參知政事楊椿。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篆謚寶文。
翰林學士何溥撰謚議。右武大夫兩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元居實爲樞密副都承旨。提舉江淮措置
盜賊。中書舍人虞允文等言。承旨清資。與侍從品秩相亞。自神宗作新官制。更用士人。而副承旨之選。與
之俱重。近歲廖虞弼以非才而用。未幾罷斥。其後多虛其選。今居實無尺寸功效。亟登清班。物論藉藉。臣
願收還此命。令居實以舊職措置。俟其立功之後。旌用未晚。上從之。居實素結宦官。帶御器械劉炎嘗爲
臺諫言。居實是除。炎薦之也。

居實結宦官而得副承旨。楊萬里撰虞允文墓碑云。
爾劉炎薦居實。乃杜莘老劾疏中語。今參附書之。

同知樞密院事充大金起居稱

賀使周麟之上疏曰。臣聞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固不待上智而後知。昔日之和議。今日之渝平。是已。方敵
之許和也。初豈有至誠惻怛之心哉。徒以久戰而不休。故其心厭。盡力而不克。故其志沮。是以不得不歸
之於和。馴至於今。垂二十年。彼以無道竊位。懼我興問罪之師。不能當也。彼沛然自大。尙猶藉我爲援。內
安反仄。亦未遽萌搏噬之意。旣巫伋之行。則以侈辭拒我矣。秦檜死。孽芽浸生。屢詰行人以買馬渡淮之

禁至罷榷場以絕南北貿易。朝廷復遣王會輩庶有以安之。繼遭慈寧禍故。泛使三出。辭卑幣重。禮厚而疑愈深。比顯露狂謀。不願信誓。欺天畔神。敗盟必矣。累日以來。側聽聖訓。仰見廟謨雄斷。不惑羣策。唯是遣使一事。遲回至今。曉夕深思。蓋有不可者七。何則。彼之所予。我不敢受。彼之所欲。我不敢從。使人到彼。其將何辭以對。其不可一也。若曰。但守舊約。彼必云。故主已廢。事當在我。未可以禮義說。其不可二也。議事邀使。既已指名。遣非其人。正犯凶怒。其不可三也。親征之斷。矢於宸衷。王旅戒嚴。陸續進路。事端彰著。彼必聞之。乃欲走驛輸誠。是將翻以爲詐。其不可四也。執政大臣。預聞密論。若加詰問。難以飾詞。避則爲欺。實對則賣國。其不可五也。南牧之衅。陛下知之。應敵之決。海內知之。而反藉一介行李以解紛。適足以款王師而誤大計。其不可六也。今天下無貴賤老穉。智愚勇怯。告之以用兵復仇。則喜動容色。告之以屈尊祈請。則怒髮衝冠。臣若昧於一行。人情怫然。或致王雲之禍。草芥微軀。縱死何益。其不可七也。爲今之計。豈有他哉。惟陛下法行天健。堅定規模。俟其來南。盡銳奮擊。天人助順。必有成功。昔周世宗征李景。景奉表稱藩。削去常制。非不貶損自下。而孫晟見戮。終奪十四州而後止。則卑巽之不足恃也。世宗之盛德如是。尙執殺使者而逞其欲。況亮之忤忍乎。若有速亡之形。我有恢復之冀。有血氣者。類能言之。陛下審處而應之耳。臣當竭智畢力。協贊事機。倘有搖尾乞憐。復下穹廬之拜。臣竊恥之。且臣昨將命。亮數詢叩樞庭事。臣以翰苑異職。爲解。今待罪於是。彼將復有問焉。則無從敢對。蓄憤弗泄。必殺臣而動兵。兵端所由。咎在臣啓。雖闔門孥戮。不足償責。疏入。上大怒。左僕射陳康伯見麟之。以國事勉之。麟之語侵康伯。康

伯曰。上若遣康伯。聞命卽行。大臣同國休戚。雖死安避。麟之卒辭之。

乙卯。詔祕閣修撰提舉台州崇道觀劉岑。左朝散大夫徐嘉並召赴行在。二人皆願使金。故有是命。太尉威武軍節度使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劉錡爲淮南江南浙西制置使。節制逐路軍馬。錡自順昌之勝。金人畏之。下令有敢言其姓名者罪不赦。上亦知其能。故有是命。右朝請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陳桷復祕閣修撰。充淮南等路制置司參議官。桷久從韓世忠軍。軍罷而廢。至是復用之。詔吏部縣令窠闕再行破格差注一次。以權吏部侍郎凌景夏言。在都者七百餘人。發遣一行故也。

丙辰。不視朝。百官臨於几筵殿門外。進名奉慰。自是朔望皆如之。是日。浙西馬步軍副總管李寶入奏事。翌日。上謂輔臣曰。寶非常驍勇。兼其心術可以仗倚。朕素識其人。觀之久矣。他日未易量。陳康伯曰。誠如聖訓。先是寶言連江接海。便於發舶。無若江陰。臣請從守。萬一有不任。甘死無赦。上從之。寶卽遣其子公佐與將官邊士寧潛入敵境。伺動靜。至是敵謀益泄。復召至闕廷。問方略。寶奏以海道無險要可守。敵艦散入諸洋。則難以蕩滅。臣止有一策。出百全。上問何如。對曰。凡用兵之道。自戰其地。與戰人之地不同。自戰其地者。必生之兵也。戰人之地者。必死之兵也。必生者易破。而必死者難卻。今敵未離巢穴。臣仰憑天威。掩出不意。因驚擾而疾擊之。可以得志。上曰。善。問所總舟幾何。曰。堅全可涉風濤者。得百二十。皆舊例所用防秋者。所總人幾何。曰。僅三千。止是二浙。福建五分弓弩手。非正兵也。旗幟器甲。亦已粗備。事急矣。臣願亟發。陛辭。賜寶帶鞍馬。尙方弓刀戈甲之屬。及銀絹萬數。以爲軍實。右朝奉郎提舉兩浙路市舶

曾懷獻言曰。航海之役。船有輕重。蓬有疾遲。風有大小。竊常聞於高麗之商。謂敵人之便。惟乘騎。縱使至岸。無馬不能舍舟。如猛獸失林。將自投於穽。若海道亦爲之備。徒分兵耳。懷公亮孫也。

丁巳。御史臺檢法官兼主簿王瑀。祕書省校書郎劉度。並爲監察御史。瑀。汪澈所薦也。樞密院編修官陳良祐爲御史臺檢法官。

戊午。淵聖皇帝大祥。上易禪服。禮部侍郎金安節請權畱衰服於几筵殿。以待梓宮之還。從之。帶御器

械劉炎同提舉措置沿淮盜賊。

此據杜莘老劾奏劉炎章疏修入。日厯無之。

庚申。禪祭夜。彗出於角。

壬戌。右司員外郎充送伴使呂廣問等還行在。奏臣等到盱眙軍。有金牌郎君到來。令臣等跪受大金皇

帝聖旨。云。六月二十三日來南京。

此據趙姓之遺史。

癸亥。中官正判太史局李繼宗等各降官。坐奏星文不實故也。

甲子。尙書吏部員外郎權祕書少監劉珙試起居舍人。右朝請大夫知揚州王趨爲兩浙提點西路刑

獄公事。武功大夫榮州刺史劉澤知揚州。朝議以爲揚重地。當用武帥。會澤自襄陽召歸。乃有是命。

乙丑。左迪功郎建康府府學教授戴達先以近臣薦。召對。論自昔欲成天下之功者。必賞功罰罪。以作天下之士氣。上納其言。翌日。以達先爲太學正。

丙寅詔許淮南諸州移治清野。

此據趙姓之遺史日麻無之。

宰執奏疏決行在刑獄。上曰：「此閒固應如法。惟慮外郡視

以爲常，恐至奉行不虔。」陳康伯奏：「當諭旨行下，使中外均被陛下勤恤之實惠。」

丁卯，左朝請郎吳芾爲監察御史。芾，錢端禮所薦也。左朝散大夫荊湖北路提點刑獄公事趙沂爲利

州路轉運副使。沂，長江人也。殿中侍御史杜莘老言：「善御天下者，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無事深憂，

所以預備，有事不懼，所以濟功。今敵欺天背盟，正陛下待以不懼之時，願繼自今，益以剛大爲心，勿以小

利純爲異議所搖。諛言所惰，則人心有所恃，而士氣振矣。因上四事：一、用建炎詔書，不限早暮，延見大臣

及侍從，謀議國事；二、申敕侍從臺諫監司守臣，速舉可用之才；三、敵情雖叵測，然趣我使期，宜以時遣，使

曲在彼；四、車駕旣謀順動，則畱鑰所付，宜須擇重臣。又言：「藝祖簡諸道兵補禁衛，訓閱精整，故方鎮讐服，

莫敢有異心。今親征有期，而熊虎兩司班直親兵，纔五千餘人，羸老居半，至有不能介冑者。乞亟畱聖慮，

皆從之。」

戊辰，右朝散大夫徐嘉爲敷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假資政殿大學士、左中大夫、醴泉觀使、充大金起居

稱賀使。祕閣修撰提舉台州崇道觀劉岑試尚書戶部侍郎。岑與徐嘉俱至行在。上召對，岑曰：「臣受國家

厚恩，今老矣，惟不惜一死，可以報國。有如議不合，當以臣血濺金主之衣。」上愕然。於是遣嘉。

庚午，武翼大夫貴州刺史權知閣門事充大金起居稱賀使張掄落階官爲文州刺史。

辛未。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申。今月二十九日。伏準宰執通簽劄子。備列北使奏陳語錄。奉聖旨。令諸路都統制並沿邊帥守監司照應事體。隨宜應變。疾速措置。務要不失機會。今有本職合行申稟事件。一川蜀向來用兵。都轉運司領財賦。而隸於宣撫司。如趙開輩。皆宣撫置其所厚。宣撫司有便宜。都漕司依倚而行。以爲一切之政。故粗能應辦。是時兵統於諸帥。財領於都運。而宣撫使兼總之。後來朝廷改置總領。實分版曹之務。倉庫皆以戶部爲名。而以朝臣奉使。趙不棄初除四川總領日申畫一。頃云。昨來張成憲應副韓世忠錢糧。申明與宣撫司別無統攝。止用公牒行移。乞依張成憲已得指揮。朝廷降旨從之。自是兵與財賦各有攸司。勢若提衡。輕重相濟。東南三總領責任差輕。又朝廷在近。凡事有所倚重。匱乏可容勾乞。蜀在數千里外。奏報往復。動經數月。與東南事體不同。近朝廷以吳少保爲宣撫。而應干事務。令王制置同共措置。四川軍事有所統一。甚合事宜。是則宣撫制其兵。制置共其謀。而總領主其饋餉。兵未必日交。謀未必日用。而饋餉則一日不可有闕。在今日總計。憂責最重。了辦爲尤難也。四川自置總領司以來。未經用兵。一旦有事。與當時不同。恐或諸司或有申明不相參照。朝廷行下臨時難以酬應。人最所吝惜者財也。最所貪愛者亦財也。總領一司。於郡縣則急其入。於將士則裁其出。職事所行。大抵皆拂逆人情。爲衆怨之府。若非朝廷主張假借。使有以自立。則緩急之際。殆難與財賦作主。事關軍國利害。非輕。今吳少保忠義體國。兼愛軍民。王閣學明達憂時。務循法度。皆與之望心腹相照。可容協濟。顧朝廷分司庀職。非爲一時。當計久遠。處畫分明。則易相調護。各得守其職分矣。今總領所戶部倉庫糧審院

並在利州。職當科撥應副。若以軍一動。其般發轉輸。須合有隨軍轉運。前此或以諸路漕臣兼充。或以宣撫司參議官爲之。今三都統邊面皆屬利路。利路漕臣皆賴協濟。責任最緊。須置兩員。更迭出入。庶不乏使。仍宜得強幹有風力者爲之。朝廷遣王官出使。盡總四川財賦。以軍馬錢糧爲職事。或有出入。自應竭力應副。不容闕乏。若與將帥固爲異同。不體緩急。使其無以赴功。致誤國事。何說以辭誅罰。然主兵者亦當惜其有無。凡所須索。酌度緊慢。據實關報。事通商量。則易於應辦。若乘倉卒之際。或相蹙迫。臨時必致狼狽。朝廷各宜訓諭。使同心協議。體國從長。如一家無有彼我。則功無不濟矣。用兵對敵。有攻有守。蜀中自守之策。蓋已屢試。應干費用。粗有準則。若欲出師擣虛。以爲牽制。則與守禦事體不同。其糧運遠近。士卒多少。經由去處。計司須預聞梗槩。少以爲支備。乞下宣撫制置司照會北使所奏。今年九月末。金主巡獵陳、蔡、唐、鄧之郊。明年二三月。方來京兆。若秋冬以後。王師迎擊於東。蜀兵牽於西。遂能殄敵於淮。漢之間。固大善。萬一游魂關、陝。則蜀中來年所備愈重。日月以遠。何以支吾。之望自到官。多方經畫。催驅州縣。務要辦而不擾。上半年比較諸色所入。已多於遞年最多之數。二百餘萬引。其勢極矣。不可復加。所入雖增。費出亦夥。只發吳四廂兵老少三千人。并運興州寄椿米二十萬石水脚錢。及一兩處移屯等。已合添用一百十八萬引有奇。其他雜費尙多。難以悉舉。諸軍關諸器械帳幕旗幟之類。方來未已。皆常歲所無。有將來調發之數。皆不在此。今於經賦之外。卽一毫不敢有取。而東南用度至廣。臣子之義。所當體國。非甚不得已。豈忍煩瀾朝廷。以此日夜憂恐。未知攸濟。伏惟俯賜矜察。

是月。和州布衣何宋英上書。論敵必敗盟。宜先事爲之備。今天下之所欣慕。敵國之所畏服。惟張浚、劉錡。願委以兵權。又論不當遣歸附人及竄斥上書者。又言金國勢危於累卵。而方且費國用。造御舟。乃於海岸欲爲避寇之計。天下聞之。舉皆失笑。萬一敵人對舟迤邐前逐。風濤萬里。進退不能。當是之時。其禍有不可勝言。與其坐困一隅。不若進幸建康。以壯國勢。書凡數萬言。其大指如此。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九十一

【紹興三十有一年】秋七月

〔案〕是月壬申朔。

癸酉。御史中丞充湖北京西宣諭使汪澈入辭。上命凡吏之能否。

民之利病。悉以上聞。澈受詔而去。詔左迪功郎新德安府府學教授王質已降召試館職指揮更不施行。質宣城人。入太學爲諸生。始登第卽召試。而言者論其學術膚淺。日游權門。乃罷之。温州進士王憲特補承節郎。充温州總轄海船。先是降空名告身六十道。下溫、福諸郡造海舟。憲獻策。乞用平陽、蒲門寨所造巡船爲式。每舟闊二丈有八尺。其上轉板坦平。可以戰鬪。詔用其言。遂有是命。憲獻策在六月戊辰。敷文閣直

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劉觀卒。年八十六。

乙亥。百姓郭云內殿奏事。

郭云未見當考。

忠翊郎孫顯忠爲閣門祇候。知安豐軍。以顯忠在廬州措置民兵有

緒故也。

丙子。詔曰。迺者放嬪御。罷教坊。省閑局。減冗員。惟是約己裕民。而浮言胥動。幾惑衆聽。監司郡守。其各體朝廷之意。明致之民。務在實德。毋爲虛文。以稱朕意。言者論南班宗室生日支賜等。竝行全給。蠹耗國用。戶部請損其半。上曰。所賜無幾。若減其半。恐宗室無以自贍。姑仍舊可也。

戊寅。言者論寶元、康定閒。西鄙用師。富弼上備寇之議。乃以東南諸路。兵力單弱。及州郡長吏不職爲憂。

請加澄汰。選置實材。以應時用。前輩遠慮。蓋有深旨。中興以來。休養生息。煙火萬里。斯民有白首不識兵革者。其閒惡少。易以孽芽。摘伏發奸。正須良牧。然今之所謂郡太守者。平時援資格而來。簿書期會。僅足趣辦。若一旦有征行調發之煩。供億饋餉之擾。比閭糾集之政。在朝廷意慮之外。及約束之所未至者。求其機權。足以應變。威信。足以服衆。強力。足以集事。愷悌。足以宜民。而能弭患於未形者。蓋十無三四。望內委臺諫督察。外責監司刺舉。其罷輒昏繆。以至蓄縮非材者。竝令以祠祿自請。仍戒大臣。詳加考覈。侍從臺諫。廣其諮詢。各據所知。盡公保舉。俾分憂顧。以課殊效。朝廷更加詳審。明立品式。稍廣其科條。寬其資格。或棄小瑕而錄用。或不待次而陞遷。其被舉者。與舉之者。是否功罪。皆當同之。賞罰必行。使之競勸。庶有以濟當今之急務。從之。

左朝奉郎知化州廖顥言。軍賊凌鐵等。見在雷化州境內嘯聚。未能討蕩。望將雷州改除武守。仍許節制高容廉化四州軍馬。遇有盜賊。會合兵丁掩捕。合用錢糧。令轉運司應副。從之。

時東南第十二將高居弁會五州巡尉官兵與戰。鐵敗死。

右朝奉郎知光化軍莫濛言。京西數州。法官獄吏。罕有正員。不習法令。每公事可疑。懼憲司駁正。輒以己見施行。乞自今徒流公事。不以有無疑慮。竝申提刑司詳覆。從之。

己卯。殿中侍御史杜莘老言。謹案帶御器械劉炎。一介小人。持心狡險。污穢之跡。臣不欲猥形白簡。前月十七日。忽來訪臣云。元居實措置兩淮。乃炎所薦。而炎今日亦受劄子。同共措置。使炎當時不受改換。今已優閒。來日當往力辭。夫炎以文資易武級。乃其願欲。初非朝廷強之。今已多歷年所。其所受官祿。亦不

薄矣。豈今日尙興怨望而辭避職事也。陛下邇者約已裕民，減放宮嬪，乃盛德第一事。炎乃與臣言，主上不消放出宮女，豈不漏泄禁中事。夫陛下燕閒之際，清心寡欲，耽玩經史，縱宮嬪之出於禁中事，有何漏泄而炎敢輕議。臣伏讀今月五日詔書有云：「迺者放嬪御，朕誠意所加，而令下之始，胥動浮言，幾惑衆聽。」臣謂炎居近習，尙敢輕議而騰口於外，則在外浮言未必非炎倡之也。炎之罪大，誠不容誅，望重加竄逐，以爲人臣怨望朝廷輕議君上者之戒。詔炎可送吏部與在外合入差遣，令臨安府押出門，乃以炎監嘉州商稅。趙姓之遺史云：劉炎初爲右通直郎，換閣門宣贊舍人，主管內帑錢，往來權場，買犀玉書畫，依託內侍以進，後帶御器械，值王全、高景山上殿無禮，羣臣不能措一詞，而炎乃逡巡投機，全國大體，俾狂黠使入，折服退去，可謂失之平生，收功須臾矣。而羣臣不思己之不敏，乃疾炎之見機，於是杜幸老論之。

壬午，敷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徐嘉等辭行。

癸未，宰相陳康伯率百官爲孝慈淵聖皇帝請諡於南郊，諡曰恭文順德仁孝，廟號欽宗。勅令所刪定官陸游爲大理司直。

甲申，宰相陳康伯上恭文順德仁孝皇帝諡議，詔恭依。

乙酉，右司諫梁仲敏請初官有出身人滿三考，無出身人滿四考，方許監司帥守薦以京職，庶抑趨競而惠孤寒。詔吏部看詳尋從之。修武郎東南第十二將高居弁知雷州，兼節制高容、廉化四州軍馬，賞功也。

丙戌。右朝奉郎通判楚州徐宗偃獻書宰執。言山陽俯臨淮海。清河口去郡五十里。實南北必爭之地。我得之則可以控制山東。一或失守。彼卽長驅先據要害。深溝高壘。連山東累年積聚。調發重兵。使兩淮動搖。我將何以捍禦。自北使奏請。意欲敗盟。人情洶懼。莫知死所。及朝廷除劉錡爲五路制置。分遣兵馬渡江。邊陲肅靜。民賴以安。山東之人。日有歸附之意。如沿淮一帶。自北而來者。晝夜不絕。不容止約。若朝廷速遣大兵。且命劉錡。或委本州守貳。選差有心力人。明示德音。誘以官爵。謂得一州或得一縣。與補是何官資。使之就守其地。其餘招誘自百人千人至萬人。受賞有差。將見一呼響應。山東悉爲我有。若大軍未至。彼懷疑貳心。未肯就招。招之亦未必能守。適足以貽邊患。至於合肥。荆襄。命大將分占形勢。覘邏其實。隨機應變。以爲進討之計。恢復中原。可立而待。先是漣水縣弓手節級董臻者。私渡淮。見宗偃。言山東之人。久困暴斂。日欲歸正。若士馬一動。悉皆南來。宗偃出已俸厚贈之。是月初。臻果率老幼數百人來歸。宗偃言於朝。未至。會知樞密院事葉義問遣武翼郎焦宣來諭意。俾招收之。守臣王彥融怒不自己出。乃言臻不願推恩。宗偃因遣義問書。言旬日以來。渡淮之人。晝夜不止。漣水爲之一空。臨淮縣民。亦源源而來不絕。泗州兩遣人諭盱眙。令關報本州約回。然有死不肯復去。計其家屬之數。幾萬人矣。理宜優恤。多方存拊。濟其乏絕。然非有大軍彈壓。得之亦不爲用。兼慮對境別生事端。卻貽邊患。且小人喜亂。利於一時剽掠。或先事輕舉。有害大計。乃補臻承節郎。仍令淮東副總管李橫。以鎮江都統司兩將之兵。往楚州屯。

駐。此竝據宗僊紀實修入。宗僊申黃臻歸正。在此月十一日壬午。焦宣至楚州。在十三日甲申。今聯書之。

丁亥。殿中侍御史杜莘老言。今行營重兵。遠行邊境。而策應之精銳。又須觀時而動。諸州所謂強弓弩手者。亦已盡遣。萬一郡縣閒有一夫竊發。豈不上貽宵旰之慮。今東南廂禁土軍。元額無慮十數萬人。皆爲監司守臣兵將官穴占。而諸路副將。或以給使吏職富勢居之。咸不適於用。望收兵選將。責之教閱。以備他盜。假以歲月。亦可助大軍之勢。從之。

詔使相以下宣借人各減三分之一。

明年九月又減。

主管侍衛馬軍

司公事成。閱以所部至鄂州。屯於古將壇之左。閱旣發臨安。邊事未動。鄂州軍中罔測其情。或勸都統制田師中善爲備者。由是人情皆不安。市井驚惶。至有妄言來取師中者。或請師中以素隊迎之於道。人情乃定。閱至鄂。未幾。移屯應城縣。在鄂郢之閒焉。右司諫梁仲敏言。臣竊謂人臣之罪。莫大於懷姦而避事。夫小官之避事。固已當嚴治。而况爲大臣者。爵位旣崇。祿賜旣厚。乃敢於艱難之際。專爲身謀。朝廷何賴焉。臣謹案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姦險爲最。貪恠無恥。素乏才術。因片言隻語。遂謂能文。自登從班。益務躁進。傾心交結。自謂得計。以至於趨利害義。若併貪產業於鄉邦。收接賄賂於私室。倚小人爲腹心。而中傷善良。罪惡甚重。朝廷用過其才。擢居樞府。爲麟之者。正當自揣不稱。捐軀報國。而乃懷姦避事。是其罪之尤大者。此而不治。朝廷何以使人。臣竊見麟之受使事之命已多日。治行已備。因見使人之來。便有懼意。巧爲推避之計。其說以謂執政不當行。尤爲無理。前此固嘗屢遣執政爲使矣。就使麟之自有所見。

何不言之於受命之初。而使人既來之後。方創爲此說。其爲姦回罔上。罪不容誅。致勞聖慮。別擇人出使。今已行矣。麟之偃蹇高位。於心安乎。天下忠義之士。豈不解體哉。望將麟之誅竄遠方。以禦魍魎。以昭示人臣慢命不忠之戒。殿中侍御史杜莘老言。臣聞挾姦罔上。人臣之不忠。避事辭難。人臣之不義。謹案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背公營私。寡廉鮮恥。十手所指。殆非一端。臣試以奉使一事言之。歲在己卯。顯仁皇后升遐。哀告隣國。麟之實充使命。方其未行也。朝廷措置金繒。其數已定。麟之堅欲增添數目。朝廷務從大體。姑從其請。夫太母潛祔。用度浩繁。麟之乃求厚賂。何不惜國家之費乎。及其將行也。太史卜良日。三節遣行李。既已陛辭。晨出國門。行至日暮。麟之思家。遂顧小車潛歸。妻孥飲燕。次日方始出城。士論沸騰。達於天聽。宰相湯思退容隱不加詰問。及其既行而歸也。出好語欲爲己功。以邀高爵。此何理哉。其挾姦罔上。止爲身謀。不忠有如此者。逮今春。金人來居於汴。朝廷議遣麟之出使。麟之奏請自擇副使。遂舉蘇曄。與之交結。各賣三節人員。皆有定價。估金入己。喜見顏閒。其後使人之來。語言紛紜。麟之乃緣飾辭理。謂執政不當行。遂牢辭固避。私至掩泣。衆聞而鄙之。有哭殺富鄭公之誚。臣竊觀唐太宗以盧祖尚都督交州。既奉詔而託疾。帝遣杜如晦諭之曰。匹夫不負然諾。卿既許朕矣。豈得悔。祖尚固辭。帝怒曰。我使人不從。何以爲天下。命斬之。朝堂。今麟之既不欽承休命。至煩聖慮。別擇奉使。縱陛下寬仁。免其朝堂之戮。則貶竄其可後乎。伏望睿斷。重賜施行。

戊子。左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與在外宮觀。放謝辭。宰執進呈臺諫章疏。上曰。爲大臣臨事辭難。

何以率百僚。乃有是命。

日曆載麟之罷政。在七月十七日戊子。樓鑰拜罷錄亦同。而熊克小曆於六月十九日庚申書之。趙姓之遺史繫之七月二十四日乙丑。皆誤也。會要稱麟之七月十九日罷政。後賁筠州亦恐差誤。當是十七日

戊子罷政。十九日庚寅乃賁筠州也。姓之又云。上以麟之初請行。復自請止。令具析麟之伏罪。遂罷。案他書乃不云分析事。今具附此。俟考。

宰執言。淮南諸郡。近日懷來流民甚衆。上曰。可

諭劉錡。選其壯者爲效用。餘皆授田貸種。且以常平錢米濟之。司農少卿許尹言。浙路應起行在。和羅

本錢。歲爲一百七十二萬緡。舊例分四季。今所發纔三十二萬緡。乞令戶部逐時比較當職官案劾。從之。

己丑。權戶部侍郎兼權樞密都承旨錢端禮。乞以前後奉使所得金主之語。付三省樞密院編錄成冊。遇遣使命。則令通知。庶幾可以專對。從之。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知濠州劉光時。降授武顯大夫吉州刺

史。令在任以責後效。坐前棄城。爲言者所劾也。

事初已見五月己亥。

右司諫梁仲敏言。臣竊見同知樞密院事周麟

之濫居樞府。衆論已洶洶。而又懷姦避事。天下益爲之不平。臣遂冒昧僭越。論列麟之上。瀆聖聽。臣訪問麟之罪惡不一。未可殫舉。且取其罪之顯著。人所切齒者言之。麟之父嘗爲常州富人邵仲門客。死之日。邵家借以吉地安葬。麟之既貴。不思存恤其家。乃強占墳旁地二十餘里。邵家兄弟不從。卽以勢力致以獄。勒使供退罪一也。貸錢與強知文者。乘其急而索其數倍之息。得田四百畝。又貸錢於妻母前夫之子。亦乘其急而奪其屋。見訟於有司。畏其勢力。未敢決罪二也。昨周方崇爲臺官。麟之詔交。認爲宗親。其間多有朋比以害良善。麟之爲給事中。其所論校。及掌內外制所行誥詞。率挾私意之重輕而爲之。人皆知

其意之所在。罪三也。顯仁皇后上僊。遣麟之告哀於隣國。乃邀求禮物加厚。不恤國家事體。是時已陸辭出城。而乃戀戀私家。以小車復歸。踰宿乃去。罪四也。及爲同知樞密。有合被使臣指使。豪戶潘昇元係下班祇應。以錢三百緡而得之。餘皆有所賂。而後補外。人相傳而爲非錢不行。罪五也。麟之旣蒙厚恩。擢在政府。是宜忠義自力。而蓋前愆。以不負聖君眷待之意。今乃於受命出使之際。輒敢懷姦避事。舉措如此。人咸嫉憤。伏聞聖斷罷麟之樞密院職事。以慰公論。然若小人已僥倖高位。當艱難時。又獲叨冒眞祠。燕居鄉閭。則不忠不義者。反爲得計。其害不細。伏乞聖明。更賜詳酌。重與竄斥。遠方施行。殿中侍御史杜莘老言。臣日者不避誅夷。上章論列樞密周麟之挾姦罔上。避事辭難之罪。乞正典刑。雖蒙睿慈。特賜罷免。然不加貶竄。而尙畀祠祿。物論洶洶未平。臣固知陛下聖德寬仁。曲全體貌。以尋常大臣之罷。例得奉祠。故於麟之。亦復推此恩數。柰何麟之罪大。其逆君命。便私計。非尋常之比。今若例與眞祠。俾得捆載而歸。優游鄉社。是使小人得志。而遂其便私之計也。麟之剽竊小才。殊無器識。跡其舉措。市井不如。世家泰州。因用建康戶籍。取解中第。乃認故相秦檜父子爲鄉人。專事阿諛。務其結託。遂從正字。遽擢西掖。其進用不正。已見於此。至若主封駁。則因書黃。而潛受金瓶。在翰苑。則因草制。而多求潤筆。違法而酤私醞。則取辱於平江之郡將。恃勢而占民田。則結怨於常州之富人。後省張安仁爲書史。麟之委以營私。則指使補之。軍卒葉世寧有義女。麟之取以居室。則幹辦呼之。士人有浚井而得古硯。麟之欲償以百金。得其硯而弗償也。鄉官因赴調而帶古畫。麟之欲報以差遣。得其畫而弗報也。胡蒙乃其妻父。因舊憾而久立之。

客次張守乃其師資。因物故而不還其遺書。舉措如是。天下久已切齒。况違陛下之命。避免出疆。不恤國事。若投諸荒裔。始快人心。臣竊觀藝祖皇帝親征澤潞。中書舍人趙逢扈從。懼登太行山。以墜馬辭行。止留懷州。及還京。當草制。又稱疾不入。帝怒曰。此人得非不肯上山者乎。人臣乃敢如此。即日付御史案鞫。貶房州司戶。夫宥密之官。尊乎中舍之職。辭免使命。重於懷州之留。藝祖尙竄趙逢。陛下豈容貸麟之乎。伏望宸斷。將麟之宮觀寢罷。特加遠竄。仍將臣所上章疏。昭示中外。以慰公議。

庚寅。左中大夫周麟之責授左朝奉大夫祕書少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

〔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人君設高爵厚祿。加體貌以待二三大臣。非私之

也。以其能爲人之所難爲。而任人之所不任者也。當無事時。居高位。食厚祿。被顧遇而不辭。遇事之難。輒辭焉。彼尙未嘗以身許國。與所期者甚異。此而不懲。何以厲臣節。太上皇帝罷麟之本兵之柄。爲避事者之戒。善乎。其有以勸百僚哉。

右朝議大

夫淮南轉運副使楊抗復直徽猷閣。左朝請郎章服知鄂州。初。上命池州諸軍都統制李顯忠擇淮西地利。爲固守之計。至是顯忠言。江北平夷。別無險阻。惟樅楊鎮北二十五里中坊淨嚴寺。依峽山口一帶。地里衝要。可以屯駐。乞於八月初分遣半軍過江屯駐。顯忠躬親往來。伺其動息。卽全軍渡江。觀敵所向。隨機決戰。從之。

辛卯。淮南轉運副使楊抗奉詔遣右朝奉郎通判楚州徐宗偃往淮陰縣措置歸正人。父老謂宗偃曰。兩淮本一家。雖投來之心甚切。本意宿留王師進發日。願爲鄉導。戮力破賊。今以諸處招納。或作文字勸誘。或毆逼過淮。否則公肆劫掠。不容存住。齎糧至微。今已狼狽。紹興十一年閒。我曹蓋嘗歸順矣。北界取索。

悉蒙押發以去。今誓死不願再回。幸公全活。宗偃布宣國家存恤之意。且命邑官使之有親戚者。則往依投。願向以南州軍者。各從其便。或欲請佃公私閑田者。給之。仍令保聚近裏城邑。量修廬舍。勿使暴露。抗言於朝。乃賜錢萬緡。米三千石。令本州賑濟。

此以徐宗偃紀實修入紀實。又稱御前金字牌。至今本州與漕臣同共措置。淮北歸正之人。以時考之。恐即在此月十七日戊子宰執所得上語批降指揮也。

壬辰。敷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充大金起居稱賀使徐嘉等至盱眙軍。金主已遣翰林侍講學士韓汝嘉至泗州待之。是日。平旦。泗州守臣富察特默遣人至盱眙。言韓侍講帶金牌到來。欲見國信使副宣諭。已刻嘉遣通事傳語。乞中流相見。俄而汝嘉已登舟渡淮。嘉欲就岸口亭子相見。汝嘉即與徒八人馳馬徑入宴館。嘉與副使文州刺史知閣門事張掄皆大驚。朝服以待。汝嘉入館。闔其扉。守臣周淙即館外穴壁以窺。汝嘉令嘉掄跪於庭下。抗聲稱有勅。遂言曰。自來北邊有蒙古搭坦等。從東昏時。數犯邊境。自朕即位。已久寧息。近準邊將屢申。此輩又復作過。比之以前。保聚尤甚。衆至數十萬。或說仍與西夏通好。鎮戍突厥。奚契丹人等。力亦不能加。曾至失利。若不即行誅戮。恐致滋蔓。重念祖宗山陵。盡在中都密邇彼界。是以朕心不安。以承平歲久。全無得力宿將。可委專征。須朕親往。以平寇亂。故雖宮室始建。方此巡幸。而勢不可留。已擬定十一月間。親臨北邊。用行討伐。然一二年間。卻當還此。今日諸司奏聞。有使稱賀。本欲差人遠迓。如期入見。緣近者國信使副高景山。王全等傳旨。召一二近上官位。有所宣諭。今卿等雖來。即非所召。若卿等到闕而歸。徐遣所召官等。定見遲滯。有妨北討之期。故令卿等便回。即令元指官位人等。

前來亦可一就稱賀。仍須九月初定當到闕。實慮未詳上件事意。或致疑訝。故茲宣示。想宜知悉。言畢。陞堂分賓主而坐。嘉戰灼無語。掄乃稍進而問曰。萌子小邦。何煩皇帝親行。汝嘉不能對。掄曰。侍講遠來。口言有敕。本國君相。何以爲憑。乞書於紙。以俟聞奏。汝嘉卽索紙筆書畢而去。嘉等遺以纈帛香茶。皆不受。此以趙姓之遺史。徐夢莘北盟會編并今年七月二十七日尙書省劄下沿邊帥守監司劄子參修。熊克小麻稱汝嘉與嘉等相見於淮岸口。實甚誤也。

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宋暎

卒。

癸巳。賜江淮制置使劉錡度僧牒五百。爲犒軍之用。左朝請郎知信陽軍王之道提舉荆湖北路常平

茶鹽公事。敷文閣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王剛中言。被旨令臣斟量緊慢。移司就近。與

吳璘同共措置軍前事務。乞照胡世將已行事宜。行下遵守。詔四川財賦。自合總領所專一應辦外。如遇

緊急調發。申奏朝廷不及。其軍中賞罰。令宣撫制置司先次隨宜措置施行。訖奏。剛中又言。三都統下統

制將佐陞差。及應干報應文字。竝係制置司行遣。今乞令吳璘同共簽書。從之。

剛中又奏陞差事在是月乙未。

甲午。上謂宰執曰。夜來小雨應候。可嘉。陳康伯曰。禾稻向熟。雨澤時降。則豐年可望。上曰。屬有邊事。今乃得雨。天相國家。使不闕食。康伯曰。誠如聖諭。左朝奉郎知通化軍莫濛言。江淮荆楚之閒。年穀屢豐。粒米狼戾。望令屯營去處。兌發合解官錢。令州縣從便和糴。從之。

乙未。詔新造會子。許於淮。浙。湖。北。京。西。路。州。軍。行。使。除。亭。戶。鹽。本。錢。竝。支。見。錢。外。其。不。通。水。路。州。軍。上。供。

等錢。許盡用會子解發。沿流諸州軍錢會各半。其諸軍起發等錢。竝以會子品搭支給。用戶部請也。

丙申。命參知政事楊椿兼篆聖文仁德顯孝皇帝諡寶。司勳員外郎余時言面對。論臣僚因公罪落職未復之人。乞許以致仕恩任子。若因言章或案劾。雖賊私罪而無實狀者。與降等推恩。文武臣僚曾經推勘案劾。雖有賊私罪犯而未結正。及言章泛言貪污而無實跡。雖未得宮觀差遣而致仕者。特與降等蔭補。詔中書後省參照舊法看詳聞奏。九月丁丑議上。

丁酉。右從政郎新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趙伯圭爲右宣義郎。通判明州。伯圭子偁長子。故有是命。

戊戌。敷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充大金起居稱賀使徐嘉等言。臣等至盱眙軍。有金牌韓汝嘉前來。傳到北界宣諭言語。詔嘉等還行在。仍令沿邊帥守監司諸軍都統制諸路總領所照應。今年五月甲午指揮。及今來事體。慮有姦詐。更切固守持重。廣行問探。嚴作隄備。毋致輕易。落其姦詐。仍先具知稟以聞。此據總領

所案牘修入日麻無之。

權吏部侍郎凌景夏言。國朝慶厯三年。編定勳臣姓名。凡二百四家。旣錄用其子孫矣。逮至建中靖國元年。再編一百一十六家。許子孫乞恩澤。陛下卽位以來。每遇郊祀大赦。未嘗不念其家。或至淪沒。每加錄用。然臣竊謂崇觀以來。至陛下卽位。跋涉艱難。所以衛社稷捍牧圉者。不可謂其無人。略而

未編亦一闕也。望俾有司檢會自崇觀以來勲業著於國史者續行編定以勵忠烈。事下吏部後不行。己亥徽猷閣直學士致仕鄭望之卒。

是月金主亮南徙汴京。其臣自左丞相張浩以下具九節儀從迎亮於南薰門。亮及門而雨暴至。儀從皆不克舉。亮入內至承天門。迅雷大風作。天變如此。亮不知懼也。一日亮坐正隆殿。召其大臣問曰。許多宰執孰有能爲統軍者。尙書右丞劉萼曰。臣請爲之。亮喜。卽拜萼爲淮南道行營統軍。將二萬衆。歷唐鄧以瞰荆襄。又以金紫光祿大夫平陽府總管張忠彥爲西蜀道統軍。孟州防禦使王彥章副之。將五萬衆。據秦鳳以窺巴蜀。工部尙書蘇保衡統水軍。驃騎上將軍完顏鄭嘉努副之。由海道將趨二浙。餘兵亮自將之。張棟正隆事迹載亮問大臣統軍事在九月而楊抗奏李申言張忠彥劉某差除在七月十六日今且附七月末

